中華文史叢書之三〇

手稿本影印

粤雅堂叢書續集本

王有立主編

據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青海玉樹調查記

黔書續黔書

（合訂本）

周希武
田雯
張澍 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自序

青海南部有囊謙等土司二十餘族皆番也衛藏通志謂之阿里克等四十族其族數今昔參差之故具見考證門其間唯玉樹四土司本蒙古部族游牧通天河上流番人謂之達木其地當西寧入藏孔道常代表海南各土司支辦供億故西寧案牘率呼海南各土司為玉樹等二十五族及其久也則沒去等字徑呼為玉樹二十五族遂以專名為公名正猶隴省之名甘肅耳元之甘肅省止有河西諸州路及寧夏額濟納等地自洮河蘭會以東皆隸陝西而省治又在甘州故曰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其名本正明廢甘肅

西封周[illegible]

等處行中書省其名本正明廢甘肅省併于陝西清初因之雍正分省時大勢以隴山為界乃沿用元人甘肅之名此當事者之未學也兩川邊附近囊謙目為隆慶二十五族隆慶者囊謙之轉音也近年經略川邊者謂二十五族為化外之民脅令投誠且置戍焉已得命於中央矣而番民久隸西寧不樂屬川慶訴於甘而甘省所據以入告之文猶然玉樹二十五族也隴蜀共爭一地而稱名互歧紛紛爭執踰年莫決中央乃飭兩省派員會勘時合肥張勳伯上將初督甘肅以邊閱道尹忠武軍統領周務學樸實耐苦文武兼資請特

派為查勘界務大員謂希武頗究心邊事委充隨員洮陽牛君載坤故習測繪學遂邀與俱行以民國三年八月由蘭首途至西寧取道海南小路踰大積石山絕河源渡崑崙（即巴顏哈拉山崑崙中幹也）涉金沙江朝犯瘴癘蕃逐水草徑無人之地千餘里艱苦備嘗以十一月晦抵結古（即盖古多）牛君復衝寒冒險徧歷各族測繪地圖希武則訪問長老參考圖志真象既明疑誤冰釋周特派員乃具條兩省誤會之由及番情向背之機隴蜀控制之宜由張勳伯上將轉達中央踰年三

月奉令玉樹二十五族准仍歸甘肅西寧管理川兵退出境外凡駐結九閱月界務藏事希武公牘餘暇輒最錄所聞并參以牛君調查所得久之盈卷以類排比稍加刪潤命曰玉樹調查記沿用訛名取便稱謂也乃為序曰禹貢析支崑崙說者以為析支在河首崑崙在今新疆和闐南而雍州黑水清儒謂即潞江番人所謂哈喇烏蘇者是也揚雄雍州牧箴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今玉樹二十五族在崑崙之東黑水之北河源之南其為禹貢雍州

封略所及可斷言矣殷周盛時自彼氐羌莫不來享來王三代以降帝王德衰不能及遠於是漢有西羌之禍唐有吐蕃之患而禹迹故壤遂以敵國異域視之矣唐太宗至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吐蕃其酋迎之河源即今娘磋北境是也元起溯漠囊括亞洲二十五族夷為奴隸明逐蒙古而青海餘孽猶役屬王樹清初始脫奴籍羈縻勿絕及其衰也茲盟委員視為利藪誅求椎剝番不勝困而勢已積弱卒亦無敢有抗顏行者始吐蕃盛時北陷河隴南浸松維以唐

之強而不能遏其狂焱及佛教大行於吐蕃人種日滅殺心漸弭而獷悍忍鷙之風亦稍稍衰矣故以趙宋之文羸而吐蕃不能大為邊患明之季年套虜跳梁海西不聞海南有煽動之事清之中葉南番剽掠河北不聞西番有響應之謀斯非佛力去殺之明效歟然天下之患每伏於大利之中彼唯不能為吾患則亦不禁制遠夷而為吾効保塞之助王船山謂近夷衰弱適足為崛起遠夷之資其今日吐蕃之謂乎童騃無識被人傀儡終且倀虎教猱狧糠及米况二

十五族與彼壤地毘連又同種同教哉玉樹不保勢將北擾蒙古禍必中於湟中東煽果洛患且及於洮岷吾甘來日其旰食乎今國家縱不能急切圖藏豈可坐令玉樹為之資耶顧玉樹鄙遠艱食宿兵實難內地轉餉寧能持久計唯亟經營附近西寧蒙番逐漸拓殖以及玉樹而經略之基須寧海特別區域實行後以湟中之全力萃於青海始克有濟蓋自海濱以至河首荒原亂岫豐草大泊目極千里往往無人唯剛咱果洛諸野番時出沒其間自非三月裹糧載

到卒徒莫敢前往者備兵屯既列亭障相聯道路無虞來往玉樹者漸多然後以兵保商以商輿屯以屯足食而瘠陲可化爲沃壤玉樹之植基既固即可聯絡川邊以爲制藏之計今歐戰方酣不暇東顧吾國人欲經略海藏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失今不圖後必噬臍而世之君子方且競爭權利於中區蹄涔之水坐視百餘萬方里之陸海榛莽際天以待他族之開闢此希武與牛君所爲讀山有樞篇而相視流涕者也乃發憤述玉樹調查記以爲經略青海之嚆矢

王樹 點書合印一冊

並以寶世之留心邊事者都四萬餘言

維廿五族荒服於清民國勘撫殭索以明述部落記第一

兩戒維首崑崙之墟昔導厥委今詳其初述山脈記第二

夏紈導江不竟其源黑水雍略後儒異言述水道記第三

輿康犄唐是亦一奇險阻既著籌邊是資述地形記第四

清末政圮蒙藏披離鑒彼圖此勿謂小夷述政治記第五

吐蕃崇佛殺去力衰因勢利導勝國是師述宗教記第六

裹塵烏彝歡心未革立教易俗匪伊朝夕述風俗記第七

貨棄於地地瀕於遺混沌不鑿人將我先述實業記第八

[illegible]

五

王杜書[illegible][illegible]

蝸角蠻觸睚眦搆兵事近兒戲可憫番情述掌故記第九

荒裔晚著史籍無徵備舉所見西爪東鱗述攷證記第十

例言

一　玉樹卒囊謙等二十五族中之四族而甘肅歷來舊案以專名爲公名相沿已久今姑仍之

一　番名山曰拉水曰曲一作楚灘曰通一作塘溝中有灘曰雲無曰囊一作郎或作朗曰隴曰科兩水之交曰松多硤曰尕湖泊曰錯今概循用番稱以符名從主人之義

番族户口及頭民之制最難得其真象蓋恐增加負擔或奪其利權故多隱匿不實今姑就可考者

[illegible]

二[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書之

一近人志地理於山脈水道大率有表意在力求簡明而披閱之下反難了然今仍仿禹貢水經之例分條敘次似較便觀覽焉

王樹乞畜晚著舊籍可徵者絕少唯衛藏通志西寧府志胡文忠一統輿圖青海調查記（湟源楊某著僅二十餘頁）載其崖略其餘材料皆此次調查所得雖掛一漏萬然非耳食博雅君子能補而正之更末學所祈望也

一經略玉樹之策蔣武尚有芻議一卷此書止述風土未能多及芻議將以次出版

[illegible]

玉樹調查記卷上

天水周希武著

部落

海南各土司除少數蒙古族外其餘言語狀貌宗教風俗大類西藏族蓋羌渾吐蕃之支裔也其棲息之地為金沙鴉礱瀾滄諸江之上流在虞夏為雍州蠻荒之地殷周迄漢為西羌地晉及六朝迭為吐谷渾白蘭党項所據唐宋以降為吐蕃地元明以後其土人先為蒙古奴隸清初始脫奴籍載在貢馬番族之

列二百七十年來唯以羈縻為政策會盟徵求之外聽其自生自滅而不為之所乃至種落分合之故番酋嗣襲之常檔冊亦略而不具入民國後遂以稱名之互歧釀成隴蜀之爭執紛紛者踰年而不決夫玉樹屬隴屬蜀猶之中國也所憂者附近西藏隱患方長耳余隨使玉樹訪問長老參考圖志始得其種族區分之詳述部落記而以位置疆域弁於篇首

玉樹在青海之南部地形縱狹橫廣南盡北緯三十二度當雜曲鄂穆曲丨水之間川邊昌都之北北盡

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當黃河源星宿海之南岸南北相距三度三十分西盡東經(準英經度)九十四度當通天河南北二源合流之西(按自此迤西至東經九十度其地皆屬青海其間有無人種尚未調查的確)東盡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當咱曲河東源盡處東西相距五度三十分面積約四十萬方里占有青海全部三分之一弱(以上位置)東與川邊石渠鄧科同普昌都諸縣為界南與類烏齊及前藏納書克等三十九族為界西北皆荒寒無人之地遙與蒙古柴達木新疆東南部相接東北與

果洛番毘連東西約一千二百里南北七百餘里以上疆域

玉樹凡二十五族曰囊謙族曰拉休族曰蘇爾莽族曰蘇魯克族曰格吉上中下三族曰中壩上中下三族曰迭達族曰稱多族曰固察族曰安冲族曰娘磋族曰玉樹四族曰扎武三族曰永夏族曰蒙古爾津族曰竹節族

囊謙為玉樹二十五族中之一大族有分土有分民領袖各族而無管理各族之實權其地跨據雜曲鄂

穆曲兩河東與蘇爾莽為界南與昌都類烏齊及巴

眉多舒瓊布噶魯色爾扎等族自多舒以下諸族即納書克等三十九族中之數也為界西與蘇魯克中壩格吉為界北與拉休為

界有千戶一員駐色魯馬莊莊民四十餘戶別有千布管理千戶下

有散百戶四員百長二十六員為千戶分理土地廬

民共二千餘戶耕牧相雜

群博百戶駐色魯馬西南八九十里之折牙馬地

方營番民一百餘戶廬居耕田

洞巴百戶駐色魯馬西一百五六十里之岸酒計

地方管理番民五十餘戶帳居畜牧據洞巴舊志自為一族何時歸并囊謙無考（諸稱舊志皆指衛藏通志）

阿夏百戶駐色魯馬西八九十里之打巴拉地方管番民九十餘戶帳居畜牧間有耕田者

加茶百戶駐色魯馬西十餘里之宗唐地方管番民一百餘戶半耕半牧

以上四百戶均在千戶所駐色魯馬莊輪流辦事當值百戶則有代理千戶事務之全權每日由千戶給當值者生羊肉早晚各一方其酥油

炒麵皆自備而現在群博加茶二百戶則最為千戶所倚信

多烏（一作東翁）百長駐色魯馮東五十六里之謙木多地方管番民三十餘戶廬居耕田

遜打迫百長（亦稱百戶）駐色魯馬東北九十餘里之強木曲地方管番民一百二十餘戶廬居耕田（按遜打迫亦作買蓋拼音也）

茶瓦百長駐色魯馬東北八十餘里之雄郎地方管番民四十餘戶廬居耕田

羣品百長駐色魯馬東北四十餘里之打木容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蔥沙百長駐色魯馬北五六十里之打木科地方管番民三十餘戶廬居耕田

中冷百長駐色魯馬北七八十里之阪雲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中沙百長駐色魯馬西北八九十里之阪雲地方管番民二十餘戶帳居畜牧按前清光緒十六七年間囊謙因川邊德格之擾上控西寧蘭州中沙百長隶經邊呈有功千戶許為請充百戶未果然至今人均以百戶稱

之云

達沙百長亦稱百戶駐色魯馬西北七八十里之阪雲
地方管番民七八戶帳居畜牧
朶吾百長駐色魯馬西北百里之阪雲地方管番
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中壩巴群百長　東桑百長　曲才百長同駐牧
色魯馬西一百五六十里之岸阪計地方與洞巴
百戶雜居共管番民二十餘戶帳居畜牧按清初收撫時
止有巴羣東桑二百長距今六七十年前東桑百
長之弟名曲才者分立為百長即以其名名部落

長射周查巳

五

又三百長均（稱中壩云）

加冷中壩百長（現并為百戶）駐色魯馬西南約百餘里之志拉博多哈地方管番民六十餘戶帳居畜牧

協亥百長駐色魯馬南六七十里之巴隆地方管番民三十餘戶帳居畜牧

節存百長駐色魯馬東偏南六七十里之那寧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蓋多百長駐色魯馬東南七八十里之多那地方管番民二十餘戶廬居耕田

阿卓百長駐色魯馬東偏南七八十里之加拉哈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阿代百長駐色魯馬東偏南之雜哈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梅烏百長駐當木喀距色魯馬三十餘里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旦那百長駐色魯馬東南九十里之保無容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多岡馬岡百長駐色魯馬東南百餘里之東岡容

地方管番民十餘戶廬居耕田間有畜牧者

色藥百長駐雜曲河北岸鼐容地方距色魯馬百
餘里管番民十餘戶帳居畜牧

蘇諾百長駐雜曲河北岸鼐雲地方距色魯馬約
百里管番民二十餘戶帳居畜牧

安登百長駐雜曲河東岸顧強雲地方距色魯馬
一百二十餘里管番民百餘戶廬居耕田

按此外尚有拉雪安可二百長未詳所在　又按
上列戶數皆得自訪聞多隱匿不實度止有實數

三分之一耳以下各族均仿此

扎武拉達布慶謂之扎武三族同駐牧一地在通天河南東以朝午拉山與川邊鄧科縣為界南與川邊同普縣為界西與蘇爾莽拉休迭達為界北以通天河與迭達及加迭喀桑（咱曲河流域諸族謂之加迭喀桑詳見下）為界扎武百戶駐結古（一作古多）蓋所屬百長六員（曰哈至駐結古東曰迭禹駐巴塘曰藍達曰哈拉休曰節綠曰哈秀其駐處均見下）管番民三百餘戶拉達百戶駐班慶寺附近所屬百長一員番民一百餘戶布慶百戶駐班慶寺東登喀色莊所屬百長七員（現止）

有五番民一百餘户　扎武有華離之地二處一在通天河邊稱多拉布迭達之交藍達哈拉休二百長所駐也一在義曲河西迭達玉樹安冲之交節綠哈秀二百長所駐也（哈秀前百長喇嘛也死無嗣現扎武百户今老陽尖錯二人代理哈秀事務）三族之民廬居耕田者多帳居畜牧者少結古為商賈走集之地二十五族之都會也（市民有二百餘家）

拉休族駐牧地横跨子曲河南北東與扎武蘇爾莽為界南與囊謙以夏拉山為界西與格吉麥馬族為界北與迭達玉樹為界所屬百長十二名番民五百

餘戶十九皆帳居畜牧百戶駐隴喜寺又蘇爾莽東境有吹靈多多寺原自為一族後附屬拉休（又撥拉休百長）十二員除麥馬得馬二百長均係世職外餘皆千布（百戶臨時所置以理民事者）代行其職

迭達駐牧地跨通天河其大部在河西東與稱多扎武屬地及拉布寺竹節族為界南與扎武拉休為界西北與扎武屬地及玉樹連界所屬百長三名曰拉達曰龍媒曰娥德番民六百餘戶廬居耕田與帳居畜牧者相半百戶駐通天河東北岸亦名迭達莊

固察駐牧地在通天河東北岸東與加迭喀桑及稱

多為界北與娘磋為界西南以通天河與安冲為界百戶駐沁喀莊無百長所管番民一百餘戶盧居耕田

稱多駐牧地在通天河東岸東北與加迭喀桑為界西北與固察為界南與拉布寺迭達及扎武屬地為界百長一員曰喀俄屬民三百餘戶盧居耕田百戶駐周均莊

安冲駐牧地在通天河西南岸東北以通天河與固察為界北與玉樹娘磋連界西南與扎武屬地為界

百長七員（曰安冲曰阿薩曰阿永曰葉吉曰拉吉曰列玉曰典巴）屬民五百餘戶廬居耕田百戶駐安冲莊（按典巴百長屬民近年分迯娘磋圍察百長遂失職）

蒙古爾津族　永夏族　竹節族　同牧咱曲河流域統稱加迭喀桑（譯言三族人民合駐之意）又謂之咱曲喀娃（譯言咱曲河地方之人也）東與川邊石渠縣爲界南與扎武爲界西與迭達拉布寺稱多囘察爲界西北與娘磋爲界東北與果洛番爲界地處耆拉山（即巴顏哈拉山）南麓風氣高寒民皆帳居畜

牧自竹節寺迤南踰加浪山循歇武溝至通天河濱稍有廬居耕田之民蒙古爾津百戶駐奢雲水入咱曲河之交無百長屬民一百餘戶永夏百戶駐東群河上流所屬百長一員（曰喀耐駐喀耐寺）番民五百餘戶竹節百戶駐竹節寺兼為喇嘛其族自蒙古爾津分出（年月無考）所屬百長三名（林瑪百長駐奢雲此次以轉運功升為百戶歇武百長駐歇武寺阿七文瓦百長義義赫曲（即柴隴水之上流）熱雲（即麻木雲水之上流）一帶地方）共五百餘戶（各族牧地交錯歲時遷徙無定今亦不能詳著其分界云）

按蒙古爾津前百戶死時其子幼健諾布尚幼其

妹白力代理百戶事務白力生子官碌後遂襲職稱白力登馬百戶力健諾布既長乃招集其父故部自爲一族由是蒙古爾津分而爲二力健諾布即以爲名爲部落之名而蒙古爾津之名遂微然則上所謂蒙古爾津者何也謂力健諾布也其不予白力登馬者何也重血統也白力登馬族現駐牧自曲河上源屬番二百餘戶附近通天河之色科灘有屬田歲春則往田秋收則去

阿乜六瓦族原係各族亡命之徒群聚肆掠經各

百戶追捕窮急遂逃聚熱雲義赫曲之間插帳內居自為一部搶掠少衰受竹節百戶節制然猶為各族盜賊之逋逃藪云按阿乜六毛前百長桃南求達沒時其子貢哈汪吉尚幼暫令其弟官磋代理百長事務

蘇爾莽駐牧地在子曲河下流東與扎武為界南與昌都為界西與囊謙為界北與拉休為界百戶駐囊結載寺所屬百長二名曰至拉曰汪葦番民四百餘戶田多牧少

蘇魯克駐牧地在鄂穆曲河南東以桑木曲水與囊

謙為界西以雅木曲水與中壩麥馬族為界南以大山（即當拉嶺山脈）與藏邊之瓊布色爾扎族為界北以鄂穆曲河與囊謙為界所屬百長二名（曰嶺賽 巴曰頭）番民四十餘戶

格吉麥馬格吉班馬格吉得馬三族同駐牧雜曲及子曲河上流東與拉休囊謙為界南與中壩為界西北與玉樹為界麥馬百戶駐子曲河上流所屬百長一名番民四百餘戶得馬族近分為二每族曰咱樓百戶子族曰那錯百戶均駐雜曲河北岸無百長屬

十一

民共一百餘戶班馬百戶駐讓雲地方無百長屬民一百餘戶皆帳居畜牧三族牧地交錯亦難分析云中壩麥馬中壩班馬中壩得馬三族同牧鄂穆曲及阿雲當木雲之上源東與囊謙蘇魯克為界南以當拉嶺與藏邊之瓊布色爾扎納魯養他馬納魯木他馬影爾吉卡影爾棱得馬各族為界西境皆無人之地北與玉樹格吉為界麥馬百戶駐鄂穆曲河南所屬百長一名番民四百餘戶班馬百戶駐鄂穆曲河北所屬百長一名番民一百餘戶得馬百戶駐當木

雲之上源所屬百長一名番民未詳皆帳居畜牧中壩

原有百長三員
今其一失散

噴中壩班馬百戶死無嗣暫由囊謙
千戶委群博百戶代理班馬事務

戎模將賽總拳鴉拉謂之玉樹四族同牧通天河上游東與娘磋安冲扎武屬地迭達拉休錯壤甬與格吉中壩昆連西北皆無人之地地面最為遼濶唯多荒寒不毛之區其民皆以游牧射獵為遷徙往來無常處戎模百戶現駐業卄曲入通天河之交東南距結古五六日程屬民五百餘戶近年戎模百戶耐

縣之娃于卜江加分立爲日瓦百戶將賽百戶駐通天河南登幟隴水之上游西北距戎模二日程屬民百餘戶總舉百戶駐通天河北曲馬來雲地方東南距結古十二日程屬民一百餘戶鵝拉百戶駐通天河南當木雲地方屬民八九十家玉樹現有百長五員曰夏西曰插哈曰巴拉曰布湫曰邦九各私其土子其民不受百戶節制（總舉之民有白馬斗全者現駐地桃日瓦之地（在當木雲西）爲人頗強幹玉樹各族之事多由其主持焉）

娘磋駐牧地橫跨巴顏哈拉山北麓星宿海及扎陵

鄂陵二海與柴達木相接南至通天河與固察安冲為界東與加迭喀桑及果洛番為界西南與玉樹為界南境協曲河流域有廬居耕田之民近北風氣高寒民皆帳居畜牧百戶無常治百長一名屬民三百餘戶

覺拉寺屬地在雜曲河北囊謙拉休之間屬民百餘戶

按拉覺寺即舊志所謂南稱界內駐牧喇嘛覺巴拉族也原司會盟時遺文之差充其馬貢今所司番弛已久

拉布寺屬地在通天河北竹節稱多扎武迭達之間屬民一百五十餘戶

按拉布寺即舊志所稱喇嘛拉布庫處族也原司木魯烏蘇（即通天河）濟渡免其馬貢後因距渡口稍遠司渡之事遂由扎武蓋達百長管理

按以上二族以寺僧管理番民無百戶百長之職亦不歸他族管理亦玉樹各族之變例也而拉布寺則請拉麻百戶為代理人

玉樹二十五族區分表

族名	土職	轄地界	所屬頭目	屬民

族名	頭目	界址	百長	戶數
囊謙	千戶	橫跨雜曲鄂穆曲二河東界蘇爾莽南界昌都類烏齊及巴層多舒瓊布噶魯色爾扎等族西界蘇魯克中壩格吉北界拉休	百戶四名 百長二十六名	二千餘戶
扎武	百戶	同駐牧通天河南東界川邊鄧科南界川邊同普西界蘇爾莽拉休迭達北界	百長六名	三百餘戶
拉達	百戶		百長一名	一百餘戶
布慶	百戶	迭達竹節	百長五名	一百餘戶
拉休	百戶	橫跨子曲河南北東界扎武蘇爾莽南界囊謙西界格吉北界玉樹迭達	百長十二名	五百餘戶
迭達	百戶	跨據通天河其大部在河西東界稱多拉布竹節南界扎武拉休西北與扎武屬地及玉樹連界	百長三名	六百餘戶
固察	百戶	在通天河東北岸東界竹節稱多北界娘礎西南界安冲	無	一百餘戶

稱多百戶　在通天河東岸東北界竹節西北界囤簝南界拉布迭達　百長一名　三百餘戶

安冲百戶　在通天河西南岸東北界囤簝北界玉樹娘磋西南界扎武屬地　百長七名　伍百餘戶

蘇爾莽百戶　在子曲河下流東界扎武南界昌都西界囊謙北界拉林　百長二名　四百餘戶

蘇魯克百戶　在鄂移曲河南東北界囊謙西界中壩南界瓊布色爾扎　未詳

蒙古爾津百戶（附白力登馬族）　同牧哨曲河流域東界川　無　一百餘戶

永夏百戶　邊石渠縣南界扎武西界　百長一名　五百餘戶

迭達拉布寺稱多囤簝西

竹節百戶　北界娘磋東北界果洛番　百長三名　五百餘戶

格吉麥馬百戶　同駐牧雜曲及子曲河上　百長二名　四百餘戶

格吉班馬百戶　流東界拉休囊謙南界中　無　一百餘戶

格吉得馬百戶　囊西北界玉樹　無

中壩麥馬百戶　同牧鄂穆曲及阿雲當木

雲之上源東界囊謙蘇魯　百長一名　四餘戶

中壩班馬百戶　羌南界藏邊三九族西　百長一名　一百餘戶

中壩得馬百戶　境皆空地北界玉樹格西　百長一名　末詳

玉樹拜賽百戶　同牧通天河上游東與娘　一百餘戶

玉樹總舉百戶　磋迭達安沖扎武拉休錯　一百餘戶

玉樹戎模百戶　壤南與格吉中壩接境西　一百餘戶

玉樹碼拉百戶　北皆荒寒不毛之地　一百餘戶

娘磋百戶　北瀕星宿海南至通天河東與加迭喀桑果猶番為界西南與玉樹為界　三百餘戶

三十六 … 言

覺 … 寺

附

拉布

寺在雜曲河邊南界囊謙

北界拉休

寺在通天河東東界竹節

南界迭達西界扎武北界

稱多

一式

一百餘戶

一百五十餘戶

山脈

中國山脈皆權輿崑崙南北中三幹分支之處實在青海之西玉樹二十五族適當南幹中幹分支之交古所謂崑崙之墟者其謂是乎述山脈記

崑崙導源蔥嶺間隔新藏東迤至海西分為三大幹北幹由海北入內地為祁連賀蘭陰山諸山脈今以不在玉樹境內不著中幹橫枕玉樹娘磋加迭喀桑之北境為黃河金沙江之分水嶺蒙古名巴顏哈拉山番名奪拉山入內地為岷山西傾鳥鼠秦嶺伏牛

大別諸山脈南支橫貫中壩格吉玉樹拉休逖達扎武諸族境內為金沙瀾滄江之分水嶺蒙古名當拉嶺番名朝午拉山入內地為雲嶺五嶺仙霞諸山脈南幹於中壩南境又分一支東南入藏邊三十九族界為瀾滄潞江之分水嶺入內地為怒山三（崇九龍諸山派以不在玉樹境內亦不詳焉

崑崙中幹自玉樹西北入境是為奢拉山山之南麓有名州曲哥公喀者通天河北源之所出也奢拉又東迤分一支南出為州曲河（即通天河北源）及

曲馬來雲河之分水嶺奢拉又東迤分一支南出為曲馬來雲及崗吾曲之分水嶺奢拉又東迤分一支南出為崗吾曲及色勿曲之分水嶺奢拉又東迤入娘磋境分一支南出為蒲通那色公喀山蒲通那色公喀山又分為中東西三支中支南迤至通天河濱之覺讓寺西止西支西南入玉樹境名登額那窣拉迫山東支東南趨至代勒松多西止名年西拉山奢拉又東迤分一支東南出為通天河及咱曲河（即鴉礱江上流）之分水嶺番名加浪拉山加浪拉山西南出五小支一名才馬拉山為代乃曲協曲之分水嶺一名木箏乾果山為協曲固察曲之分水嶺一名凱拉山為固察曲稱多曲之分水嶺一名箏朵拉山為稱多曲拉

布曲之分水嶺一名朵拉山加浪拉山由歇武百長
為拉布曲歇武曲之分水嶺
地出境入川西為素龍山脈奢拉又東迤出加迭喀
桑境入果洛番境南出一支為加迭喀桑及川邊石
渠縣之界山番名咱冷木扎山
崑崙南幹自玉樹西南入境經中壩南番名奢午拉
山山之北麓通天河南源之所出也其南麓潞江北
源古又曲之所出也奢午拉山東迤為當沙買拉山
即當拉嶺也擗兩北趨貫中壩境又北入格吉西境
北出一支為當木曲及木哥曲之分水嶺奢午拉山

又東迤為科遣拉山北出一支為科遣雲及業卡曲
之分水嶺名奔朵登拉山奢午拉山又東迤至子讓
公喀東南出為子叩勒馬朵拉山為東摸拉山為奢
乃拉山為夏拉山為滾俄拉山由蘇爾莽南境出界
入類烏齊地乃雜曲河與子曲河之分水嶺也奢午
拉山又東迤為子當得拉山又東至將賽百戶南境
北出一支為業卡曲及登俄隴水之分水嶺名將公
脫拉山奢午拉山又東迤至拉休西北境北出一支
名色吾呂尼拉山為登俄隴水與義曲之分水嶺奢

午拉山又東迤至拉休東北境為朶拉山北出為扎馬拉山為扎拉山乃義曲及結古曲之分水嶺也奢午拉山自朶拉山折東南趨入扎武西境為熊拉山南出一支為曹曲及子曲之分水嶺奢午拉山自熊拉山東迤橫貫扎武地為恩扎拉山為果拉山北出一支為朝午拉山南出一支為俄拉山奢午拉山由扎武東境出界入川邊鄧柯縣界折南為雲嶺山脈奢午拉山自當拉嶺又分出二支東迤一為雜曲與鄂穆曲之分水嶺由中霸格吉之間東迤為瓦裏拉

山為起拉吉拉山又東迤至囊謙西境為班木結拉山班木結拉山又分二支一為雜曲與巴兜曲之分水嶺東南迤為拉馬拉山由囊謙東南出境至昌都而盡一為巴兜曲與鄂穆曲之分水嶺東南迤為朶縱拉山為沙鐵拉山由囊謙南境出界至巴兜曲入鄂穆曲之交而盡一為瀾滄江與潞江之分水嶺即二十五族與藏邊三十九族之界山也東迤至中壩麥馬族南為保哥加勃拉山又東至囊謙南為貊勃拉山又東出一支為覺拉山由囊謙撻朶寺南出境入類烏齊界至恩子曲入瀾滄之交而盡

山脈高低比較表 就調查者親到用氣壓表實測之數為準

山名	氣壓表高出海面米突	合工部尺	實測處
結古	四〇八〇	一三七五	巴曲河邊在結古南半里處
結古拉	四九五〇	一五四六、八七五	在結古北五里
扎拉	四九二〇	一五三七、五	在扎西科隘
巴通拉	四六九〇	一四六五、六二五	在結古南五十里
熊拉	五六四〇	一七六二、五	在巴通南熊曲隘巴曲與子曲分水嶺
果拉	五三七〇	一六七八、一二五	在巴通東南苟曲隘巴曲與協曲分水嶺
奢拉	五二〇〇	一六二五、	在咱曲上流奢雲隘
竹節寺	四六六〇	一四五六、二五	在咱曲河邊

加浪拉	四九〇〇	一五三一、二五	在咱曲河邊
葱拉	四七三〇	一四七八、一三五	在結古東北十餘里通天河邊
通天河	四〇四〇	一二六二、五	拉布寺曲河口藍達渡口處
拉布寺	四一六〇	一三〇〇、	在拉布曲邊
寧朶拉	四九五〇	一五四六、八七五	在寧朶壽臘拉布曲與稱多曲分水嶺
稱多	四二三〇	一三二一、八七五	就周均並測
凱拉	五〇七〇	一五八四、三七五	稱多曲與固察曲分水嶺
固察	四二〇〇	一三一二、五	就爾勤日並測
東茂拉	五二八〇	一六五〇	在囊西科臘
巴尉周喜乙		二卜	

三木書[illegible][illegible]

Place	Value 1	Value 2	Location
隆布交那	四八三〇	一五〇九、三七五	扎拉山以西大雅保義曲上流
岡尼拉	五一六〇	一六一二、五	在隆布交那腦
義曲	四二六〇	一三三一、二五	在拉吉莊測距入通天河口數里
阿西拉荀	五二六〇	一六四三、七五	結古西南七八里
夏拉	四九四〇	一五四三、七五	在顧強雲腦為子曲與雜曲分水脊
子曲	四一三〇	一二九〇 六二五	吹靈多多寺前
顧強雲	四七〇〇	一四六八、七五	距夏拉二十里處
熱強拉	五一二〇	一六〇〇、	在覺拉寺東強知囊腦
雜曲	四四六〇	一三九三、七五	覺拉寺西數里處

哨瞰拉 四八八〇

柴問達通 四四三〇

派俄拉 五〇三〇

雜曲 四〇七〇

拉馬拉 五一〇〇

囊謙 四六五〇

麥娘拉 五〇〇〇

沙俄拉 五三六〇

朵縱拉 五四〇〇

[illegible]附圖[illegible]

一五二五、 東錯寺西

一三八四、一三七五 協曲建曲會合處

一五七一、一八七五 蘇爾莽族藥曲河腦子曲與雜曲分水嶺也

一二七一、八七五 冷周莊渡口

一五九三、七五 囊謙東北三十里雜曲與巴兜曲分水嶺

一四五三、一三五

一五六二、五 囊謙南四十里千宗囊腦

一六七五、 囊謙南七十餘里係囊謙與類烏齊及巴肩族之分界處也

一六八七、五 囊謙巴兜曲河腦巴兜曲與解曲分水嶺也

公給拉	五一五〇	一六〇九三七五	更那寺附近解曲[illegible]曲分水嶺
瓦裏拉	五三二〇	一六六二、五	咱曲河邊兜魯寺對岸
雜曲河	四七四〇	一四八一、二五	以魯寺前渡口
奢裏拉	五二〇〇	一六二五、	巴米兜寺西十五里
茶讓拉	五三九〇	一六八四、三七五	朕才寺西北十餘里
拉俄拉	五一七〇	一六一五六二五	茶哈馬東二十餘里

自蘭州至玉樹沿途所測

地名	氣壓表高出海面米突	合工部尺	實測處
蘭州城內	一六一〇	四〇三、二五	

青石關

黄河渡 一六八〇

西寧城 二四二〇

湟源城 二八七〇

日月山 三七五八

倒淌河邊 三五〇〇

卡不卡 三三九〇

阿爲雲 三一七〇

貢朶淖 三一三〇

切吉灘 三三九〇

E對問[illegible]乙

五二五、

七五六、二五

八九六、八七五

一一七四、三七五

一〇九三、七五 寨子城對面

一〇二八、一二五

九九〇、六二五

九七八、一三五

一〇五九、三七五

二十二

倒拉結山	四五五〇	一五二一、八七五	大河壩與恆靄河分水嶺
扎索拉	四八三〇	一五〇九、三七五	
馬祕雪山	四八五〇	一五一五、六二五	
豆雲	四六二〇	一四四三、七五	
黄河渡	四五二〇	一四一二、五	鄂陵海下約三日程
野馬灘	四六〇〇	一四三七五	
野牛溝	四七一〇	一四七一、八七五	
査拉	五二〇〇	一六二五、	
通天河	四〇四〇	一二六二、五	拉布寺曲河口藍達渡口處

結古 四〇八〇 一二七五、

熊拉 五六四〇 一七六二、五 在巴通南熊曲楚巴曲與子曲分水嶺

子曲 四一三〇 一二九〇、六二五 吹靈多寺前

夏拉 四九四〇 一五四三、七五 在顱強靈臘爲子曲與雜曲分水嶺

雜曲 四四六〇 一三九三、七五 覺拉寺西數

拉馬拉 五一〇〇 一五九三、七五 囊謙東北三十里雜曲與巴究曲分水嶺

囊謙 四六五〇 一四五三、一二五

水道

今人製圖遠勝古人圖也然有詳明之地圖而無精確之說明以輔之則圖之傳訛無由正其得失蓋圖印難而差易說印易而差難古人所以圖史並重也余嘗讀桑經酈注愛其敘述水道表明所過郡縣使千載下讀其書者因水道以得古蹟之所在歷歷然如指諸掌其效用豈遽出圖下哉今竊仿斯旨本牛君測繪之圖詳述水道源流並所經部落僧寺使披圖者有所考焉述水道記

黄河

黄河番名瑪曲源出巴顏哈拉山北麓蒙古柴達木地東流娘磋北境豬爲星宿海又東爲扎陵鄂陵二海出娘磋境入果洛番地

鴉礱江上流

鴉礱江上流番名咱曲（舊圖多作瑪曲乃誤以黄河番名名之）源出加迭喀桑北境巴顏哈拉山南麓東南流經白力登馬族牧地東群曲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流至蒙古爾達族牧地詹雲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流至巢

弄通盤智曲水自西來入之又東流右受一小水折西南流有三水一名列且公瑪一名列且班瑪一名列且朵瑪出雜冷木拉山西北麓自東來入之又南流右受東果曲揩曲二水左受三小水又南流東樸雲水自東來入之水出雜冷木拉山西麓西流入咱曲又南流至竹節寺東右受一小水又東南流至休瑪寺西毛瓦雲水自加浪山北流來注之又東南流右受喀耐寺情錯寺二水又東南流至打喀木多出境入川邊石渠縣界有柴隴水出雜冷木拉山東麓南流來入之柴隴水上流名義赫曲又東經石渠縣

南有麻木雲水出熱富喀當拉山南流入之麻木里水上○按二水流名熱雲皆在境外西敘之者以發源皆在境內也下流至川南會理縣西入金沙江

金沙江即楊子江上流

金沙江上流蒙名烏魯木河番名州曲普通名通天河有南北二源北源出青海西界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東南流千餘里至玉樹總舉百户牧地西界與南源會南源出青海西南界當拉嶺北麓控引衆水屈曲東北流千餘里與北源合是為通天河東流經

總舉百户牧地有曲馬來雲水自北流來入之又東有當木雲水自西南來入之水出中壩西境東北流左受當午布結曲水右受當西卡水北流經鴉拉百户牧地又北流至州當政巴塲喀地方入通天河又東有木哥曲水出群科扎西啓瓦地方自南流來入之又東至牙各張喀地方有牙雲水自南流來入之牙雲上流有小泊百餘番名邦妻的錯加又東有罔吾曲水自北來入之又東有科遣雲水自南來入之水出科遣拉根山北流經邦九百長牧地右受小溝十八︵番名科柔瓦隴慶交結︶又北流左受︵惹仍昂奔隴︶︵氷各達隴︶︵巴桑看九︶三水右受莫莫隴奔雲二水又屈曲北流入通天河又東經戎摸百户牧地有色力曲

水自北來入之色勿曲水有東北二源東源曰蕭通水北源曰加曲水又東至

業卡達科有業卡曲水自南來入之業卡曲水有東西二源西源名

偶遣曲出巴拉百長地東北流左會恩龐水與東源

會東源名當得曲出子當得拉山北流與西源合為

業卡曲水東北流左受打龐水又東北流國穹曲水

自東南來入之（國穹曲水出將賽百戶牧地左挾

輳穹輳干馬加三水西北流入業卡曲水折北流（

巴沙充莫龐）（麥龐）（當帕姜）（將賽布雲）四水

自東來入之又北流茶雲水挾惹打龐多才龐又東

二水自西流來入之業卡曲水又北入通天河

經將賽百戶牧地左受（登額那）（公東朗）（公正

朗）（公穹朗）四水又東至覺讓寺南左受一小水

折東南流至夏魯寺西南覺穹郎水自東北來入之

登俄隴水自南來入之登俄隴水出捋賽敖地南境
色吾日忌拉山北流名宗科
水有曲馬麻隴水自東南入之宗科水又北流名蘇
茶水又北流（湯喀雲）（蒽瓜雲）二水合流自東來
入之宗科水又北流名蘇莽水又北（通拉）（當蘇
捋）（登俄公郎）三水又北流注于通天河
又東流至岡洒寺北有相木科水出扎西拉山自南
來入之又東入娘磋南境有巴郎水自東北來入之
又東南流代乃曲水自北來入之代乃曲出巴顏喀
拉山南麓名智曲
東南流右受（智格公馬）（智格琊馬）（智格朵馬）三
水左受（野馬雪還）（聞喜得馬）二水折南流至
曠結松多加吾曲水自東北來入之智曲又南流有
年西郎水自西來入之智曲又南流至代勃松多勃
科水自西北來入之（勃科水出娘磋西南境有二
源西曰勃哥桑前東曰勃哥拜前二源合東南流勃

哥藥前水自西流來入之又東南流代拉曲水自北
流來入之東南至代勒松多與智曲合始名代乃曲
水又南流注
于通天河又東南流至固察種毛藉莊協曲水自
北來入之協曲水出娘磋東境牙馬拉山東麓南流
經色航寺東又南流嗜讓郎水自東來入
之協曲又南流經嗜迭莊西（北利）（可馬）（達過）三莊
東出娘磋境又南經固察木許莊西亨哈莊東至種
毛藉莊之西
南入通天河
又折而南流至卓亥莊西南固察曲水
自東流來入之
固察曲出加浪拉山西麓西流右合
大野郎水左合龍數郎水文西西流經
爾勒日莊北沁嗜莊南又
西經卓亥莊南入通天河
又折而東流義曲水自西
來入之
義曲出迭達南朵拉山北麓東西二源合流
北注名覺雲又北奪哥雲水自西來入之又
北至曲池嗜交那雲水自東來入之科雲水自西來
入之又北左受一水始名義曲又北左受一水入安

冲境折而東流經喀蕙莊瑚貢寺南茶通揭蕙莊北輒曲水自南來入之又東經郎頃寺北入通天河又東至南木達莊（扎武屬地）北郎西科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入稱多境稱多曲水自東來入之（稱多曲出加浪山西麓南）北（二源合流西注經東周喀莊改鎖寺南又西入通天河）又折而南流至牟嶺莊（扎武屬地）西南又折而東流至增勃莊（扎武屬地）南又折而南流至藍達莊（扎武屬地）西湯隴水自西流來入之拉布寺水自東來經圖登貢巴北入通天河又南流至迭達之巨達莊東揩西科水自西來入之又東南流經迭達莊西又南流至芒勃莊（迭達屬地）西南折東流至直布

達莊歐武百長屬地南歐武蒲水自東北來入之歐武水出加浪泣山西南流右受朶拉郎水左受野火溝水又南流至直布達莊東入通天河又東南流色料溝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流結古水自西來入之結古水源出結古西南之熊拉山名熊曲東北流有同咭中達水源出朶拉山自西流來與熊曲合東通至巴通︵譯言大灘︶有茍曲水自東南來入之︵茍曲源出果拉山北流經茍老馬插帳地東又北流至提磊戎莊有朝午拉山水自東來與茍曲會茍曲自此折西流經班慶寺南又西至巴通恩子曲水自南來入之茍曲又西北流與熊曲會︶屆曲北流經禪姑寺西又北出峽至結古寺南是為結古水番名扎曲有扎西科水西出扎拉山東流至結古市南與結古水會結古水折東流北受一小水又東經新寨莊南有小水自西北來入之結古水又東流屆曲峽中至河黑莊北入通天河

按結古水本名扎曲恐與鴉礱

江上流咱曲河混又東南流至夏達莊扎武屬地出境入故以地名名之川邊鄧柯縣界是為金沙江

瀾滄江上流

瀾滄江上流有二源北曰雜曲河南曰鄂穆曲河雜曲河發源格吉西北境果瓦那沙拉山麓有南北二源南源曰雜那雲北源曰雜朵雲二水東流至扎西拉賀寺之西相合名雜朵拉松多之番人謂兩水交曰松多雜朵拉水東南流至阿雜松多阿雲水自西南來入之阿雲水出中壩當拉嶺之東麓二源並發合流東北注至阿蘇松多蘇莊雲水自西來入之阿雲水又東

西[illegible]乙　二一七

北流至阿雜松多與雜朶拉水相會是為雜曲河東南流右受可鬆衰

雲加戎雲二水又東南至雜蒲多蒲兒曲水自北來

入之水出子讓公喀地方南流西受臘梅郎水東受然知雲水又南流至雜蒲松多入雜曲河瓦

裹郎水自南來入之又東流經兒魯寺作慶寺之南

有渡口名洄欠蓋瓜右受六水右受一水又東勒弱水自北來

入之勒弱水出子叩勒馬朶拉山東南流至巴乜寺

借魯雲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流至勒弱松多沙

慶水自東北來入折南流入雜曲河之又東南流慶摸雲水自東北來

入之朶尼雲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南流羣摸水自

東北來入之又東流班木雲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

入囊謙境側澤雲水自南來入之折東北流多各覺
水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達朗喀莊北又東果魯雲
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入覺拉寺境年曲水自西北來
入之水出囊謙西北境奢乃拉山東麓左右各受一
水東南流至尼牙寺老春又各受一水又東南
流至覺拉寺
西入雜曲河又東流經覺拉寺南又東南流左受三
水右受三水又東南顧且雲與覺雲水合流自東北
來注之又東經朵袞雲地方南右受一水又東仍入
囊謙境喀拉隴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流至坎達
莊西龍羌硤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雪隴水自西

來入之又東南經古特知莊南又東南至宗咱莊東
强西雲水自西來入之葉浪朵硤水自東來入之又
東經蘇爾恭境出界至昌都之達積喀莊左合子曲
河又南流至昌都與鄂穆曲河合是為瀾滄江
子曲河發源格吉東北境子叩勤馬朵拉山之北
麓名子慶雲東流子當得郎水自西北來入之又
東朵種工馬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至子野墨松多
子群雲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左受子借木郎水
右受三水又東左受子革馬水又東南流右受一

水入拉休境筒倉曲水自北來入之又東達木雲水右挾二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左右各受一水又東日慶科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右受一水折東南流多拉馬果水自北來入之折南流色拉隴水自西來入之又南至落果惹瓜川邊所謂俄洛渡也隴曲水自東來入之水東北出朶拉山三源並發合流南注名波桑雲左受鬼吉水折西南流經隴喜寺南折西流入于子曲河又南流榜曲水自西來入之折東流左龍牙郎惹群郎二水入蘇爾奔境屈曲東南流右受將喀郎水又東南至吹靈多多寺西咱村周亘乙

三十一

軏雲水自東來入之又折西南又折而西至囊結戴寺東南藥曲水自西來入之又折而南流經朵登寺西左右各受一水又南姚那雲水自西來入之又南至多忍多莊東姜雲水自東北來入之水出扎武南境惹乃拉山有東西二源南流至何戴尼莊合流西南至多忍多莊東入子曲河又南出界入川邊同普縣境左受改曲河西南流至昌都之達賴喀莊入雜曲河

曹曲水源出扎武境內有東西二源西源出恩扎拉山曰建曲東南流經拉午寺南又東南至柴間

多通與東源會東源出果拉山曰協曲南流經東錯寺又南與西源會是為曹曲東南流入蘇爾莽屬地經德色提寺東又南經俄洛達莊東又南出界入川邊同普縣境至曹改松多與改曲會改曲出川

邊鄧科縣境西南流入同普又西南入子曲河縣境至曹改松多與曹曲合又子曲之支流而交接子曲本雜曲之支流曹曲又子曲之支流而交會之處皆不在境內故特附於幹流之後低一格以示別下巴兒曲河彷此

鄂穆曲河上流名解曲發源藏邊瓊布納魯木他馬族北界當拉嶺東北麓有東西二源東曰穆雲西曰

桑雲東北流至中壩南境穆桑巴吾松多合流又東北流至保吾野永松多保雲水自西北來入之折東流左受二水又東巴兜俄郎水自北來入之又東經更那寺南右受二水又東經龍喀寺南北受一水邦乃郎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折東南流邦群雲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鈞曲郎巴那郎二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南至囊謙西境姚雲水自北來入之蕎雲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稚木曲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桑木曲水自南來入之桑木曲水出瓊布色扎族北界北流入蘇魯克南境又北

入于鄂穆曲河自此以下名鄂穆曲又東南經輒布結郎莊之南又東至巴色果莊南友雲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流有叅莪郎哈冷郎二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猶曲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南經撻哈寺北又東南出境入類烏齊巴盾族地東流左受一水水出囊謙南境沙俄拉山南麓又東經改九寺北有鐵橋又東南流至恭達寺西巴兜曲水自囊謙來東南流入之又東南流至昌都與曲河會

巴兜曲水源出囊謙西境朵縱拉山南北二源至

拉慶寺合流東注經各尼巴地方北受一水折東南流珴瑁寺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名巴雲又折東流至當[illegible]拉隴當雲水自北來入之又東流左受一水折東南流經囊謙千戶所駐色魯馬莊之西有小水自東北來入之折東南入一石峽甚險要約一里出峽千宗朗水自西南來入之又東南流至幹達寺西南出境又南流至昌都之莽達寺西入鄂穆曲河

拉休西北境有泊曰仁慶永錯周圍二十餘里泊之

東北三十餘里有小泊曰色錯周圍七八里屬玉樹將賽族牧地

地形

玉樹西北一帶荒原亂岫豐草大泊廣漠無垠行數日不見其際帳居之民遷徙鳥舉難得而制攻之則拔帳遠去輕騎深入則糧運難繼裹糧而行則累重不及事且有抄掠之虞此絕地也東南一帶接近川西山高水深複嶺杳嶂虧蔽天日兀崖峭壁激衝湍流非惟無墳衍原隰並崗陵陂陀亦屬罕見其險隘處往往馬不能並轡咫尺之間便異形勢崎嶇險阻不利馳逐一夫當阨千夫趑趄有事於此攻者利於

繞越守者利於狙擊冥行盲進陷入伏中則一敗塗地此亦籌邊馭夷者所宜知也今略著形勢險要及津渡道路俾披圖者有所考證焉述地形記

通天河流域自娘磋以西盡玉樹境多草灘山甚低高者僅七八十丈至百餘丈自娘磋以下南北兩岸及協曲固察稱多拉布歇武義曲結古諸流域皆山峻川狹急流湍悍頑石塞途山高者至二百七八十丈川寬者不及一里窄者不及百步阪峻者至四十五度以上冬春之交溢冰滿谷無路可行番民皆就

崖谷險處葺石屋居之或據山嶺俯瞰絕壑汲水樵蘇上下鳥道杜詩所謂砍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嶺下臨不測江云者雖就川東言之然玉樹近川地形實相類矣聖武記言金川番族善築碉堡攻之不易今觀玉番據險築屋石墉屹峙鑿牖外向互相犄角自非絕其汲道巨礮轟之則無如何玉樹距金川猶近疑即碉堡之類矣

咱曲河（即鴉礱江上流）流域山平川闊寬處十餘里狹處三四里山高者百餘丈唯道路坎軻難行

蓋番地平處皆係沙草草隙沙土被𠡍風刮去其附
近草根之沙土托結根鬚壘壘然如人身之有疥也
寒則凹處冰雪凸處霜草滑達難行熱則徧地沮洳
沒足滅跗故雖平灘極望而馬不能馳騁
雜曲河流域自囊謙以上寬者里許狹者數十丈
高者有百五十丈其在格吉境者猶娘磋以西之通天
河也
鄂穆曲河流域其在中壩境者山開川平囊謙以下
寬者里許狹者數十丈山高者百餘丈惟不甚峻

子曲河流域自隴喜寺以上山闊川平以下山峻川狹寬者里許狹者數十丈山高者二百餘丈

巴兜曲河流域山峻川狹寬者及里狹者數十丈山高者百餘丈

邊地要隘

歇武寺東有通川邊石渠縣之路野火溝其要隘也

情錯寺東有業打喀木多地方乃鴉礱江出境之口亦有通石渠縣路色科溝亦有通石渠縣路

結古東南有通鄧柯縣之路朝午拉山其要隘也

沿通天河出境亦可通石渠鄧柯唯硤險難行

結古南有通同普縣之路保合桑喀其要隘也

囊謙東南有通昌都縣之路韓達寺其要隘也

囊謙南有通類烏齊之路沙俄拉山其要隘也

囊謙西南有通藏邊三十九族之路撻朵寺其要隘也

中壩南有通藏邊三十九族之路索滂手宗當沙買拉穆桑巴吾松多皆要隘也

玉樹西有通新疆和闐之路以荒遠罕行者未詳

由玉樹北行經娘磋境絕河源有通柴達木之路此故西寧赴藏之大道也扎鄂二海間亦有路西合海北大道東合海南小道由加迭喀桑休馬百長牧地東北踰奢拉山絕黃河經果洛番地有通西寧路所謂海南小道者是也

內地要隘

邊地之要隘有定腹地之要隘無定蓋無處非要隘也而形勢之輕重則視控馭者之所在以為衡結古故為內地委員蒞盟之地雖稍偏東西物力形勢均

非他處所及後有駐紮經營者不能改也今以結古為標準稍著各族之要隘焉

蘇爾莽赴結古以扎武之果拉山為第一要隘禪姑寺為第二要隘

囊謙赴結古以龍洸砍為第一要隘夏拉為第二要隘拉休之龍喜寺為第三要隘扎武之熊拉為第四要隘

中壩赴結古以格吉之拉吉拉起瓦裏拉山為第一要隘囊謙之奢乃拉為第二要隘拉休之朵拉為第

三要隘

格吉赴結古以囊謙之脊乃拉山爲第一要隘拉休之朵拉爲第二要隘

玉樹赴結古以節線山爲第一要隘迭達之扎拉爲第二要隘

娘磋赴結古以固察之種毛籍莊爲第一要隘安冲之藏迭莊爲第二要隘扎武屬之東茂拉山爲第三要隘迭達之扎拉山爲第四要隘

加迭喀桑赴結古以加浪拉爲第一要隘直布達爲

第二要隘惹拉山為第三要隘此東路也若由西路則須出稱多拉布之間要隘甚多見稱多拉布下

固察赴結古以稱多之改鎮寺為第一要隘扎武屬之湯達中達增達三莊皆在通天河西岸相距各數里據山臨河險要無比為第二要隘迭達之通布達莊為第三要隘稱多赴結古以拉布寺之寧朵拉為第一要隘扎武之湯達三莊為第二要隘迭達之通布達為第三要隘

拉布寺赴結古以扎武之湯達三莊為第一要隘迭

達之通布達爲第二要隘

安冲赴結古以東茂拉山爲第一要隘扎拉山爲第二要隘

迭達赴結古西路以通布達爲要隘東路以惹拉山爲要隘

覺拉寺赴結古以夏拉山爲第一要隘隴喜寺、爲第二要隘熊拉山爲第三要隘

津渡

通天河歇武寺直布莊南有渡口寬約二十二三丈

扎武藍達莊西有渡口寬約二十四五丈深丈許水清石底圖察種毛藉莊有渡口寬約十八九丈均用皮筏冬有冰橋又通天河上流玉樹境內有巳哈苦賽渡口係青藏大道咱曲河蒙古爾津謁他南有渡口水小可涉子曲河隴喜寺西有渡口深一尺六七寸漲時約二尺五六寸寬七丈許子雲亦有渡口均可涉雜曲河囊謙古特知莊南有渡口寬約六十丈馬行三百一十四步深没馬腹水甚清皆碎石鋪底冬亦不凍覺拉寺南亦有渡口

巴兒曲河囊謙南南有渡口寬約三十餘丈深尺許

鄂穆曲河囊謙撻朶寺東北有渡口鄂穆曲流出境至類烏齊改九

寺北有鉄橋寬約四十丈

道路

番地無里數唯以馬牛一日所行為計馬日行約八九十里牛日行約五六十里今著道路有不能詳其里數者但標明馬站牛站而已

由結古赴囊謙路

結古西南行六十里滂孔咱五十里由吉松多以下拉休

[illegible]

三[illegible]

地四十里隴喜寺二十里落果拉瓜五十里顧強雲以下囊謙地南行六十里顧且寺七十里坎達五十里乃魯西南行二十五里喀知西行四十里至囊謙千戶所在地

由結古西行六十里哈今中達六十里多拉馬果南行七十里落果拉瓜與大路會

由顧強雲西行馬站一站覺拉寺一站達浪喀以下囊謙地一站然覺寺西北行一站雲尼朶以下格吉地西行一站沺欠惹瓜此囊謙赴格吉之路

由囊謙（千戶駐所）馬站一站當巴拉隴一站過尼巴西行一站巴邑果（由過尼巴西北行一站至熱覺寺）西北行一站龍喀寺（以下中壩地）西行一站更那寺一站保吾野永松多（由更那寺西北行一站至可哀雲與結古赴藏大道會）西南行一站穆桑巴吾松多（又南可通藏邊瓊卜納魯養他馬族地）

由囊謙（千戶駐所）馬站一站彼扎喀一站幹達寺出界一站莽達寺一站交老一站浪木達一站昌都

由囊謙南行二站至改九寺三站至類烏齊寺

由結古赴藏大路

結古西南行牛站一站仝哈中達（扎武地）一站波柔雲

（以下拉休地）西行一站尼馬戎夏一站達木雲一站子雲

西南行一站惹知加果（囊謙地）一站沙慶馬（以下格吉地）一

站巴乜寺一站泗欠惹瓜一站瓦裏拉（以下中壩也）一站

可哀雲一站阿那且馬一站阿哥公茂日由此西行

牛站六站踰朝午拉山至索滂羊宗（青藏分界處）

出境至夥爾吉卡族（即三十九族中部落）之雜

車火地方又經夥爾宜他馬族地八站至拉雪雲（

羣車族地）又六站至江娘你地方（咱馬族地）

又一站出三十九族界至拉曲喀番人云此處與海北赴藏大路會

由結古赴石渠縣之路

結古東行馬站一站至歇武寺一站至搓木多一站至石渠縣

由結古赴鄧柯縣之路

結古東南行馬站一站班慶寺一站喀沙以下鄧柯縣地一站瞻同一站鄧柯縣

由結古赴同普縣之路

結古南行五十里班慶寺一百二十里拿隆多七十

[illegible]

99

里代隆屯（以下同普縣地）一百里果得五十里又五屯一百
里仁達四十里同普縣治共計程五百三十里　又
由同普縣治折西行九十里卡工五十里童山溝五
十里覺雍八十里拖壩八十里熱鴉七十里昌都縣
治　又由昌都西行四站至恩達又七十里至類吾
齊　由昌東南行五站至扎鴉
又由拿隆多西南行九十里德色提寺六十里窩
納一百里金通四十里昂達貢五十里昂多六十
里溫達五十里昌都此結古赴昌都捷徑也

由寧赴結古之路

西寧西行五十里鎮海堡四十里湟源縣即舊丹噶爾廳南行六十里上窩藥西南行踰日月山卡甘青分界處五十里倒淌河濱八十里恰卜恰六十里窩遜四十五里貢朵淖爾五十里切吉河口南行四十里切吉河腦自倒淌河濱西南行十里巴彥淖爾南行三十里郭密西南行一百六十里小塔拉五十里切吉河腦此路較捷二十餘里而自郭密至小塔拉無水西南行七十里班禪玉池即大河壩也四十里扎梭拉灘六十里羊腸灘六十里欽科車馬七十五扎格車有四十里烏高拉力色薄八十

里馬拉有二十里黃河渡口五十里野馬灘七十里野牛溝八十里哇雲灘五十里查拉山西麓六十里休馬畜帳竹節所屬寺七十里諾他番帳蒙古爾津族屬南行七十里咱曲河濱四十里竹節寺東南行五十里喀喇寺西南行六十里歇武寺六十里過通天河瓜拉小洲四十里結古自竹節寺西南行一百里拉布寺七十里通布達六十里結古路較捷而多大山共一千六百二十里此路八九月間草黃糞乾旅行最宜冬春大雪封山夏則泥潦縱橫又有瘴氣草小糞濕人馬俱困

又海南北赴藏大路經娘磋玉樹境其站口里數

具詳衛藏通志西寧府志籌藏芻議今以未曾親

歷不具述

王木言査言

七一二

政治

番無政惟部落之故習而已此所謂政則中邦鈐東遠夷之制也間以番俗之近政者附焉述政治記

海南番族自元明以來降為蒙古奴隸前清雍正初年削平羅卜藏丹津之亂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理夷情事務衙門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十年夏西寧派出員外郎武世濟筆帖式齊明侍衛濟爾哈朗遊擊來守華都司周東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張植遊擊李文秀西藏派出主事納遜主事周應乙

額爾赫圖守備和尚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管轄近西藏者歸西藏管轄由是納書克等三十九族暫隸西藏而阿里克等四十族歸西寧管理

達鼐奏定每千户以上之部落設千一員百户以上之部落設百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准其世襲千户之下酌設散百長五六名百户之下酌設散百長三四名其不及百户之部落設百長一名由西寧夷情衙門發給委牌每十户設一什長由千百户派充

今按囊謙千户之下有散百户四員不知何時設立無考又清末頗有增設百户百長有請命者有自置者

達鼐又奏該番前與苦苦淖爾人（即青海蒙古）納差因並無定數任其增減索取無休以致衆心不服又查四川納糧番子係按地輸納或户少而輸納者多或户多而輸納者少因不均匀難以運行今請不計該番地之所產止按部落之大小每百户納馬一匹折銀十兩如不及百户之部落亦照馬匹折價

三[illegible]查[illegible]

每户納銀一錢奉旨馬匹價銀十兩尚多可減二兩

雍正十一年經徵起科每户歲貢馬一匹折徵銀八

兩不足百户者按户遞算每户徵銀八分總計四十

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户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名口

内除喇嘛覺巴拉拉布庫克二族七十四户一遞文

差一司濟渡免其貢馬外餘三十八族計八千三百

六十九户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除乾隆

三年蒙古爾津族被果洛克賊番搶去番民九户玉

樹尼牙木錯（即娘磋）固察稱多南免（一作安

圖即安冲）典巴隆布（即迭達）下扎武族因地
震有番民全戶傷亡無存及止存婦女幼子不堪成
戶者五十六戶經總理西寧夷情衙門副都統巴靈
阿派員外郎高備守備班第勘實奏准永行免賦外
實在番民八千三百零四戶共徵銀六百六十四兩
三錢二分每歲由總理夷情衙門會同西寧總兵官
行令各該頭目傳諭該管番子限六月間交納完全
解赴西寧仍由總理夷情衙門及西寧總兵官委員
公同交貯西寧道庫充作正餉年底造冊報銷

原議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間年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四十族番民漸知禮法奏改間二年差章京一員守備一員帶綠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結古會盟一次

每值會盟之年歲首由西寧欽差會同鎮台派委員弁前赴結古徵集各族千百戶行會盟儀式以便催收馬貢清訟初清朝國威盛時委員蒞盟千百戶百長均以時齊集清末委員到番唯以誅求為事遠人漸肆延者不過附近各族囊謙千戶或至或否或遣

所屬散百户代之很磋玉樹格吉等百户雖召亦不至矣委員需索既足亦不之詰也而各番目因緣爲利馬頁銀兩户出至二錢有餘

莅盟委員到番人馬需用概由番支每人十日支餎巴（青稞炒麵）五斤牛羊肉折支藏銀一元（合内地銀三錢二分）茶折支銀一元半酥油（和餎巴食之）牛糞（番地無薪以牛糞爲燃料）燈油青稞及草（飼馬芻）均支實物又有湯役（供職爨汲水雜役之人）由番雇支員弁所駐鋪墊炊具

均由番供給或曰此自達賴收撫已後舊例清末委員例外誅求於是有所謂支鍋頭者每鍋一頭月支銀三十兩委員人占鍋一頭半或三頭哨官人占鍋一頭幕友及差官三人占一頭什長四人占一頭兵五人占一頭火夫六人占一頭番給困矣

附近扎武各族均派人來結古輪流支差遠者多不至或事出倉卒附近各族亦不及支差則由扎武族代支事畢計所費由各族均攤千百戶支差所費皆取之於民按戶攤派上戶有出至數十元者近年川

兵闌入誅求益甚游民附之藉口營商開場聚賭日用所需概責番支番困益不堪

委員過境所需馬牛由番支給謂之烏拉唯當孔道各族有此差餘則否稍偏枯矣自川兵闌入需索烏往往倒斃或騎去不返游民亦藉勢需索烏拉番馬耗矣

民國三年周特派員務學奉令查勘王樹界務除草糞湯役仍由番支給外所有例支陋規概行裁免需用各物平價購買屋租由公給值烏拉日給銀弍圓

自奉

大總統令玉樹准仍歸甘肅西寧管理周特派員又呈請將清末至今各族逋欠馬貢銀兩凡四千餘金酌量減免番民始識民國之寬大矣

番酋取民無一定之制有田地稅有牧場稅田地稅有產糧與土司均分者有按地納糧多寡不一者牧場稅或納馬或納牛羊又有畜稅牛馬一頭或納銀一二錢三四錢不等（或云囊謙牛十頭納藏銀一圓）而扎武有一莊歲納鍇巴六十斤銀三兩茶二十五斤者此又在地

税收場税之外矣又有銀差歲納一二次三四次不等此即供給差事所費以攤之民者無定額無定期也又有馬差牛差（即烏拉）步差皆自備口糧從事結古有播種五升之地而歲納藏洋十六圓者此余所親見故知鄧柯案卷不誣也

按番地有最難調查者二事戶口及賦税是也問戶口則以多報少問税額則云無之蓋恐加税並奪其利權也此據川邊德格鄧柯等縣案卷擇錄一二玉樹東南各族與德格等縣毘連當不甚遠也

前清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特字律例於西番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出繙譯者例目共六十八條

按蒙古例罰有十二等罰牲至九九罰馬至百頭番例曾經奏定罰服牲畜均不得過五九之數定擬又以番地馬匹孳生甚少犏牛孳生甚多將罰服馬匹改為犏牛

又按嘉慶十四年西寧辦事大臣文奏云細查青海蒙古番子大約重財輕命習尚相同向來

命盜案案一經罰服兩造欣然完結即深仇夙怨亦皆冰解若按律懲辦不特犯事之家仇隙相尋即被害之家亦以不得罰服心懷觖望此種積習不可化誨伏查番子內附之始雍正十一年間經大學士鄂等會議令西寧辦事大臣達鼐於蒙古例內擇選闌係番民易犯條欵纂成番例頒發遵行聲明俟五年後再照內地律例辦理乾隆元五年八年十年節經奏請展限嗣准刑部議覆番民鄙處要荒各因其俗於一

切律例素不通曉未便全以內地法繩之不若以番治番竟於夷情妥協嗣後自相戕殺命盜等案仍照番例罰服完結毋庸再請展限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思番民等如敢糾約多人肆出刼掠或竟擾及內地邊氓情同叛逆以及肆意搶刼蒙古牲畜凶惡顯著關係邊疆大局之案自應懾以兵威嚴拿首從隨時奏明請旨辦理以彰國典其止於自相戕殺及偷盜等案該蒙古番子等向係罰服完結相安已

久一旦繩以內地法律恐愚昧野番群滋疑懼轉非撫輯邊夷之意可否俯順夷情仍照舊例出自皇上天恩云云部議具奏番民有犯情節重大之案自應嚴示懲創不得因有罰服之例稍有寬容以致法輕易犯其尋常案件該蒙古番子等一經罰服兩造既屬樂從亦未便率事更張致啟番民疑懼今據該大臣所奏自係詳察該處確實情形分別定議應如所奏辦理奉旨依議

按罰服犏牛之法雖有此制而西番實未奉行要之殺人不抵命則蒙番均也

西番罰服之例照被殺之身分以為賠償之差重者償百金輕者半之折交茶包之類外給馬一匹鳥槍一刀一而已或曰輕者罰茶八十包約值銀三百兩重者罰出經卷一百八帙約值銀六百兩最重罰出經卷及他物值銀千兩以上其不能償者由本村之人擔任甲村之人負乙村之人債務甲村亦有攤賠之責

番酋判斷詞訟兩造皆有訟費而被告所出為多如番酋處斷不公則自相報復釀成命案者往往而是

番俗聽訟之法凡盜不招者令握燒斧以布裏手封識之三日而驗其手腐爛則真盜乾枯則枉小竊不承招者則置黑白二石於釜水中淆以土令摸之得白則冤黑則真兩造賭誓無所適從者則令其親戚代之賭誓有代者則為良民否則莠或令擲骰得點多者直

西番藏兵於民弛馬於野有事或由上徵發或自相期會裏糧負槍烏合麕集名曰攢兵其兵之多寡量事之大小以為衡率統之人或百戶自為之或派百

什長為之或公舉强幹者為之中人之家率有馬一匹鳥槍一枝其不能備馬匹槍械者操戈徒行粮皆自備行不過百里相持不逾旬日而兵解矣其器械則戈矛刀劍外鳥槍最多來福次之後膛快槍又次之二十五族大率族有快槍十餘桿至數十桿馬則族各數百匹或至千匹

番馬皆小而善走注山驀澗輕趫如飛日出則就草於野不待區牽日曛則各自歸其主番地無菽馬惟食草故雖果腹彭亨不及內地馬之耐苦持久云

甲族之人殺乙族之人乙族出兵以報之而其出兵也虛張聲勢遲迴不前以待丙族之調停苟甲族服罪輸財則兵立罷即至決裂交綏亦不過戮一二人而止不多殺也蓋猶寺僧亦能軍其戰鬭較番民尤力經堂楣間常懸槍械刀劍及古甲冑弓矢戈矛之類番俗百户死則以生平所用兵器輸之寺院以為齋醮之酬謝物

玉樹調查記卷下

天水周希武著

宗教

佛教崛興身毒東北流行延於中夏而吐蕃首當其衝故信教最篤玉樹二十五族與吐蕃同種其信教亦相類各族寺院其教派亦不同有紅教有黃教有白教紅教舊教也黃教宗喀巴之所創也白教源流未詳或云出喇嘛德遷紀今著各族寺院教派及番民奉教儀式述宗教記

二十五族男女三萬餘口壯丁不過萬餘而僧徒至九千餘人幾居三分之二蓋番俗家有二男則一男為僧或下男一女則男子為僧女子繼產生齒不繁職此之由為僧則高拱宴坐享布施為民則終歲勤苦所得半以供佛由是人益勸為僧而生人操作之役皆委之婦女婦女過勞則不任生子且因是而女多男少淫佚無度則不適生子故僧徒之多寡與生齒之盛衰成反比例顧番俗虐老獸心其子僧者老有所養其子俗者贅婿於人或挈婦而逃我躬不閱

違恤我後於是寧為不祀之餒鬼不願為有子之獨夫矣此信教者所以多也番族百户亦有為喇嘛掌教權者或有為僧徒者或為喇嘛作干布者（代喇嘛管理寺務之人）可以覘西番宗教之勢力矣各族率有寺院數處多者至十餘處寺僧多者累百少者數十作寺院表以便觀覽

二十五族寺院表

族分	寺名	教派	喇嘛	僧徒	附記
囊謙	采九寺	白	三人	一百零五人	

韓達寺　黄　一人六十人

加干寺　白　三八四十餘人

朶魯寺　白　一人三十人

穀乜寺　白　一人二十人

蘭身寺　白　一人七人

初義寺　白　二人五十人

宗達寺　紅　三人六十人

曲符寺　白　一人十人

改白寺　一人四十人 疑即改滾寺白教也

揵朶寺　白　一人四十人

旦那寺　白　一人六十人

拉慶寺　白　一人五十人

葱巴寺　一人三十人　疑即倉沙寺白教也

熱拉寺　紅　一人二十人

拉浪寺　白　一人十人

幹勃寺　白　一人二十人

東囊拉慶寺　白　一人七十人

東囊拉群寺　白　一人四十人

寺名	教派	人數	附註
由迪魯寺	紅	一人四十人	當作一百一十人
迭亞寺	白	一人一百五十人	
然覺寺	白	一人三十人	
白日拉慶寺	紅	一人四十人	
白日拉群寺	紅	一人三十人	或云無喇嘛
尼牙寺		一人三十人	疑即迭亞寺之誤
夏午寺	白	一人十五人	
顧且寺	白	一人六十人	
巴也寺	白	一人七十人	

麥野寺　白　二人　四十人

寧多寺　白　一人　三十人

車裏寺　白　一人　八人

扎武三族

結古寺　紅　三人　四百五十人

禪姑寺　白　四人　三百人

果拉寺　黃　一人　二百人

湯隴寺　紅　無　一百五十人

圖登寺　紅　無　一百三十人

在藍達莊東即舊圖所謂圖登貢巴也番[illegible]謂寺曰官壩即貢巴音

班慶寺　白　四人　三百人

王相謙查記　　　　　　　　也

東錯寺　紅　二人二百人

拉午寺　白　二人八十人

多加寺　紅　二人一百人

布隆寺　紅　無二十人

迭

達惹尼牙寺　黄　四人三百四十人

邦苞寺　黄　二人一百六十人

芒勃寺　黄　二人一百三十人

桑周寺　紅　無二十人

拉

林龍喜寺　黄　六人八百人

吹盡多多寺　紅　二人二百人
蕩喀寺　白　一人十五人
車福寺　白　一人五十人
竹巴寺　白　一人四十人
車魯寺　紅　二人六十人
阿運寺　白　一人
固察　邦夏寺　紅　一人三十人
色爾寺　紅　一人十人
稱多　多東周寺　紅　二人二百人

安

寺名	色	人數
丞藏寺	紅	二人三十人
孔雀寺	紅	一人八十人
先宗寺	白	三人五十人
改瑣寺	紅	一人二十人
扎喜寺	白	一人三十人
冲達吉寺	紅	一人五十人
邦貢寺	黃	二人三百人
郎寢寺	紅	一人三十人
迺藏寺	白	一人二十五人

拉扎寺　白　十人

加迭喀桑竹節寺　白　一人三百四十人其喇嘛百户兼之

休瑪寺　黄　一人五十人

喀耐寺　黄　一人一百八十人

情磋寺　一人五十人

歇武寺　紅　一人二百人

寧宗寺　白　二人一百二十人

巴幹寺　白　一人三十人

革武寺　白　一人五十人

色巴寺	紅	一人	四十人
色普寺	紅	無	二十人
蘇爾莽郎結載寺	白	二人	五百人
朵登寺	黃	一人	一百五十人
德色提寺	白	二人	一百人
格吉三族扎西拉佗貢寺	黃	二人	一百二十人
兜魯寺	白		四十人
作慶寺	白		五十人
巴乜寺	黃		三十人

年多寺　白　一人　八十人

建中寺　白　二十五人

壩中三族

更拉寺　白　無　二十人

龍喀寺　白　八十人

巴拉寺　白　五十人

日瓦班馬寺　白　五十人

日瓦得馬寺　白　五十人

日瓦麥馬寺　白　七十人

玉樹四族

岡西寺　黃　一人　三百五十人

ヨ相[illegible]查[illegible]

夏魯寺　黃　一人三百　人

覺讓寺　黃　一人二百八十人

娘磋族色航寺　黃　三人三百四十人

巴干寺　黃　一人五十人

蘇魯克　無

附覺拉寺　白　三人二百三十人

拉布寺　黃　五人四百人

寺院皆距民居甚近而不相連多踞山巔羊腸鳥道攀登維艱其牆皆以天然石板砌成或塗以護或塗

以望遠望如洋式樓房諦視則結搆甚陋云

二十五族寺院以拉布寺為較壯麗今詳述之餘不贅焉拉布寺在通天河東拉布曲水之濱西負絕巘東帶小溪南北長里許東西一二百步有千佛閣南北長二十五間中供大小佛菩薩像三千尊皆銅鑄鎏以金有護法殿中供韋陀銅像高三丈餘穿軒（王逸楚詞注軒樓版也）而立自頂至胸在軒上自腹至足在軒下有陰司中立泥塑胡鬼面目猙獰手執蒺藜五爪繩索之類森

然欲搏人門楣之間懸古甲冑弓矢刀劍戈矛之屬又有一樓高約五丈許四壁塗以丹雘四面色簷之下有棕色緣一層皆攢木枝截齊而露其端於外者緣上有鎏金銅盤中鐫佛像四面各八枚屋則金頂輝煌風鐸琅璫（各族寺院經堂建築之制其外表大略同此）由正門入樓下四壁皆供佛像殊苦黑闇唯見昏燈明滅而已中樓有巨物金光燦爛穿軒而上辨不辨其為何物卻出從旁小門登樓至中門朱戶

金鎖門匾皆金飾入則欄杆前橫蓋樓寬五間深五間最中五間無樓版環以欄杆有鍍金巨塔自地上出嵌以寶石維以色帛塔頂以木作偃月承日狀飾以汞樓下所見金光爍爛者即塔之下半也塔左右有兩甬亦自地上出色帛層襞如華蓋然番名摩尼甬欄杆後中一間環以木柵上有天井以通光綫窗寮嵌以玻璃棼下承以錦繡（仰兩諦視乃御賜袞龍黃緞袍祥）中柵有鍍金銅轎一轎柱及楣牙間皆虬

龍宛轉承接張牙舞爪中供木雕佛像一金面金袍趺坐轎前有香案案上供張金几銀几金山銀壺銅罏洋燈爵罍之類左右有大繡花磁餅各四中插石製花卉及如意貢香之類共值數十金樓後楣下通懸五色帛織成漢字心經每方二字傍樓後牆以木為格中一間供古銅菩薩三十六尊左右各二間供金佛各五百尊樓左右牆閣度經卷卷襲以色帛上充棟宇欄杆前中一間有銅製花門鋈以金中門懸大銅

鈸一門前及左右有長几几上置淨水銅盂及鐙罏百餘枚几前樓版以僧徒朝夕膜拜摩掌之故光明滑瀏履之欲跌其餘僧徒所居穿廊連廡屢樓複閣幾於千門萬戶不能名狀云寺有前清同治十二年西寧辦事大臣錫英所贈匾額曰普濟寺又有御賜小金匾在最閣處僅辦同治三年數字而已此據遊拉布寺記錄入稍欠剪裁然亦可覩西藏崇拜宗教及建築物實之大概云

誦經之制僧徒以此趺坐前置長几上陳經卷皆以

王林註查訂

粗麻紙寫印以色帛為帙高者盈四五寸誦時以鼓為節有提經頭者坐於班首名曰溫則皆老僧為之有糾儀者危坐班末名曰[illegible]成有司雜務者名曰白板誦經自晨至暮起居皆有定時秩序頗嚴整

番酋管民務寺僧理寺務各不干涉如酋戶為僧時寺務亦得與聞

寺院所得布施金儲為公款每年派二人管理名曰基哇寺僧朔望令節或以特別原因誦經之時則基哇供給肉米茶酪之類寺僧餘日飯食皆由自備

基哇得以公欵營業得息分給僧徒基哇除應得薪金亦有餘潤

寺廚有巨鍋圓徑及丈能容全牛數頭上下竈突以梯特別會食時則有人舁巨甬二至衆僧前一盛酥油一盛米飯僧各出懷中木碗以油和米食之

寺僧皆衣紅色袈裟冠紅帽如牛角形夏時亦有冠白帽似滿清簾帽而無緯上着藍頂花翎者皆着革靴飾以紅

番俗每莊必有塔塔旁堆白石片為牆石片上刻番

文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飾以五采謂之摩尼石番民富者以出資鐫摩尼爲功德有出至數千金者（番民業鐫摩尼者日得值藏洋半塊或一圓）貧者以轉摩尼爲功德男女老幼每值朔望令節相率繞行摩尼多多益善亦有且拜且轉者者者多手摩尼窠落（銅製圓甬高二寸圓徑三寸中有軸可轉甬旁有耳甬周或嵌寶珠軸樞以蚌殼爲轂蚌轂刓敝則功德完滿）且行且搖且誦閱津路口亦必有塔或摩尼石行役之人過者去從塔石陰來從

塔石陽不偏行一面亦以為轉摩尼也每遇郎埡湖泊大石亦必繞行一周以為公德如覺拉寺東之小山拉休之人慶云錯（番謂湖泊曰錯）中壩之索蚌羊宗（譯言索楚河邊有靈驗之石在中壩得馬族朝午拉山之南）經過者必轉一周年老者轉摩尼謂可修死路有疾病者轉摩尼謂可祓不祥乃至凶惡負罪之人亦以轉摩尼為消罪蓋懺之術

番民尤以赴拉薩轉普陀山為有生莫大之事無論貧富貴賤老幼男女趨之如騖歲時扶老携幼繼屬

纍纍不絕於道亦有童男童女父母禁不令往而自逃赴拉薩者

寺院多以木為甬大數抱貫以軸上屬屋宇下屬之地甬上裹以五色紙或野獸皮推之使轉謂之摩尼甬番俗有不為僧之人男女老幼行止操作誦經未嘗少懈即凶人暴客亦口中喃喃不已結古歲時有婦女數十輩聚坐中達手撚毛線口誦摩尼梵唄雲潮如出一口漢書食貨志里婦相從夜績各詠其情古今華夷不同而風習何其相類也每村有淨室一

所雖不及寺院弘敞而較民居為潔謂之摩尼室中有僧一二人守之凡非僧徒而願聚誦經典者歲時集於其中男女老穉百十為群所誦皆淺近經典二日一食不言不笑謂之抓捏耐此亦中國古來閉左設塾之風乎

番僧往往穴巖枯坐有數十年不下山者番民最崇拜之一舉一動輒往問休咎焉問疾則賜丸藥少許問事以數珠算之無所問即官長往見亦不為禮

番地出知母貝母冬蟲草薹商多貨焉以故採掘者

多番茵不便也或值癘疫牛羊物故者多輙云據高僧推算因掘藥斷地脈之故其迷信多類此

風俗

玉樹社會之程度其猶在遊牧耕稼之間手其生活甚低其族制未固而迷信宗教乃最篤觀於宗教則西番風俗思過半矣今以關於宗教者稍繫自為一部著其餘為風俗記

番俗無男女之別女多無夫人盡夫也男多無妻人盡妻也其婚姻之組合甚易男女相悅即為夫婦稍一反目即琵琶別抱掉首無情男子亦不問也然亦有行結婚儀式者不數見也有居結古十年之老翁

言僅見行婚禮者二次定婚由男女自主納幣以牛馬不親迎遣他人迎之女家亦有數人送至男家亦無交拜儀式所最異者夫婦不同室而寢若同寢則以為大忌其交媾皆竊為之

兄弟往往同妻女子能調和衆男俾無嫌隙則鄉里謂為宜其室家矣

無夫之女披髮於肩有夫則辮髮以示別

西番女子多而男子少故一切勞苦操作之役皆女子職之內地委員兵弁至番酋派人供役名曰湯役

多用女子充當汲水執爨耐苦過於男子然多淫佚
無恥云
親老病則輸財物寺院請僧齋醮死則請僧臨尸誦
經訖僧取死者腦蓋盛一小箱中度之寺乃裸尸以
繩縛手足覆以布單雇人負至山麓子孫不往送麓
有壘木繫尸頸焉僧徒乃環而誦經時則鵰鳥雲集
攢食屍肉並骨咽之俟食盡僧徒乃散鳥或不食食
或不盡則以為不祥仍誦經以刀裂肉喂鳥必食盡
乃止以為此天葬也噫野蠻之慘無人理一至此哉

喇嘛死則火之以灰和鎔巴及各種藥物為丸投大水充魚腹以為水火兼葬也僧徒死或火葬或天葬聽喇嘛指揮

俗人非富者不火葬以火葬需費多故也

土人承襲產業之制不重血統無子或子為僧則以女繼之或贅婿生子或私生子皆以為孫無男孫或男孫為僧女孫亦可繼嗣復贅婿或私生子聽其自便以至無窮焉

女兄弟之子視猶子也亦可承繼產業無子女及甥

則以產業輸之寺院

番人最重報仇命案雖經罰服而子孫報復相尋數世不休苟得刺刃仇人雖俱糜亦甘否則鄉里不齒惟兩怨之家因朝藏拜佛而相遇於拉薩行握手禮則仇隙俱泯詐虞兩忘蓋以朝藏為不世之事因朝藏而相遇乃不世之緣也

甲村之人殺乙村之人乙村皆有報仇之義務

男女終歲不沐浴不櫛髮蓬首垢面獰惡可畏女子又有面塗酥油及牛血者男女皆不着袴但服圓領

三討周亘乙

十六

皮袍腰束紅帶而垂其襟以承物
富者裏有褻衣外有罩袍如華服而寬大貧者無之
男子及壯皆腰刀刀皆直形長二尺許寬寸一二分
柄鞘有飾銀及鎏金者鞘末多嵌色石刀貴者值至
數百金非見官長不脫刀又佩小刀一把食時用之
又嘗佩燧及鼻煙袋
西番婦女不操針黹男子多腰小包藏針補綻時則
撚羊毛以為線
帽圓頂襞積而卷其緣約三寸許緣以狐皮寒則下

之帽多紅色故俗謂之紅帽國
靴多用革飾以紅跣足着之
男子許為僧者幼即髡首俗人多蓬首亦有辮者詢之老人云番故屬蒙古時皆蓬首自清朝收撫後始有辮者
婦女有戴蠟珀及珊瑚者辮則貫以蚌殼及色石
僧俗懷中均佩雕刻佛像云可以辟惡
食品以餡巴為主時佐以牛羊餡巴以酥油及茶下之烹肉不甚熟亦無鹽梅亦有不火食者忌炒食云

炒則腥味招魔飲茶雜以牛乳和鹹少許牛乳菁華謂之酥油其渣滓謂之曲拉番多下茶食之番地磽确而田少青稞亦不易得貧民多食牛羊肉及曲拉時掘腳麻食之亦有種蔓菁而食其根者葉以飼畜

客來則進木匣一中區為二一盛餎巴一盛曲拉上覆以酥油奉茶請客隨意和食接迎官長則以圓漆盒盛餎巴上覆酥油少許食時各有椀及刀不相亂也無箸以手摶之椀多用樺木及葡萄根為之富者

色以銀

西番有廬居者有插帳者室廬多據山麓番地林少木艱以牛自他處運木至者皆短小故規模狹隘結構麤惡多樓居有四層者牆壁皆用天然石板甃切鑿壁以受天陽屋宇皆平無瓦有漏以出煙屋頂四周皆有短垣若堞牆然蓋西番無城郭堡寨有事則據屋而守頗不易攻

屋上以木為井幹懸五色絹印番文名摩尼達崖

屋內無牀席地而臥以木為欄有茵無被寢則解帶

擁袍而卧富者多鋪藏織絨毯或以氊氌裹麝毛為墊貧者但用羊毛氈而已竈突多在卧室中

插帳多就地勢避風水草豐美處帳用牛毛所織毯為之撐以木格維以皮繩方形若覆斗然大者寬廣至三丈帳外四周堆牛糞或石為短垣以閉牛羊馬匹中帳為竈出灰處為主人卧所添薪處為廝養卧所帳脚排列牛羊渾脫中儲食物門右堆糞為小圍以藏牛犢羊羔帳外有犬三四以警不虞西番生活程度最低而帳居較廬居尤苦惡食惡衣與牛羊同

寢處鵠面鳩形無生人趣每當陰風怒號則帳房擺簸欲拔囊土飛揚眯目饑口此內地人所不能一日居者然番番族則習而安之不知為苦云

番人行役不攜臥具以馬鞍為枕馬屜為褥故番俗男子鞍馬婦女不得乘之

番人錄役貿易驅策牛隻男子率乘馬女子皆徒行至水濱女子搴裳徑步男子終不與馬令騎也雖天寒時亦然

番人見官長以粗絹色絨為贄名曰哈達亦無跪拜

禮但鞠躬吐舌而已

番社演劇有扮龍虎獅象者有被古甲冑挾弓矢刀劍者有着黃馬褂藍頂花翎如滿清大員者或曰此年羹堯也蓋清初年大將軍之威頗震於西番云其樂器有鼓有鑼有鐃如平簪帽對敲其聲勃勃然有喇叭長者至文二人舁之乃舉社劇皆寺僧為之亦有驅除厲鬼之劇束草和麵為人投之水中埋死馬頭尾鳴槍誦經以禳之

番俗每值令節則有童男女數輩衣鮮衣至內地妻

員寓所列為一行投足而歌提頓馬鈴以為節奏曲折周旋似內地之舞佾所唱之歌乃習聞內地之曲調肖其聲而不知其意間有失誤之處則以番音足成之亦有夫婦二人挈其手鳴胡琴參立而歌番曲者嘔啞嘲哳更難為聽矣

番童戲博有彈骨擲骨皆羊膝下銜結骨踢毽射覆等類又有象碁陽刻漢文陰刻番文

番無尺度量布隨副之寬狹折角等方為一方量以內地十斤為一斤衡以二十四兩為斤計數以念珠

E財周皇已

二十

為算具
以木煙為墨和水盛小壺削竹為筆
番有醫（多用針灸）有巫有歷（即循內地所頒布者上具
漢番文）有干支八卦有屬相亦信堪輿蓋皆傳自
內地者也」
番民許神牛羊名曰才保不翦毛不殺聽其自死漢
人購食牛羊番若不願輒藉口才保以拒之蓋番殺
牛羊不以刀以繩」「箍其口閉氣令死然後宰割見漢
人刃殺流血以為殘忍故多不願售也

實業

玉樹各族之地西北一帶荒寒廣漠積雪千里其民皆以游牧為業插帳而居歲時遷徙無定東南各族地勢較低高山深谷蔽風蓄熱雖土質磽确而陽坡奧灣往往可田其民耕牧相雜結廬而居有土著之風焉統觀各族生活程度蓋由游牧社會進而為耕稼社會之時也其於工商實業蓋甚窳陋無可道然其相資相待之制又有不得而略者述實業記而以物產附焉

漁業　番人迷信宗教忌食魚然通天河流域每當春水泮渙之時鯊鯉極多有長二尺圍徑三四寸者土人輒漁而售之客客少則無漁者蓋不視為生業也其取魚罕用鈎網或以石擊之或以木刺之蓋番地漁者甚罕故魚亦忘機而易得也

獵業　番地多野牲而鹿茸麝香猞猁熊虎狐皮之價值亦高故從事獵業者甚多其具多用鳥槍槍皆有扳用以描準番人視覺亦甚敏能於數百步外剔草間伏兔之動耳者番酋往往封斷山林禁部民採

取

礦業　娘礎濱河之區多產沙金土著及客戶欲往採者皆須納賄於娘礎百戶其淘揀之法亦甚拙陋一夫竭日之力所得或不能一錢扎武產鉛及雄黃蘇爾莽格吉中攤一帶皆產煤格吉雜曲河濱產翠玉石又往往為番酋封禁不得採取謂其鑿地脈也

畜牧　番族十九皆從事畜牧家有牛羊馬匹而牛最多羊次之馬又次之問人之富數畜以對捐乳以為酪綴皮撚毛以為衣又斥其餘以易所無牛有耕

牛食牛之別食牛謂之蔡牛耕牛亦可運載豐毛大尾銳角高蹄日行五六十里所謂氂牛者是也牛一頭值銀七八兩羊有白黑二種白者一頭值銀八九錢黑者一頭值銀五六錢馬上者值百金以上次者五十金以上又次者二十金以上然皆小其上駟僅當內地之下駟云

森林　番地風高氣寒地多斥鹵植物鮮少童山荒谷所在皆是古人所謂鐵圍者是也囊謙蘇爾莽地間有森林皆天然松柏可供建築番人不務種樹亦

謂有礙風水囈番族百務皆劣於內地獨迷信堪輿家言步武恐後何其愼也

稼穡　田多沙礫掘地數尺皆然糞田以馬矢犁田之法以橫木縛於兩牛之角中屬長木引犁知用頭力而不知用肩力番人之愚如此歲二月晦三月朔爲播種青稞之時五月草生始耘八九月收獲四五月種蔓菁農事亟則寺僧多請假歸家協力南畝亦猶內地村塾之忙假也．地獨宜青稞唯拉布寺附近有種麥者今列可田之

區如左

通天河流域　自協曲水口以下沿河兩岸及固察稱多拉布歇武義曲結古曲諸水濱皆有田

以上可田之區除供本地各族食糧外其加迭喀桑娘磋王樹各族食糧均仰給於此其交易以牛羊皮毛酥油

子曲河流域　自吹靈多多寺以下始有田姜雲藥曲曹曲等水濱皆有田

雜曲河流域　自覺拉寺以下始有田以強喜雲

為最多地稍腴

巴兒曲河流域　無田

鄂穆曲河流域　自樹沙百長屬地以下始有田

以上可田之區除供本地各族食糧外其中壩

格吉各族食糧均仰給於此

西番量地無畝數以播種之多寡為差大率上地下種一斗收穫十倍中地七八倍下地四五倍　耕種地段歲易其處有一易者有再易者猶古轅田之制也

附玉樹寒中比較表 測地（結古）測器（攝氏表）

月別	平均溫度 早	平均溫度 午	平均溫度 晚	雨雪變化
正月	零下六度	十三度	零下三度	零下十九度
二月	零下三度	十五度	三度	零下十四度
三月	五度	十六度	八度	零下五度
四月	五度	十八度	九度	零下六度
五月	八度	十九度	十四度	零度
六月	十五度	二十三度	十九度	四度
七月				

八月

九月

以上三月在途未測

十月　零下七度　十四度　零下三度　零下十五度

十一月　零下十二度　十二度　零下六度　零下二十六度

十二月　零下九度　九度　零下五度　零下二十六度

按玉樹地雖高而緯度偏南若非風雪變化當較蘭州為暖

工業

有木工鉄工皮工摶埴之工設色之工縫衣之工多川邊客民為之土人能織毛為罽然甚麤

商業　番族生活甚低交通不便居民往往以實物相交易結古為玉樹二十五族走集之地然商賈多川邊客番及川陝甘漢人土人經商者甚少各族亦無常設市場其交易也約有一定之時間地點略如內地鄉鎮之集會焉今採各族商人會集地點時間列表如左

番商會集時間地點表

時間	族分地點
舊曆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扎武新寨　竹節嗒耐寺　迭達莊　覺拉寺

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

三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四月初七日至初十日

四月十八至十九日

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

五月初七至初八日

五月十四至十五日

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

八月九月

巨時周[illegible]

拉布寺　惹尼牙寺

結古寺　歇武寺　朶藏寺

稱多東周寺

竹節青錯寺

竹節寺

拉布寺

禪姑寺

隴喜寺

結古大市

十月初七至初十日　　班慶寺

十一月十五日　　孚藏寺

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　　新寨

玉樹貨幣均用藏圓藏圓乃印度所用英幣展轉流布於二十五族者每圓合內地銀三錢一分二厘五毫別無輔幣即以藏圓二分一三分一四分一等小角為畸零之用重價以銀若干秤（一秤五十兩）計算合藏洋一百六十圓亦有成都所鑄之幣重如之

零星貿易計算物價不以實物之單位為準而以貨幣之單位為準如云藏洋一圓買桑皮紙八章而不云每章值銀若干蓋因無輔幣不便計算故也

每金一兩兌藏洋一百圓

借銀一秤月息二圓或三圓契約或有或無此漢商在番之規例也番民有借青稞一升來歲以三升償之者

結古諸物昂貴惟自藏運來之印度貨反賤於內地可以知英商之勢力矣

玉 尉 周 壽 已

二卜八

物產絕少植物僅有松柏動物有馬牛羊騾驢犬貓野畜則有狼狐鹿麝猞猁沙狐馬鹿黃羊青羊馬雞野馬野牛兔羽族止有鶻烏雀鴿水族僅有鰲鯉而已

商貨輸入品有自西藏來者曰

氆氌　藏紅花　靛　阿味　磠砂　鹿茸　麝香　茜草　野牲皮生　羊皮生　羔皮生　藏糖　硼砂　樺木椀　藏棗　乳香　藏香　雪蓮　蠟珀　珊瑚　銅鉄絲　銅鉄板及條　銅

鍋 銅壺 顏料 藥材 小刀 鹹灰自三十九族來者歲至數千担番用以和茶

桑皮紙 經典 洋磁器 菜盒鍋碗鐘杓之類皆自印度轉來

洋斜布 洋緞 洋綫 魚油 蠟紙煙以上六件皆印度貨

帽子皮 絨𢇁布 坎布以上三件皆俄貨

有自川邊打箭爐來者曰

茶歲至十餘萬馱多數運銷西藏 洋布 綢緞 紙類 生絲類

哈達類白色粗絹番用為贄見物 醬菜 海菜 糖 磁器

白米 熟牛皮 紙煙 孔雀石出陝西

有自甘肅西寧洮州來者曰

銅鐵鍋　銅火盆　鍋撑　白米　麥麵　大布

掛麵　葡萄　棗　柿餅　粉條　磁碗

其特別輸出土產曰

鹿茸（各族皆有玉樹娘磋格吉最多）　麝香（各族皆有）　冬蟲草（扎武蘇爾）

莽囊謙格吉產夏則為草冬則為蟲其根類蠶而有角　大黃（各族皆有）　知母（扎武蘇爾莽格）

吉囊謙皆產　貝母（同上）　野牲皮（各族皆產虎豹熊狼鹿狐沙狐猞猁）

馬鹿野牛野馬野羊皮皆有　羊毛　金（出娘磋皆沙金也○色航寺附近出金礦）

採者多因察安沖之人每礦丁一名歲納地租金一分

其未經採取物產曰

鉛產扎武爾莽格吉中壩一帶　雄黃產扎武　翠玉石產格吉雜曲河濱　煤產蘇

石膏　車前子

其僅供土人所用之產曰

鹽有紅白二種產囊謙蘇魯克格吉　野蒜即薤葉

按結古過載貨以茶為大宗茶產四川故推雅州府六屬俗名窮八站地方銷售西藏及海南各番族販茶者多係川番夥爾族人番中通稱夥爾巴又稱夥爾喀奄按番謂地方曰喀謂數之五為奄夥爾喀奄譯言夥爾五族地方也即今章谷倬倭甘孜白利殲壩擦等處地方其資本皆出自番寺番寺財產由喇嘛推擇所信之人管理每三年或二年一易名曰會首會首得以財作資本營生財周查乙

業所得花息除分給寺僧外餘以自贍唯不得虧本虧本則籍沒其家財以為償川邊海南番寺皆然

茶至鑪城始認官課共十萬零八千引每引五包每包四錠每錠五斤納課銀一兩二錢五分稅銀每包三錢由鑪起運每六包為一馱一馱二十四碇以生牛皮分為二大包每馱價銀及包皮費約共十二兩上下雇牛運至結古每馱脚銀及沿途稅銀約共六兩上下由結古雇牛運至拉薩每馱脚銀四兩至五兩每值換脚之地每馱須給該地頭人銀約二分上下並暫運入旅費計之每馱鑪茶運至拉薩成本共值銀二十五兩上下售藏銀

八十兩至百兩不等合華銀五十餘兩至七十餘兩（藏銀成色不足每一兩五錢準華銀一兩）是獲息在倍稱以上總計十萬零八千引共九萬馱據結古商人稱每年運往拉薩者約在五萬馱以上是多半銷於西藏而少半銷於川邊及海南各番族也以五萬馱計之共值本銀一百二十五萬兩獲息當在一百三十萬以上而回運藏貨其利更不貲矣是茶乃川邊之一大利源而西藏所不能不仰給於內地者也昌都本由鑪赴藏之大道茶商以山路峻險又艱於雇牛故取道結古以

期省便是結古為茶商必由之路明矣茶自鑪城起運後除甘孜鄧柯兩縣略徵稅銀外（每八馱收銀三錢兩縣皆然）一至玉樹通行無阻唯扎武等百戶每百馱收藏銀四圓而已（即上所謂換腳之地給頭人銀也）將來如有經略玉樹者籌欵之策此其大宗已

掌故

番文皆經典罕歷史自來番案本末具詳西寧檔冊以保存無法多放佚不完長老所傳皆近世以來之事著其略可道者為掌故記

同治元年循化南番拉卜楞遣兵至玉樹脅令各土司屬己諸小弱土司皆聽命兵至囊謙囊謙抗之互有殺傷已而內地花門變起拉卜楞乃斂兵還

光緒十六年川邊土司德爾格赴藏往來皆取道囊謙訴於西寧轉奏中央飭川甘派員查辦令德爾格

與嚢謙償所費銀事乃已並飭各守界址不得越境
滋事
中壩班馬前百戶死無嗣麥馬百戶以其子繼嗣意
欲並有班馬之地班馬之地班馬根納寺喇嘛不願
也旋麥馬百戶家人八口相繼死所立繼嗣班馬之
子亦死議者皆以為根納寺喇嘛所咒也麥馬百戶
訴於嚢謙千戶因無實據未便根究而班馬族人既
不願屬麥馬乃令洞巴百戶暫管班馬之民麥馬百
戶訟不得直遂伺根納寺喇嘛過迭亞寺時扶其雙

畔子喇嘛負痛逃匿得馬族地方根納寺既失喇嘛
寺僧遂散由此瑚馬得馬時與麥馬衝突云
囊謙北赴結古拉休爲必經之路而拉休於千戶過
境時不支烏拉初拉百戶有妹美丰姿有爲千戶作
合者拉休百戶頗洟願已而千戶竟他娶焉拉休百
戶之妹恚而爲尼又囊謙千戶事務多由清博洞巴
兩百戶主持而清博百戶所屬顧強雲之地拉休百
戶謂原係已屬爭執莫決由是拉休與囊謙有隙
禪姑寺本白教而寺僧乃扎武三族及迭達拉休各

族之人性質複雜故屢生枝節不似結古寺僧之單純云數年前扎武與迭達拉休各族之人性質複雜達戕殺結古寺僧大起公憤謂爾與百戶搆兵於寺僧何與而殺之乎迭達辭屈乃像所殺童子鑄金人一納結古寺以平實則銅鑄而鎏以金者也現存結古寺而兩族宿憾至今未釋

拉休百戶謂吹靈多多寺為所屬之百長而吹靈多多百長以伊昔曾獨立後拉休百戶時強陵弱向伊強收差貢伊無力抵抗姑與羈縻勿絶云考舊志吹

盡多多百長本獨立與拉休又未毗連中隔蘇爾莽族云
番俗甲族逃降乙族甲族不得詰問否則乙族全體抵抗以為侮己也前扎武富民有以刀擊傷人者番例傷人者須交凶器於百户富民之刀寶刀也後以他刀易之又有貧民借佩他人刀以爭忿擊傷人者百户收其刀貧民請援富民例以他刀易之百户不許貧民恚以為富則己有之刀可以他刀易貧則借人之刀亦不許易遂伏路旁大石後伺所傷人過以[illegible]討周之已

鳥槍斃之挈家逃降喀賴百長扎武百戶無如何也

凡寄居他族者對於本族仍有納稅服役之義務

甲乙百戶有互換族民之事前拉休民有在扎武為鐵工者扎武族民亦有在拉休插帳者兩方議易其民拉休百戶以鐵工出息較平民為多扎武乃納銀五十圓於拉休乃得易焉

番地搶案多而竊案少其行搶者多係曠野遊牧之人所搶掠者多係馬牛羊之類盜夥多至數十人出人不意搶牛羊馬匹而去驅至曠野放牧少人不敢

追多人追之則拔帳驅畜遠去所以娘磋玉樹格吉
及扎武屬之哈秀節綜咱曲喀娃之阿滅六瓦强盜
最多
喀耐百長原屬永夏歇武百長原屬竹節近均以距
該管百戶遼遠漸不受節制云
稱多固察娘磋迭達安冲拉布各族均有川番雜居
而稱多拉布最多皆呰窳刁狡不受稱多等百戶之
節制云
稱多百戶昂朵乃前百戶之甥前百戶在時無子許

以昂朶嗣百户職故兩遣赴西寧見欽差馬欽差賞
給項戴前百户有幼女擬長而妻昂朶昂朶漸壯有
外遇前百户不悦昂朶恐前百户將别賛壻而已不
得嗣職也遂請析産分居百户不許益不悦昂朶於
是甥舅嫌隙日深昂朶性狡而勇悍善闘先是迭達
百户柴朶拉梭與稱多爭地搆兵屢敗遂誘致昂朶
而說之曰汝舅意已别屬汝尚為力戰乎昂朶惑之
遂與迭達連合倒戈攻其舅稱多百户就近訴於川
邉色秀委員色秀派兵逮捕迭達百户及昂朶二人

逃匿揚言赴藏川兵遂焚掠迭達百戶之家迭達百戶富於貲藏鏹甚多現各族行使藏圓面有黑班者皆焚掠後出現者也並攻改瓊寺以昂朶曾住此寺也未幾川兵歸昂朶遂潛至稱多刺殺百戶百戶酗於酒醉輒操兵器逞狂家人畏之時其飲酒則藏兵器於他處被刺之前一夕百戶醉焉故盜來無以禦也昂朶既殺其舅遂與迭達百戶實逃於藏川兵復至稱多索凶手於囊謙千戶千戶遂據情訴於西寧西寧轉奏中央飭川邊邊務大臣趙爾豐查辦趙以色秀委員辦理不善反滋事端斬二人

於稱多此前清宣統二年事也宣統三三年七月西寧派管帶侯某前往結古查辦此案二逃人未歸無從着手民國元年侯歸至大河壩卒

初娘磋百戶布磋有子曰濟美秋加為人懦弱濟美秋加同母異父兄曰山珍汪加狡而悍兄弟不相能也濟美秋加乃率番民三百戶寄牧哈秀百長地以避之居九年布磋死濟美秋加將歸嗣百戶而山珍汪加殺濟美秋加之弟自稱百戶濟美秋加不敢歸乃率五十餘戶逃居歇武百長地餘民皆為山珍汪

加所有宣統三年侯管帶至結古濟美秋加因訴其枉侯管帶派兵攝山珍汪加至結古將以濟美秋加為百户而舌人用事雙方索賄賭足乃縱山珍汪加歸濟美秋加仍還歇武民國三年馬彥虎以兵納濟美秋加於娘磋山珍汪加逃匿終不得其要領而還娘磋色航寺附近故產全以是娘磋百户富甲二十五族濟美秋加自其父布磋在時有全千兩銀四千兩他物稱是逃居歇武時不及攜帶由其姪色航寺僧藏巴普瑳暫為代管民國三年夏普瑳死財產皆

爲山珍汪加所有
人鴆死其弟東朗
子普磋時為僧家
馬生子曰山珍汪
男曰濟美秋加曰
稱多百戶昂朵曰
察之與娘磋構兵
山珍汪加遂倒戈
磋民婁百戶逃居
死山珍汪加以邑
加率數十戶逃居
稱多休馬之聯姻
訟於官竟不得直

初娘磋百戶典巴王死後無嗣其
族豪班阿遂為百戶赴藏被鴆龍
嗣為百戶已為果洛番所殺班曰
推為百戶初東朗之妻曰索郎折
加至是普磋復妻索朗折馬生二
德慶汪加又生二女曰馬卓瑪妻
扎榛妻修馬百長東朵之長子固
也以血統之說為間於山珍汪加
攻普磋不克乃殺德慶汪加率娘
哈秀百長地寄牧馬居九年普磋
航寺僧之援遂入為百戶濟美秋
歇武百長地以避之濟美秋加時
屢

二十五

扎武囊哈秀節綜兩百長原皆獨立在義曲河上游
與扎武地隔絕迭中違隔與玉樹娘磋昆連初濟美秋加

之寄居哈秀也有民三百户及其逃居歇武也倉卒
止與五十户偕餘民在哈秀屬民百餘户裹脅而去
扎武百户未敢問也民國三年哈秀餘民四十餘户
將全數拔帳往投娘磋節綜族人報知扎武百户是
時馬彥虎在結古住户請馬派弁率番兵數十人往
遮之至則哈秀餘民已全數嚴裝待發矣去弁遂全
數督驅擬至結古問罪行至科雲哈秀民皆叩首服
罪願從此永為扎武百姓請附近寺僧保任始放令
回部

民國三年川邊經略使尹昌衡委員至囊謙（川名隆慶）脅令投誠千百戶以故屬西寧非同化外何言投誠然畏其逼姑應之而遣人訴於西寧據情轉電中央時川邊已得請於中央准隆慶歸川管理矣蓋川邊指隆慶為甌脫亦不言隆慶即玉樹二十五族之囊謙千戶朦混呈請故　中央不知而從之而西寧之電但云玉樹不願歸川又但云囊謙不曰隆慶　中央誤以為二遂電令玉樹歸甘隆慶歸川飭由川甘兩省派員畫界時川派石渠縣知事某而西

寧已先以番請不休派管帶某率弁兵二十人至結古時民國二年冬也彼此以口角起釁遂致大起衝突十二月川兵由石渠來攻寧兵七人及扎武兵數十人禦之新寨互有傷亡無何川兵退被掠雜西科一帶民國三年二月川邊第十一營營長某率兵突占稱多之朵唵莊莊民驚逃四散川兵縛管莊民勒索供應稱多人怒攢兵抗之不勝死二人稱多民益紛亂川兵乃大縱焚掠番民財產蕩然一空初稱多百戶昂朵以舊案未結常匿不出其弟為改瑣寺僧

昂朵常過留爲至是川兵求稱多百户不得意改瑱寺莊之糧攻改瑱寺寺僧懼求援於西寧兵西寧兵十二人由通天河西赴援至則川兵已焚寺屋數所寺僧逃盡西寧兵出不意猛撲之川兵懼奔回朵唵莊所掠財物大半遺棄西寧兵折回結古已稱多民又苦川軍苛暴請救於西寧兵西寧兵十二人率番兵三十餘人由拉布寺踰山逐之時川兵及色秀番兵共百餘人在山半安卡禦之舊五月十四日兩方開礮自晨相持至午後西寧兵奪據川卡川兵死傷

數人西寧兵一什長中槍斃又一人腿中傷坐不能起時川援兵大至西寧兵彈盡引退中傷者倉猝不能偕退遂盡發所攜彈頓槍於石壞之徐拔佩刀自刎川兵至皆歎其壯遂斷什長及自刎者頭倒懸其尸多日川兵揚言分數路攻擊結古閏五月十五日某管帶奉嚴檄回寧時川邊委員李某亦奉檄撤回改委同普縣知事李銘爲隆玉界劃委員甘肅派邊關道尹忠武軍統領周務學爲玉樹勘界大員以三年冬抵結古派隨員某某等四出調查訖遂具呈玉

樹二十五族囊謙千戶為之長隆慶即囊謙之轉音玉樹本二十五族中之一部相沿既久以專名為公名正猶隴名之名甘肅也並言玉樹不可歸川之情形呈由　甘肅將軍巡按使張轉詳　中央民國四年五月初九日奉

大總統令玉樹向歸甘肅西寧管理近因川邊多事遂生爭執著仍歸甘肅西寧管理川邊不得再行干涉所有該族千百戶應得號紙應查具名數呈由蒙藏事務局請發並宣諭喇嘛尊崇黃教以副綏輯邊

玉樹、黔書合作一冊

祇之意等因奉此自此玉樹二十五族歸甘肅西寧

管理

E 寸周与乙

三卜乙

考證

玉樹各族之棲息於海南也諒匪伊朝夕乃入前清而後著於圖志何哉諸家所載又人人異辭其稱名也互歧其為數也屢遷是以隴蜀爭執踰年而不能決余至結古訪問長老參以圖志然後知其異同分合之故述考證記

衛藏通志卷十五載

西寧管轄四十族住牧地界

阿里克族 共十一族屬下番人九百一十九戶

東至多爾宗察漢諾門罕 南至納克

溪色特爾布木，西至厄林湯奈
北至阿爾坦達賴呼圖克圖
接阿里克原駐可可烏蘇與白佛（即察漢諾
門罕）同司黃河渡口後因道光初年南番之
亂移駐大通河北由西寧直接管理
蒙古爾津族　雍希葉布族　二族屬下番人五百
一十一户　東至敦
春木格爾則　南至斜烏（即扎武）稱多　西至查
庫咱扎海甲木磋（即娘磋）　北至殿通）
接蒙古爾岸後來分出竹節族近又分出白力
登烏族雍希葉布一作永沙普今稱永夏
王樹族　屬下番人五百零四户　東至咱拉果爾
地方牙木錯　南至波羅諾爾白利　西

至多冊地方格爾（即格吉）北至圖爾哈圖

按玉樹後分為四族曰戎模曰將賽曰總舉曰鵪拉而戎摸近又分出日娃族玉樹一作由受一作一繫

噶爾布族蘇魯克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二戶東至阿拉麻納南至麥沖噶隆木西至喀克班北至推木沖

按西寧府志噶爾布族住牧玉樹界內達胡爾托羅海地方與此異今不可考

尼雅木錯族屬下番人二百八十八戶東至都格東納蒙古爾津南至墨索剛郭

地方谷咱（即固塞）西至果哩噶巴白
　剌喇嘎北至哈喇慕爾圖玉樹
　擁色雜木錯一作年錯今稱娘磋
固寨族屬下番人一百七十五户東至克拉地
　方稱多南至隴拉地方隆布西至木
　魯烏蘇河北至莫索
　克更固地方平木錯
稱多族屬下番人三百七十四户東至毛瓦克
　地方蒙古津南至准布隆達克達烏（即
扎武）西至京崖地方隆
布　雜墨莫索克雜木錯
　屬下番人八十户東至厄木克地方冲
洞巴族科爾南至喇本匈地方楚林西至多
楊地方阿拉克碉達烏
　北至拉几木達達烏
　接洞巴後附屬囊謙千户前辦事

多倫厄托克安圖族　阿薩克族　克列王族

克阿永族　克葉爾濟族　克拉爾濟族　克與

巴族

七族屬下番人共四百零八戶　東至木魯烏蘇河沿南至達野地方達烏　西至賽王綠渡爾玉樹北至舒克提的厄牙木錯

按多倫厄托克云者役屬蒙古時之名也七族今并為安冲一族安冲即安圖也一作南免阿薩克等六族各有百長一名西安圖有百戶一名百長一名似收撫之初安圖已有統一六族之勢特舊志詳列其名以為七族今則統稱為

安冲一族耳其細部仍如故也

隆布族　上隆布族　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一戶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按受字上下疊有脫字）南至波羅克阿拉克碩西至庫爾拉地方白利　北至北古甫地方稱多

按隆布二族今合為迭達本隆布所屬之百長後殺隆布百戶而奪其職遂以迭達名其族焉今迭達所屬之三百長中有龍媒百長豈故隆布百戶之後歟

扎武族　上扎武族　下扎武族　扎武班右族　四族屬下番人共六百二十一戶東至卓木楚地方冬巴　南至熊拉地方阿拉克碩　西至白

的地方龍布　北至
洮臘地方得爾吉
按今扎武三族曰扎武曰拉達曰布慶班右據
西寧府志當作班石為是胡文忠一統輿圖作
班詩今又稱節絲附屬扎武

上阿拉克碩族 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三戶東至阿爾拉地方扎烏南至力地方（方字上下當有脫漏）蘇爾莽西至阿拉者地方格爾吉　北至噶布地方玉樹

據西寧府志上阿拉克碩族之下有下阿拉克碩族此係脫漏以四十族之數計之亦缺一族其為脫漏無疑二族今并為一曰拉休

計周查己

上隆壩族　下隆壩族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三
戶　東至噶受地方南稱
族南至郭稱噶地方賽爾ミ、　西至巴烏
蘇木多地方剛魯　北至薩木格爾吉族
按隆壩今稱中壩上隆壩即今中壩麥馬族也
下隆壩即今中壩得馬族也後麥馬族又分出
班馬族
蘇爾莽族屬下番人三百五十戶　南　東至拉尼喇
克洞(疑洞之誤)巴　南至玉爾納噶爾
米格魯　西至岳爾尼地方南
稱　北至楞達地方阿拉克碩
白利族屬下番人五十五戶東至布木地方尼
牙木錯　北　南至木魯烏蘇河　西至哈拉
果爾源玉樹
至力拉麼納哈

果爾源玉樹北
至力拉彥納哈

按白利百長屬民距今若干年前（番民稱己數世矣）投迭洼雲（即藏）此據玉樹總舉頭人之言

哈爾受族屬下番人三十戶東至噶泌華泌隆布南至阿族（二字疑衍）阿拉克族（族上當脫碩字）西至阿拉力木界北至力木親界

按哈爾受今稱哈秀附屬扎武

登坡格爾吉族　下格爾吉族　格爾吉族三族屬下番人共八百十三戶　東至克多地方阿拉克族南至薩白地方隆布西至阿喇坦寧地方玉樹

北至拉克布拉地方南稱

按格吉三族即今格吉麥馬班馬得馬族也近得馬族又分出拉錯族

巴彥南稱族

南稱桑巴爾族

南稱隆冬族

南稱卓達爾族 四族屬下番人二千零二十戶東至岳爾尼蘇爾莽界南至客木達察木多界西至達尼爾蘇魯隆琫巴北至甫卡山梁阿拉克頭

按南稱即囊謙之轉音桑巴爾以下三族其名皆不可考今囊謙千戶所屬四百戶除洞巴原自為一族後附屬囊謙外其餘清博阿夏加薩

三百户云自收撫之初即屬囊謙桑巴爾等雖各自為族而皆無以南稱之名疑即清博等三百户矣桑巴爾一作桑色爾卓達爾一作綽火爾

吹冷多拉族屬下番人三十户東至拉木力界南至爾星地方西至多楚地方北至多格木多地方

按吹冷多拉族即今吹靈多多寺百長附屬拉休

巴彥南稱界內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五十户

按此即西寧府志所謂南稱邊界喇嘛覺巴拉族於差官會盟之時聽差送文免其納馬者今之覺拉寺是也而所司廢弛已久

拉布庫克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二十四户

按此即西寧府志所謂喇嘛拉布族在木魯烏蘇河邊承當濟渡之差免其納馬者今之拉布寺是也後以距渡口稍遠司渡之事遂由扎武藍達百長經理

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户餘見政治門

西寧府志塞外貢馬番族

王樹等處番人三十八族　共八千三百零四户

住牧東提地方阿里克族郡城南七百餘里（郡城謂西寧城）百户二名百長九名番人九百一十九户

住牧扎苦地方雍熙葉布族距阿里克四百餘里百户二名百長二名番人一百二十二户

住牧蒙古爾津地方蒙古爾津族距雍葉布族五百餘里百户一名百長四名番人三百八十户

住牧楚貢地方多洛尼托克南冕族百戶一名百
長一名番人一百二十二戶
住牧多洛尼托克地方阿薩克族百長一名番人
三十九戶
住牧多洛尼托克地方列玉族百長一名番人四
十六戶
住牧多洛毛克地方阿永族百長一名番人七十
八戶
住牧多洛尼克地方葉爾吉族百長一名番人四

十四户

住牧多洛尼克地方拉爾吉族百長一名番人三十三户

住牧多洛尼克地方典巴族百長一名番人三十户

以上七族距蒙古爾津族三百餘里

住牧蒲肚克地方尼牙木錯族距多洛尼托克七族百餘里百户一名百長四名番人二百八十七户

任牧菩苦烏蘇地方玉樹族距尼牙木錯族三百餘里百戶一名百長十一名番人五百四戶

按總舉番目稱達大呂格撫之初玉樹有十二族其說與此百戶一名百長十一名者合蓋玉樹百戶百長各有土地人民不相轄也又稱現在止有九族蓋合戎摸將賽總舉雅拉四百戶及巴拉夏西布湫插哈邦九五百長之數耳又稱其餘三族溫博被果貉搶劫失散今存乞丐數家白利於數世前投藏其一名目及失散原

因無攷余疑温博之音與噶爾布相近但噶爾布與白利原各自為族不當在十二族之列豈後來附屬於玉樹旋經失散歟

住牧逵胡爾托羅海地方噶爾布族即在玉樹族界內百長一名番人二十一戶

住牧烏哈那哈地方白利族距玉樹族四百餘里百長一名番人五十五戶

住牧登坡地方格爾吉三族距白利族四百餘里百戶三名百長六名番人八百三十戶

住牧角木丹莫多地方洞巴族距格爾吉族三百餘里百戶一名百長二名番人八十戶

住牧三木沖地方蘇魯克族距洞巴族一百餘里百戶一名百長一名番人一百三戶

住牧魯爾扎地方固察族距蒙古爾津族二百餘里百戶一名百長一名番人一百六十二戶

住牧阿拉尼克地方隆布族距固察族一百六十餘里百長三名番人二百一十三戶

住牧上隆布族距阿拉尼克隆布族三百餘里百

長一名番人七十六户
住牧倫多布領地方扎武族百户一名百長三名
番人三百四户
住牧扎爾通地方扎武族百户一名百長一名百
長二名番人一百五十二户
住牧下扎武族百户一名百長二名番人一百四
十七户
以上三族俱距上隆布族一百餘里
住牧扎武班石族即在扎武族界内百一名番人

卯十七

一十三戶

住牧達爾熊地方上阿拉克碩族百長三名番人

一百三十三戶

住牧接衆地方阿拉克碩族百戶一名百長三名

番人三百五戶

以上二族俱距扎武族一百餘里

住牧吉獨特地方下隆壩族距扎武族二百餘里

百戶一名百長一名番人一百四十九戶

住牧吉戎地方上隆壩族距下隆壩族一百餘里

百戶一名百長二名番人一百五十四戶
住牧蘇爾莽地方蘇爾莽族距阿拉克碩族一百
餘里百戶一名百長三名番人三百五十戶
住牧奇司地方巴彥南稱七族距蘇爾莽五百餘
里千戶一名百長二十名番人二千五十戶
按南稱七族之七字據衛藏通志當作四字爲
是此筆誤耳
住牧匣烏地方稱多族百戶一名百長四名番人
三百七十三戶

住牧東勒孫何地方哈爾受族百長一名番人三十户

按西寧府志所載番族以貢馬為限覺巴拉拉布庫克二族不貢馬故不列數然數之實止三十七族蓋漏列吹靈多拉族耳

青海調查事略所載

王樹

巴燕昂謙千户一名管百户八名百長四十四名

上扎武族百户一名中扎武族百户一名下扎武

族百戶一名
上格爾吉族百戶一名　中格爾吉族百戶一名　下
格爾吉族百戶一名
上隆巴族百戶一名　下隆巴族百戶一名
上玉樹族百戶一名　下玉樹族百戶一名
隆布四族百戶一　安圖七族百戶一
蘇爾莽族百戶一　蘇彔克族百戶一
稱多族百戶一　呢牙木錯族百戶一
蒙古爾津族百戶一　雍熙葉布族百戶一

固察族百戶一　　上阿拉克碩族百戶一

下阿拉克碩族百長一　　扎武班石族百長一

哈爾受族百長一　　洞巴五族百長一

以上二十五族皆居黃河星宿海迤南通天河與格爾吉河上下一帶東接四川西南與西藏所屬土司轄境接壤

按青海調查事略乃湟源楊某著其書詳於海北而略於海南如所云玉樹二族隆布四族洞巴五族及昂謙百戶八名百長四十四名之說

與舊志既絕異又非今日事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豈曾見舊案所謂二十五族者耶今錄以備攷

按衛藏通志作阿里克等四十族而西寧府志則云玉樹等三十八族者蓋以覺巴拉拉布庫克二族不納馬貢故不列數耳那彥成平番奏議又云玉樹等三十九族者蓋又合覺巴拉拉布庫克數之而以阿里克內徙故不計耳然二十五族之稱莫有知其說者考平番奏議出於道光初年彼時

猶云三十九族則二十五族之說當起於道咸以後而西寧案卷同治以前散佚不完無從考證同治以後之案卷但云玉樹二十五族亦未詳列其目故此次川甘交涉　中央詰問前後族數參差之故西寧亦不能答但據衛藏通志搪塞而已武等始奉隨勘界務之令徧考圖志終莫得其癥結所在及到玉樹詳為調查始知族數減少之故蓋有數因除阿里克巴拉拉布庫克三族不列數之故已見上外有舊日分立後來自相合并者如

南稱四族後并為一安圖七族後并為一阿拉克碩二族并一隆布二族并一是也有舊自為族後來附屬於人者如洞巴之附於囊謙吹冷多拉之附於拉休噶爾布之附於蘇魯克白利之附於玉樹哈爾受班石之附於扎武是也亦有舊為一族後來析為數族者如玉樹原本一族後分為四隆壩原本二族後分為三蒙古爾津又分出竹節是也坐此數因遂致今昔族數參差不齊今以衛藏通志四十族為準減去不列數者三族自相合并

共十一族附屬於人者六族餘二十族加以後來分出之五族適符二十五族之數其合併之故則以內地委員到番各族例須輪流供億獨力難支眾擎易舉是以自相合併冀輕負擔如今台扎武三族屢呈請照一族當差其明證也其附屬於人者多係原有百長戶口單微亦為減輕徭役起見遂不惜役屬於強族正猶古代諸侯附庸之例故其名不通於中朝也其分析之故由宗支繁衍末大於本番酋力不能制遂聽其各自為部耳考玉

樹中壩蒙古爾津之分析其來已久當在同治以前故列入二十五族之數近年以來又有增多之族如加迭喀桑之白力登馬阿滅六瓦格吉之那錯百戶玉樹之日娃百戶是也二十五族之稱起於咸同之際故此不列數焉

又按玉樹二十五族囊謙千戶為之長本應稱囊謙等二十五族其名乃正而衛藏通志則云阿里克等族西寧府志則云玉樹等族平番奏議亦云玉樹等番子而自道光咸豐以後西寧案卷直稱

為玉樹二十五族玉樹本二十五族細部之名沿襲久之辭無差別遂以專名為公名矣正猶隴省屬部本有甘州肅州而又以甘肅為全省之總名也今欲為二十五族定一公名將曰囊謙乎則詞嫌不該別以等字乎詞又涉冗故姑仍舊貫而附其說於此

清初收撫囊謙時所發執照二紙今日猶存茲照抄如左而分注以備考焉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黄帶子欽差

給昂欠千戶四大百戶各百戶百長遵照此次定界
後各照所分疆界管守百姓與
大皇帝按年恪上馬貢毋得有缺東以零葱哈扎武布慶
百戶地摸那布慶地我那布慶地葉里那囊謙百長馬同南境莫疊張
姑蘇爾莽地為界南以落訟巴囊謙百長地街道尊妥當馬囊謙協駭
百長地窮果者其新巴亦協駭地志那博多哈囊謙百長龍地巴覺
拉載拉果清博百戶西南境敵博那上下中壩百戶地為界西以桑
郭且蘇魯克百戶地木桑博吾僧多中中壩馬族地麥索根八恩洋
冲疑即蘇蚌洋宗現為空地為界北以燈郭那能藏空地差恆博

正對周查已

二十五

空地鎖唵那斜空地為界周圍均歸二十五族居住由千
戶妥為管理毋得此越彼界有干重辦切切此示

按此篇從番文譯出意初給照時必具番漢文後
來漢文者佚矣據此則二十五族及四大百戶之
說收撫之初已有之而內地官書私記乃絕不少
概見何也黃帶子不詳其名蓋雍正初征藏時便
過王樹之宗室覺羅也

雍正十年九月十七日

欽命總理西海夷番事務兼理西寧柴達木軍務散秩大臣副都統世襲拜地喇

布勒哈番加三級達爲

飭定界址事案照爾等番族業經本都統酌量户族之大小牌委千户百户百長在案其差賦律例應俟

奏定之日另行飭知外但駐址若不照冊開明四至

飭知恐彼此攙越滋生事端合飭遵照可也此牌

計開巴彥南稱千户即爾策旺及所屬番人駐址地方

東至越爾巴蘇爾莾

西至巴爾達蘇魯隆崩巴即中壩

[illegible]封周[illegible]

南至喀木達之源謝索布拉乂水多

按清博百戶西南境有水名打木北流入解曲河發源之地今名哈木達梭博拉疑即謝索布拉乂水多也

北至甫卡山梁阿拉克收交界

按此篇系漢文前篇乃二十五族之疆界此篇乃囊謙一族之交界也想餘族皆有之惜不可考矣

序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降窪財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櫛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衰颯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

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
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
軍屯衞所官戸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衞
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客其眞黔產者則皆苗獞犵狫
之種刼掠仇殺獷狎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
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一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
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
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
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

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救甯之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沈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術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偵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愼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儆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愼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句連禁其剽掠審其

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卽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沈之識具雄奇而擅奧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

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鑿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冉革砯硍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爲名邦以爲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爲曹鄶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旣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

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嵇含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場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美者莫踰於此矣因樂爲之序以附不朽云

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

余爲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爲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爲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稐將以教思爲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爲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稐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天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衜以教育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

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蒙之甚者也芚愚闇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驁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illegible]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illegible]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

以蒙自命者耶若夫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於此殆又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嘗質之於先生浙西嘉炎又題

黔書

卷一目錄

卷二目錄

積穀 米價附　鹽價
禳火　救火
山水　牂牁江
紫池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扇趵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阬 一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卷三目錄

卷四目錄

紫薇　蠱毒

瘴癘　旱

土飯　竹米

芝妖　螞螾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黔士制義

黔書卷一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㓜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

南普安赤水畢節永甯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戸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爲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爲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爲安順軍

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　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荊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西南之奧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蔽日尋雲一綫羊腸梟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椎髻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彎

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鬭故雖以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蹻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鑿空卽或璧幣來王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閫寖然稱藩焉然其閒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宏賈捐之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召公爲政日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乂安南人向化亦知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

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𣓔甯之道如是耳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𤣥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劒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

其徒卒當夸水而下至於鹽易鹽易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

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旣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衙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入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　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

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即省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脩文縣省脩文濯靈於襄息烽四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安州偏橋衛入

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蓋未可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昔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如水田之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骭也稽戶口考租庸不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眚災之餘民不餘什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爲縣

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　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附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　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逮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

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　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睞昔加盛矣夫輪囷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腶腆脯腊侑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　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畧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鎭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尚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

稟荒寒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臣偕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攷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攷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釐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寖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

故違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
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卽以貴
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隷延慶懷來之近
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既裁或議新學於初創
臣非敢過瀆　宸聽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
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
合應仰籲　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
蠢爾有苗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
衛學歷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

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貧斧旣艱而鼓枻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恆多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

臣謹具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爲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疏輒邀 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値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可望率衆犇黔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
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鎭

寧參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並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鑛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衆反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王祥與皮熊搆釁（即羅聯芳）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己丑正月偽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為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等箐洞破之旋撤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

定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
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爲秦
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
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收其部數萬衆盡
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歷
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
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
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
爲馮雙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

歷還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萑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恩死而盧循尙存祿山亡而思明復熾兇鋒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孑遺尙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在舟中釁爾互

爭虎兕遊於柙外纍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　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倘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遂平蕭銑由於　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閒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鄢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閒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

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盧鹿莫悍於狆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亦强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狆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狆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狆而安順鎭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藺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壩九姓九名鎭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

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淸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慕役之白猓平伐平遠之犵狫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阡黎平之狆獚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爽人皆可以鞭箠使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番土馬小程盧番洪番

方番韋番卧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慕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草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勻府屬都勻縣

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鎭遠府屬則有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鎭遠縣則有土百戸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辦事鑾尺沿河朗溪土百戸縣丞主簿覃韓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戸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西山則

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素施溪等司亦屬於府若此者世其土卽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敘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旦傳百濮考遜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曾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覩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旣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畧試

言大者莫過羅施卽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刷齒縛髻本是斲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爲角（在額）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兼味盤盂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行軍則猝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蝌蚪遺文稱先則古（文字類蝌蚪書）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葬時作覓）比屋質交關刻木堪爲約信重巖密箐自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甯畏車騎滿埜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鍼工（犵狫）喪祭競屠牛祇思砍鱠（狆家居喪屠牛饗客而不）

自食但食魚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嘗白倮飾薏結螺埜植之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飾髮以薏苡立鬼竿擇對團爐臥寒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但炙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來亦自觥籌交錯無坐具插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師名赤降殃而白降祥卜憑雞骨看雞卦持斧林閒翻拾橡驅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醵金賽社諸葛銅鼓蠻人寶之冷吹媧皇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為蘆笙以跳月短裙纔至骭難拖六幅瀟湘窄褒僅齊腰豈識五銖霧縠然而盤絲繪蠟亦自可人繡花於布或以蠟畫花抹粉塗朱常多憐己臨水自照銀環

雙㛔妥酷似簾鉤大而且長鬢髮一蒙茸全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爲髮而戴之雖釆蘭贈芍爲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蕩閑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腳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吹燈之伎欲爲鬼方之變相難賓鉛槧以搜求聊爲襍俎之詞用發撇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竅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斂馬鬣尾襍人髮爲髲大如斗籠以木

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旣染去蠟則花見飾褏以錦故曰花苗其人有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字刻木爲信魋結侏離陟岡巒躡荆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卧具掘地爲爐爇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蜀黍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壄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爲月場及期男女

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並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以女之妍媸爲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爲歲首屠牛醵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召戚屬遠近犇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

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髽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襞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

鄉老決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尙青男子項竹笠躡草履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强悍好爭鬬同於羅羅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尙白性戇而厲轉徙不恆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藺苗

谷藺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綰髻祭鬼殺犬死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甲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强弩名曰偏架一

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誕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爲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爲上服

衣短裻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埜外處之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爲務牲畜不宰多掊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梳同類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則中分之遇殺

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浙水沃髮復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寗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

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錫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翳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氈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鬭習

攻擊尙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强
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
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七躍入口食已
必滌朦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插以蘆管咂飲之男
子薙髭婦人束髮纏以靑帶烝報旁通䩄不恥也疾
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
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死則集千人披
甲冑馳馬若戰以錦緞氈衣披死者尸焚於埜招魂
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鄰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

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尙盟誓凡有反側剄牛以諭頒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需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頂作髻業畊織穫稻穲稭儲之刳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爲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齰血無論鼠雀蚔蝝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爲業

打牙犵狫

犵狫其種有五獷而善鬬輕命死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巵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襞

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閒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爲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傍

翦頭犵狫

翦頭犵狫在新添男女翦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犵狫身面經年不靧與犬豕同牢得獸即咋

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之

狆家

狆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𨇤屩好樓居有姓字衣尚靑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

以青布蒙髻若帽帑之狀長裙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屐亦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犇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家以十一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作酷至酸臭爲佳以多者爲富又多蓄蠱毒夜飛而

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蠶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即反噬其主又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强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句遶賊爲盜藪或聚衆出刼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剿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鵰勦法稍稍窜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狆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蘙薈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

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

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

旋躍而擇對既犇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

妁死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祕而無識以七月

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

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靑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

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

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宋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爲𡰥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戚箠擊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疏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蔡家

蔡家卽宋人亦爲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氊而衣婦人以氊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綰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爲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羣聚跳舞命曰作戛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魈逐邨屯以爲儺男子粧飾如社夥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

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

狆獱

狆獱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匀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刜壁四立而不塗門尸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以漁獵爲業祀忌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棓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衞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戌爲場十月朔日爲節祭鬼爲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楊保

楊保播州之裔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悉同漢人死喪亦有挽思哀悼之禮龍泉爲多

僰人

僰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子皆冠片氈垢不沐浴與滇之猓玀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辟鹽醬冬以蘆花爲絮禦寒在石阡司郎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爲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爲盜在洪州者地肥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跟蹌篁薄中不可蹤跡又招致四方亡命爲亂歲饑愈甚故黎平之盜洪州爲最

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緗縑如指掌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誌怪之書遜

玆詭異豈惟談苑先資實爲職方纂要字當千絹讀宜百迴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頒迎春於郊驗條風之甫至漢家祀事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來綵勝東京夢華錄仗擊土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餠登盤翩翩風蝶隨花戲鬣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入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麪蠒火蛾識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謩爲吹笛少年漁

陽聲中爾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道士之橋夜飲奪昆侖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低陣馬風檣玉貌繡衣千百番童爨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八作鸜鴿之舞駞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鼇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閒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梅枝頭片片雪飄沾屐扶竹筎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合蒟醬以立階喜見鄉閭之

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鑿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土牸禿遠毛頳黃句芒鴉髻鞭箠長于夫昇轝蚩霧吐春帖紅膩鑾花張岑牟摻撾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權輿一隊老農態荷鉏毆犢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字蒙頭草笠腰鶉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睢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檣陣馬神飛揚爽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裲襠或彈箜篌弄

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彿子國或鬬珠貝波斯羌壯者壁壘頗與妝美者嬌冶施兼嫱旋風豈類天魔舞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斑文貍走雲旓動游龍蜒蜿來何方掉竿弱索又一隊狰獰犵狫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猙鬼擒鈴跳月心顛狂金鍍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白樂天有西涼伎詩上句即用白語鍾馗手拍銅綽板揶揄調笑隨白狠傀儡登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銃接六詔一髮萬

里西南疆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牂牁鄉

春鐙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柑價賤一枓蒟醬並傳來 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娑夜郎塞路人如蟻大半番童爨女多 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不停撾踢歌角牴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 白納烏蒙舊有名水西柳畔是龍阮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鐙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硃書銀牓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
粒一老獼猴挂釣竿　雪後梅蘇小雨涼連宵摒擋
鬭新粧街泥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
燈樣巧功夫記得熙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
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未可期紫泉春治似當
時願將鐙火年年事話與烏蠻木老知

土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
逆聞動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

拱拱語曰安國亭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院偏信智故國亭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亭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

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
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
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
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
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為君其
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亭
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
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

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
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
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
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
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
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
矣幸新鄭獨持廟畧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
安位以叛攻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

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斂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尙可原況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躲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阿應食烟也賫米也歹火也沱亦火也甕水也大送舂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啇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赶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雅道不得也雨曰躲婁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食爲固囬飲酒爲固囬悖食肉爲固窩啜茶爲固高鷄爲歪鴨爲阿馬爲廑犬爲磨一

爲序二一爲瘦三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棱十爲完織布爲陶打傭工爲陶頁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毋謂之咪兄謂之皮朝餐謂之艮捱再飰謂之艮林夕飧謂之艮喬飲酒謂之艮撈食煙謂之艮完坐謂之壤行謂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塵慕傭工謂之果貧貿易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兩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艮官謂之貫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句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

募施伴儅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丁煒曰侏儒之音譯以爾雅知援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耳

治苗

阿溪者淸平衞苗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膂力被用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

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訌官苗以收鷸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淸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疊疊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溪爲大何祕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參公曰欲得一巡官

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會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詰會曰若何與賊通會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死汝矣會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會因陳溪剌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會者瑞屢顧會會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鬭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

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貨溪遂酹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甯有是我嘗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披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

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兕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甯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

爲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句賊以爲利其事之壞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眾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己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後之欲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豸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

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旣授命則移鎭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鎭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愼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鎭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

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艮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

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綦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婭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僇其脩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既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

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幷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卒皆烏合之眾非久練也乎越一戰而敗卽愶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橒大聲疾呼而後勉强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儆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卒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

遠調師俱不稐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恇懦之魯欽馬烱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岸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為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狠子楚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餱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為孤注慮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

動中窾會

黔書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規模非可慢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于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皦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三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遡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充國談兵

黔書卷二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輸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

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糴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稐糴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

況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牂獚犵狫椎髻鴂舌之徒而行旅之螘穴於闤闠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恆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戀也非有甔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亢畊作廢金死粟生衜殣相望卽爲之求轉移于蜀楚滇粵之閒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甯惟是明天啟壬戌閒安邦彥之亂賊圍浹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　聖天子柔遠德意

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黽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罽賓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

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埒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擔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莧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詆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饒亦止沾脣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稴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因於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縠縠曰賤而鹽不官平十鍾不能易一㪷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

豈山國獨不生毋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嚴居奇之蠢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筴黔鹽者緩征嚴蠹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舐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竢之

礦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爲居室句連鱗次竈廩圂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牵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歴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燹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攷黔誌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鼙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弟擕所具香盂豨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拜禱

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
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衜遠人衜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衜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愼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

青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衢人衢之旨歟且水以剋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愼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陽脩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宜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宜土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可也況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災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僑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遜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預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徙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於四鄘卜筮走望不愛牲玉

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十八爲率分備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瀋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槀衞還公宫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衞行火所焮是也曰倉庫四獄魯之府庫愼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驅獸鄭之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

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畧於脅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欃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放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宄發難每以救火爲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詘矣先生精

於經術救火之議事專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餘之觀耳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鶩列犖确而爲蹄轍之妨皆無足衜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寶夾岸連壤負嶮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匯其南杜若洲邊扇跑泉上偶一登臨爲之房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關嶺尾灑水莫

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叩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窣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人而白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一邱一壑恠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

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鈷鉧之潭遊之客兒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流驂屐當無停晷矣以遯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不幸焉是篇薈撮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卧遊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

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蠻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

之故耳按且蘭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卽今日之烏江自遵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卽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衢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

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衢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即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

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粤西與黔何與顧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横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粤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粤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

黔獨稱牂牁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厥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極潯梧諸誌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遯水牂牁總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極通方文兼古雋嘗與王弇州仲宣樓記竝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冠爲漢侍中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嘗試思之古者帥與卒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爲率後遂訛率爲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

其說以蠻髳事既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爲侍中既爲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閒今非有駿伐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卽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爲率訛率爲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爲十姨非尤其鄙陋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二說者煒皆未之信云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岸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閒接手復飲霧羃山昏實見星日少禽多鬼怪昔人鑿石疏徑縣絙以渡九驛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既建旋圮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黿鼉之窟率妻子刑牲釃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悲其背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

枯橋般倕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窳窳呰呰者眾矣而矢死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術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莖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羞也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卽不爲此橋而自顧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

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見鏡之毀家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敍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

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衛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蹻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彷瀾滄之制冶鐵為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絙長則力弱人行

共上足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卧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扗以强鉉層壘而加參差以出鏑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圜可丈之木亥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幬之以版屋塗之以丹雘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爲西黔勝槪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

耳况於沅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渡花河歷普安黃草壩入龏(音捧)鮓(魚名)地亦資(音自)孔(驛名)水淺而路平赴滇差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阻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爲烏蠻郎岱地不欲其奇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爲驛使往來之衢以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跕跕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猺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雄讀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釃酒自酬樂傳箭遺弓尚驚喜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

其雄屠邊下皆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宛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夫牽牛耕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懸渡耳近奉給水衡錢構造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馗矣夫土簋之後繼以豆籩皮弁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心歷敍結構之工如共般倕

灑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江昔人置驛實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逶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印石垂烟接方沈澗心突凌峯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嗒於

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李徒千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稻熟麥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穫小犢在旁犽𤞿遶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佅離盱睢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謳可聽也

上山牢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篝紅半滑半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干構纏腰布裹頭猨啼鷓叫四

山秋下來千尺商訛放牛也衜固麥啖餅阿交飲酒好自由、奈此覶褸白汗何趕場大弄日午不停梭歹雞坐也後嶺望前嶺雅務不好難行小坡愁大坡　昏下廬鳴月下跳搖鈴一隊女妖嬈阿蒙母阿孛父門前立果行役人來路不遙曲意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煒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駊騀聯

接得名地爲苗蠻出沒之所過客恆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雖結弭耳畏途今坦途矣煒 以己巳夏過此擬有串詠以次紀行而鬱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伏曾崒之致恍在目前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末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爲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

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至煩飲食於鱗蟲神鬼耶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為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詒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輩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剋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

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
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倭一記疑之耆舊栄（？）半月之言明祖遜（？）卯
其不終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
川事起而後爲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
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既殂高煦告變之時而
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
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既已決意東
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憩此山耶且

於羅永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蹤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況乎胡濙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之正矣如必執行遯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作君行地衢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悠悠遨遊爲岑瑛者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歸妹既曰凶矣求歸而稱老佛邀鶴而

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已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秋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于興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襃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傅會之詞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遯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

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西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鍔哉惟歸稱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牴牾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亡十數君子與

之論當日情事哉

扁趵泉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淸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爲扁趵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

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趵突泉淸泚噴吐湍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適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凉草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頣遊人之屐思爲甃石搆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峯迴逕轉隱軫駢闐在彼

中阿有流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處處溯溯灣灣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闍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沈罔越罔愆蓂莢謝榮璣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徒測葭灰徒然螘運周髀之磨儀渾顓頊之天麐朴脩墜而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内俄頃之間甫除甫乘倏滿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流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

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鍵其關孰斡其裏大旱竭
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圮𠇍晝𠇍夜𠇍施𠇍閉見
今廖游隱矣鳳舉神龍之皆屈皆伸至人之可出可
處往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𠄎得
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之
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
鼻黃老驗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漱
湧泉引伸噏泩尾閭坻漏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
散華斂樸翕虛闢清按之澄泓汲之囦渟節宣輔和

樞紐調眞繇此而推猶未可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蟄候之而蟄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瀊亳州之麓烏龍二池武陽一掬巫山之峯竝此爲六更讀鴻書亦云扇泃語其情狀比於趵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托無怪乎冑至錦鞍時停華轂墊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斟窟終朝十竭要不若扇趵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

行險而不失其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扁詔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贔怒濤湧波襄雷犇雲淢纓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以至於層巖之巔與石相商疊爲三而後下馮高作浪

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漢倒傾雖鄧艾縋厓天孫織錦豐隆奮迅不是過也十丈之外濺珠跳沫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猨流聲於白雲之上行李所逕驂停馬立當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靈犀泳游出沒踏碧淩晶固太眞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挾者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熒光蹇河遮蒙掩映遊者素練跡倏有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不知何人鐫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

閱淸埜僥卬流連茆屋數閒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
與林徒棲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
飛流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
而又挾轟雷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
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意摹寫曲盡恫心駴目之觀
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遒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阬
黔志所載養龍阬也在養龍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

江蓋以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中泓渟奫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稐物情酣嬉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旁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莜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

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一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鷙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

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遐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皴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

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熒熒龍升靈泓燈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翕欻通精靈龍鬐盈鬛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甯眞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茫茫堪

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龍蓋亦類是矣然而睠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驊騮寂寂過其地者望官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阬行以代招天馬之吟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氊兩山夾岸生埜煙栗留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漣下有萬

文蛟龍淵牝驪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句連神駒生長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鸞王箋其毛如雪鱗如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壓沙入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閑十二人喧闐爭誇此馬眞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越峯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鸞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謌更有青蓮篇

丁煒曰阮號養龍則龍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臣故狡黠節得善馬匿不以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寓慨嘆便覺全體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煒於玆篇亦云 柳阮行篇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此神致

象冢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藺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龍鋒銳莫可當人鮮闘志黔省戒嚴

調陶土司兵會勦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蹴踏如麋賊咸披靡有裨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逼體出鏃餘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龍南山之陽余爲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龐鼻長齒巨肉兼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埜育在坊肆動若雲從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會

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金函舉足拔刺教以拜舞矘目不跽何讓英賢無嗤異類卽此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峩峩高邱豐豐古碣血化爲燐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黃麟

輑屭贔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三升猶有鬬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書某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冢存遐悎將帥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

勝爲曹餘李志作訣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縠皺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閒想上爲齹磯石梁亙之昔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互答每

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岸柳乍垂芹芽正茁覽漁舠之泛泛洗盃斝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撥離可倒安問習池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荊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篇實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之閒手胼足趼雖夙癖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

聽鷓鴣而生悔謂莊蹻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
途次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
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殢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
亙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潺潺然餘溜風吹雁次相綴過
橋歷級升之卬睇空際插天桀豎競勢爭高若攢圖之
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擘絮湧綿離離如螺髻彤故曰
飛雲也既陟則兩旁怪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
蛇獅象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面前
三峯拱立高與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

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閽瀑布遮鬼斧神工峯口石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曾到支遁禪栖便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將行又徧閱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易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其右舊題若蘚積拂拭勞襟袖剷削真窣泣掉頭疑不受安得鬼斧利一爲洗瘢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茲巖必不免水涅之粵瀹矣

丁煒曰天地淸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若

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瞀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蘇子瞻所以歎酈衢元之簡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瞀安有胭脂井炊稻飰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色以爨別此豈與涪漢之水殊其

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劃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眞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槃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翻綠浪環溪繞陌淸見赤頳沿緣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谽谺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蒙何年鑿也一屛當門灑靑抹綠遊者摩掌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淲淲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之淸越以長始入暗甚

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戛人踝趾坐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爬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褏或踞石跏趺或蟠厓仰覷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犇雷奪人氣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窞欹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螘附螺旋而後達丹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羨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一墖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溼亦漸陿不欲往亦不敢往

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祕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畫山川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既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

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蘿尋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遶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𠂢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

天子止戈韜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

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既去則瀑水突至瀰漫山椒而澣之再垢復澣庾何米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本梗柟參連橘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云殢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艸登臨日下舂莫信人間唯五嶽須知天末有三峯秦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畧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

飛雲天巧極而人工詘矣煒嘗縱眺巖端遍捫碑碣竊嘆作者雖多能括靈奇之祕而得其神似者指未一二屈也鴻篇不作聱牙硬語而澹遠蕭疎自爲玆巖添毫頰上

雙井

習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嘗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

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閒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與夫事之始也有𢬵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

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韙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闡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

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甓埏釘於匠與功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閒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煒曰斯衜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

儒有守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學隱然以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士也

黔書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黔書卷二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人物名宦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撮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爲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爲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卽別抒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爲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狐德棻所

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鼇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黄紱秦顒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蹻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

胥鄉陳士奇王三善李橒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爲之冠吾嘗思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訴病而隳厥者以視夫中原善地捧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爲相去不倍蓰乎余是以探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瞽宗者竝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耆舊尚有典刑召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嘆於延年八哀之篇曾興詞於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之

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祠碑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亡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堙坳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甯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諡雖云秩庳亦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勳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

其故卹其私誰爲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謚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謚忠肅少師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尚書孫公應鼇謚文恭文恭之謚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

中爲三秦士師躋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嘗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温公温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温公曰弟子即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鼇字山甫揚州如皋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

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
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歷庚子章等爲請謚於朝
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
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
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
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
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
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
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埜馬心菴皆致

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謚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長若干

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公
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

附郭青螺祠碑記　郭子章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
獲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
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
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
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
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閫萬歷二十七年春
三月奉敕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

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阽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參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發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與師至壁海龍坉纔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撦屍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

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首從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賚軍與百四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温旨款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眞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勦禽斬俘獲與播略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

臣入包茀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挈妻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廕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敘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昊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綵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敘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昊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敕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官慰安堯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欒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欒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册班班可考而未

有嵩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幷祠之眞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迕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蠕蝡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恫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深也羅甸

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杜史南海馮公犇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健配享蓋左右郭公施德於黔省例得并書 鄒德溥

丁煒曰尚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誌乘通病陳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憾於武侯而謂將略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郎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入王靖遠之目嘗邀

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蠻前截後殪僅以身免而滇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明驗乎

竹王

予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魈木客夔蝸之倫及閱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足閒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

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槃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妄以傳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鷟斯之爲龍種也竇誌之育鳥巢也蜀妃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勝紀烏可以恒情測夏冰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衰鬼方尚鬼大

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云桂竹之埜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疎每日一出羅紈金翠竹譜又作筀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筀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怪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尚鬼又民皆愍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 火濟見史書茲云濟火蓋從土語

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黧面白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禽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勤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埾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貫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

畫為武略將軍泰定閒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為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閒加安貴榮參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陲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為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隅為蠻王長其亦賨叟靑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

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宣力效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啓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卽挫衂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燮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附朱爕元條陳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句軍之累便八軍

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　又召將吏議以爲眾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

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者也黔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曙順逆晰大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卒乃祖攸行者歟崇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於安氏何利焉至 本朝而黔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當書紳奉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已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幷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

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主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為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皃蠶叢蕞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騷議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稐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

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嶲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闓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㸑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魯曾坎之間七縱七禽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沾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

呼惟於旣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讋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蹤閎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

始末而迹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史學爛然故尚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抵譬如萬斛湧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公崇褒祀封武安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墠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剗

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褫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旦之亮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爽不宜橫加惡謚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青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子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

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削平氛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兹偉勲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卽窮陬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人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

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況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諡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褘亦見諡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

亦復得謚於是追謚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
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
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名與
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
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
聲繆莫六切謚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
敬也美也厚也淸也漢書作敫通作繆謚法布德執
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
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

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旣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後

主十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予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論曰靑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閒不妨各持一說也謚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謚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肓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謚或者追謚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尙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爲此謚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論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强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謚莊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可通

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謚時作俑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謚伸其義以訓天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踈也

丁煒曰漢壽沿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啓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刪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惟唐敬宗秦會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

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慎乎辨論透闢足補青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諱辯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繆穆二謚往往通用故青螺据此以爲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會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爲下謚讀史論世援据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帝禪中葉主昏臣闇即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尚云將略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平等於青螺

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曄以都督鎭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

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閒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曄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曄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爲患夫人而知之卽馬曄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

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爲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曄以爲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閒而遠犇一聞召而即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藺之釁連霑烏之黨雖滇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

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皇宮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牂牁僰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囓囓嗚咽猶哀奢香死中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闢五丁神犍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

川走誰銜奢香一婦人

丁煒曰奢香劉氏蠻方二女子耳一則乘閒遠犇一則聞召卽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爲除馬曄而寬令置驛洵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擕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末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矣嗟乎梁毗抱金以哭而西寧讐尽爲之解散徐申不苛常貢而南國琛賮絡繹咸歸官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詹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
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
器於巡方使者每召見必款語移時聽其言歎非經生
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
衞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
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
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尙
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將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
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

復熾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機發卜發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軏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圖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蹴踐傷

殘略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戸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匐以敗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叟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參

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己巳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旣騷動矣乃疎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達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

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敎職入臺省自宏治邵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恩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𢧐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驛騷苗寇乘閒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劵未幾而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役啓之哉使當時因

詹公之言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爲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爲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爲足重已乎

丁煒曰廣文以疎逖小臣輒敢訟言靖遠攻權豎之私人而略無避忌凛凛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尙在煬竈雖奸未敢盡逞設當武熹時禍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於麓川洵爲篤論蓋狃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爲外懼

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爲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爲人兼愛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愈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含泓澄一叢白菡萏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今閱黔志方知殿卿會謫官於永

寧遂搜摭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縣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曰埜館孤燈半滅明江壖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昔日誰教漢帝開埜鳥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也過順德值于鱗爲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埀太

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踟躕官道旁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罪合投窮荒　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椎髻見朝吏海蠻醉鼓村中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爲龔黄壯遊須令百粵盡探奇要得浮沅湘永寧自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巳病月下浣小雨初晴鼠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囘旣得殿卿詩因竝錄滄溟此篇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傳賈島孟郊得昌黎而名愈藉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况有于

鱗爲之推轂乎既官於黔則當日之詩必不僅此寥寥數絕無亦蠻荒樸陋采輯無人益以世遠年湮遂概付荒垣斷簡歟先生嗜才若渴片善必錄殷卿鄉之前哲風雅臭味尤有曠世相感者編綴深情直與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流於海外潮儋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

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衞後上意漸移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官爲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皋略同而黔之士相與俎豆之無已蓋其學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殆無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卉衣鴂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

猶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死生一念未忘乃爲石槨自誓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皋比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鴂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

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絃誦流傳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靄靄如越音歲時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巖茂箐之閒以何陋名軒寅賓爲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舊跡巋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懷慕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況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三書當是時宋氏之叛亂未

平安姓之奸謀欲啓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既亂講吾衛以正人心實大有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靖岑巋浰頭八寨猺峒並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於宇宙皆自龍場之石槨悟道始奈之何謂其學鄰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鋩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

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甯
吉輩豈不聞之顧乃甘爲蠡測不惟爲先生所哂抑且
爲南皋所不受可知也余于撫黔之明年重脩陽明祠
既告厥成援筆書此且勸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
夫祠之亭榭竹木因革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
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槨而悟誰謂困
窮憂患非玉汝於成乎後來禽濠挫猛平茶寮蹦桶
岡撳揭事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眞正道

學彼執區區成見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詁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䟦南粤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封之海濱賜姓韋用

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有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張燧今定番有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姑爲此影響疑似之談而妄言之人遂亦妄聽之而妄述之歟然世之

韋姓多矣卽云善妄胡不托之叡皐之流而顧有取蠻髦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爲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震主之功遭鳥盡弓藏之慘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爐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談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客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眞嚴而少恩哉若以韋爲韓後似近于誕彼酇侯之

書尉佗之詰客何言之鑿鑿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屨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爲邋遢仙自於高真觀後隙地結茅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弈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嘗自敘云幼年慕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

世所云浮邱洪厓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盂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挐踢手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金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卽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迴草花籠挐踢眞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爲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

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眞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欺世今淸都劉安雞犬事頗怪籛鏗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傖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木瘴癘山水窟其閒或有煙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祕寸田尺宅理豈麤地產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偓佺侶挈踢道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嶰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

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巖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句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葉陽笠子兩芒屩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憑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搆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袞袞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鍊形神寄𡾊峨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投於陳百戶棲馬廄中夜輒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朝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幽窅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亙水流其旁聲若犇雷鳴蘷巉壁北立瀑掛爲簾三疊而注於溪遂結庵曰永洪居二十載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眾毋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於地覆以錦裀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趦趄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

以方外自高懼籍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飮而南灑問故對曰晉都火焚四十八戸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晉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死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眚莫能踰其數黔中稱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爲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敎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

所不盡廢也

丁煒曰欒巴噀火葉令飛舄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貪譚麈可也

南霽雲康保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麥新以其子繼英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傳睢陽射賊臨淮借兵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攷宋史保裔

爲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死其人謹厚好禮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壬戌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歷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冑赭面舁夫踉蹌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有是則康公之禦災也況其撞門書號靈蹟不一郭青螺張鳳臯

諸君子嘗稱道之矣安見貴陽新麥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仗節死義之士生歷其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壺頭張桓侯神於閬中柳儀曹神於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怪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神於睢陽一宜神於天雄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令子爲之後官於黔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曩英往哲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宜矣愛其人尚不伐其樹況愛其子矣而有不

俎豆其爻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英入賀眞宗歎其世篤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第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厥考立廟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役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祲癘疫兵革之事有禱

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土人以其長冠戟鬚而貌之黝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爲唐名將射賊將尹子奇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清江郡太守歷鏊施涪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土人之所祀者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急

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義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宜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焉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死一段

勇烈之氣千載猶生宜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旣與康公合敘此復更爲引伸者黔苦火患尤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夏上少畫當作夏音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甯有舍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乃爾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

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玉也成初封鎮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普定衛久除

碑

黔二永寧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又有羅文恭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

血渥注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于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官鬻亦不頻騎惟作戛祀鬼也臨陣迺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眎雞鳴後瞷犬蹲膈闊膊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蕎焉啖之以鹽焉過暑喝又飲之以羶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欻雲鄙螳螂而笑蝘蜓也龍鬣鳧臆肉角蘭筋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遠水西而神駿過之

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盂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塗試之尸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爲鄭無正九方皋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贋以攪高價者孰謂烏鐙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窖其母時饑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湩而使溢厚其子之氣而無閼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縶其母於層巖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

可得倏縱之則房皇躑躅奮迅騰踔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𢷎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犇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為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螘封之上疊澗之閒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太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兒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於暗闇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觸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無此神肖

黔書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黔書卷四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革器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挏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尸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炮馬韉囊之祓之等于障泥玟珂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犢者首牡者亞焉闊者貴狹者賤焉履者上皺者次焉以水浸之燔毛剸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軀文縵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

髹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楅髹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膏之以石礱之石出威清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稐漆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鬷蔑是也黃以石黃絳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鐻車鐵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鏤冉運斤成風崔青蚓邊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朱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箇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壁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冪版以爲廂而後可障土畚鍤錘斲斧钁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以爲旦

死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有狻猊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栖棬焉簍籔焉簪珥焉要亦聽之龐而重者爲砂寶伏土中响响作伏雌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熒爲上梗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既淨囊而漉之不卽乾口以吹之其水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穫之多寡眡虖命地之啓閉眡虖時砂之楛良眡虖質不可强亦不可恒也銅

仁萬山婺川板廠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啓於岕會合浦有夜還之珠番洋有醋潑之瑁精鏐美盪林邑螢飛黃鶻青雅錫蘭流潰西域之苜蓿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砮而並稱入髹漆以成用鍾乳質近而形分紫玦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瓊膏餌而服之十洲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書祕枕函杖藜照誦稚川句漏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衞公以之穪羮呂黎因而

兆夢石可點兮逌償金可化兮呆送訪邵陽之顚遺井尙存過洞庭之埜鑄鼎猶頌匪怪匪迂宜變宜重于稽所產不一其鄉二酉之麓冐出湯池之下深藏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黔疆阡江盤水婺邑銅崖咸可握而可採然忽閉而忽開未有若開陽之夥者也於是奇贏之徒廢舉之士指煙嵐以爭趨驅舟車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晝壤列肆追一綫之蚓蛇探重泉之幽閟塹高支以忘天脂親貲以覓地悵曉夕之莫知置死生於非意乍吐微鋩儼獲大貝雜土石

以同居寢礦牀而酣寐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鏡或黯如漆赩齡北光火齊較色爍矣霞披歘然橊滴是稟離精聿鍾火德細若輕塵巨等拱璧礐磈陸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饜魅豪客名家連城育易鍤入畚出梯升綆墜附蹬引狽擔肩負背載檢戴披且淘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韞藏彼貿遷而罔市別有沿邨埜老接淵孤煢措斗引竿漉未拾零足浸溪而蝕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為之盡赤襟袂為之頳赬苟錙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

迺作竈支鑪置碾施杵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學圜璣之走盤任點易而滴露更呼為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嘘嘻此一物也旣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視為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為若此一方民

丁㷉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旣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

二謠幾下捕蛇之淚

砯硍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八之閒以稃粃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以釜差殺之揉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煅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爥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旣實之掩以篘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甑亦鹽泥固之而後煅灶𤊹可成汞登於甑溢則注於

孔之槽俟其性定搃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斂之以椒聚集如故啓釜甓者必含薑或虀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菌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在御

頑鑛皆可成金

雄黃

產安籠之這興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次

之餃者爲上黏次之厄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媲之媲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薯蕷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有雌有雄雄則餃雌則黏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譸張爲幻者萃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虺蝥見之則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筍勁如古箋疏陸離之光黃精長色

蒟醬 居許切音舉

蜀都賦曰蒟蒻茱萸吳都賦曰東風浮留所謂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曳曳以猗猗是也蒟花如流藤葉如蓽撥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陽蘆陰殷膚白皮烏其味辛香近於桄榔之麪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蔞蒻亦蔞也又爲九眞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購於滇斷破之長寸許與石賁灰並咀口中赤如血又瀝其油醢爲醬故曰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攷非謬矣

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溼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也

丁煒曰蒟蒻與檳榔合食調燥溼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不知漢武當日何慕於是而爲特開西南夷人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嘆

或曰蒟醬即雞㙡醬也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蔬菜蜀獻蒟蒻噉覺美曰與肉何異勅復禁之姑附之以備參攷

邛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君之風梢雨籜青青猗猗輒爲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邛竹以其名攷之自產於蜀之臨邛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爲羅漢竹蜩腹蛇蚹鶴膝龍腫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予瞻嘗取以况太白余於邛竹亦云斷以爲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爲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煒曰邛竹碨砢之節一經寫照便爾傳神試於月落庭空時披誦數迴襟韵瀟瀟奚啻琅玕之贈

石花

瞿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硲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意洪荒時皆澤國乎水漸行而爲陸廣爲烏江縈紆透折入蜀合岷水而爲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灩澦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砦岩

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泂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爲一片大者輪小者掌鮮明爛漫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瘠倏歸烏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者無羽輪飈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

成乎而瀰水迤東辰溪瀘溪之閒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蜡兩崖峭剝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恆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附詩　滮滮三岔河矗矗萬仞砦劃然地勢開烏川合一派兩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忽滂湃斑爛石上花初發卷如畫望之塗朱紅晴霞落

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胥青靄或圓如羽輪或高如飈旆經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瀨天女釆之去瓣蕊不可丐水漲畏蛟鼉觸舟多水怪洎夫水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蘚光離離無根蔕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林安得淩首夏洄溯一相尋挐烟篙漁艇泛泛斜陽沉馮戹息浪鼓高栅鳴幽禽繫花衣帶閒紅霞滿清襟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厓行往聽三潮音

脆蛇

長尺許圍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翫也生黔地伏
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
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
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蝱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
也蛇毒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密筩柑

或曰卽南海之紫羅橘視佛指而少擘指形悉具屈而

不伸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馨流齒頰矣其子離離可蓺盤州以上咸有之蓄之樹以浹歲薦之柈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丁煒曰數行可當橘頌煒向嘗有詠柚二語云應訝萍爲實從呼橘作孫移贈筩柑有當乜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舜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

矢則有絜矢鍭矢增矢茀矢庫矢之不同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體曰簳其旁曰羽其末曰栝栝傍曰叉總名之曰箭前進也盛矢器曰医以皮曰箙織竹曰笮木曰步叉以箭叉其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栝於度則釋弩與箭之謂也秦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晕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以射粵軍武鄉侯損益連弩作元戎弩一發十矢以拒魏兵李陵千弩俱發昔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有藥矢也耿恭守金墉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肉

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狆家謂之補籠藥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雞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齁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叉巾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死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劃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齁藥產粵西類句金皮不得齁則藥不驗鬻齁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

丁煒曰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凜若秋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翦之說聊亦以遏其流耳

蘆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鵝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

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事杳矣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蘆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徑尺衡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漢每至看場既圓歡情欲浹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響銅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清羅

袖拂響合朱唇吹入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嫺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眎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𡰥截竹于喁亦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義之歌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入靺鞮之科傳此盛事也

爇草

爇草卽燖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

刺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蝎蝮殆不爲過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泊軍以韓侂冑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志於燽草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

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銜必至銜決蘗草

以沃而奏功害人者能養人矣

凱里鉛

鉛靑金禹貢鉛松怪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扑始皇又見于史記若夫龍汞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余所不諳也惟近日以療蠱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淸平凱

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躧其壁勘其牖捶其塹而後影見焉或卬以升或俛以縋傴僂焉首與膝並也籧篨焉足與尻張也又虞士之崩也木皮楮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舂之連機之碓淘之麥沖之河炙之栗林之炭鎔之洪治之鑪庶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煒曰蠻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

采鉛之法與采砂類文獨另出機杼要極古峭如米老袖中怪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患其石之不固匠氏持虆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萇楚今之羊桃引蔓似藤今人以爲汲灌爾雅云長楚銚芅羊桃也鄭箋云萇楚藤生子赤一名鼠矢又云銚芅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似又

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萇楚今羊桃白華子如小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蔓耳而未及其槼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石也夫石堅確而畸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交宜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既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蓏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菱之名牛蘄著之名牛藻蓀之名牛棘漬之名牛蘈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怪矣故箋之

丁煒曰辨一羊桃藤而本草箋疏方言襍說無不備考眞陶貞白所云一事不知引爲己恥也

雞㙡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蝗奪所生之下多白蝗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晷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㙡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佀以亂眞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躋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雨暘之愆若爲羨耗

以之充庖甘鮮殊可悅孅而藏之膏而漬之滇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滇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塽土菌也烏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眞必有僞如鉤吻之類黃精蟛蜞之類蟛蜞誤食必至傷人黔滇雞㙡之美久爲中州膾炙篇中特著赤白之辨爲食經炯鑑學者何可讀爾雅不熟也

刺梨

埜生夏葩秋實榦如蕤蔾多芒刺葩如荼蘼實如安石

櫃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瀆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辨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萼緐英紅紫相閒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豈亦晝疆之雉過淮之橘耶又普定烏撒黎不下建陽宣城亦有黎膏佳者不下河閒

蓮

黔中蓮少庚午臬司曹君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

帶一枝予亟往觀之踰三月曹君寂矣

紅梅丹桂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與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鰣味不佳蝦蝌俱尠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日捕魚數十以能捕鼈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犵狫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犵狫以火器斃之舁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關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為虎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鞅鞅而去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石

黔多洞壑洞中多垂乳石里人斷之舁入城為石筍太湖英石不讓也普定石似玉琢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靺鞨大如瑟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爲筆牀焉

丁煒曰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合陸璣之闕

斷腸草斷腸鳥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葚黔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鬚內豔赬牙外標華燈之映翠幕丹璃之廁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僰兒自

尋甸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駴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閒羅之綠衣烏距似倒挂幺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蛺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埜葛一名胡蔓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入腹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

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埜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間花扁如梔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埜葛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傅會之謂五六月開花似欅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眞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欅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甚不一種

猶夫人之無艮者不一族爲宏県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銜歟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不見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藜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衛之責者往往遇此毒草不知鋤而去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丁煒曰薰之不無蕕也㰁柟松梓不無枳棘也足般般不無窮奇檮杌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衛者區別主持之耳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鋤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本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閒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和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爲方輿之書所不屑載一望頽石秃巔並草木而尠之況花乎而況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

崙旁薄之閒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徧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蘄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栽而有之也仁人之言藹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疑爲妖且怪歟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

也以栽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栽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板白一曰鞓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五日云

丁煒曰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靳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膚癢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廬是也以指搔之梗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皺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祕書舍人申鳧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鴟表離奇輪囷傑榦喬枝數百年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遇風

日晴好爛漫鋪張幾於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斷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目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況别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官況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儕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鴟表足爲臺著奇賞故興致不減微之延矚之餘遂有清篇

蠱毒

從蟲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幹之其爲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廣則有之苗狆欲致富者多畜蚺虺蜈蟆諸毒物於甖缶中滴其涎沫於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

皆黑吐水不沈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證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蠶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匹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有隙或代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年乃發近則俄頃一爲所中覺其有異卽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爲菹曰蓴菹性好陰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蘘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爲貴神農經云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卽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襘之嘉

草攻之卽此物也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知而療之猶有瘳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著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罔或弗至固不獨爲三苗百濮致備也宦賈尸方曷亟錄而珍諸肘後

瘴癘

瘴氣自鎭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卽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晛丹碧瀰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

立病如瘧瘧久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閒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卽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煒曰譬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㞐遠害之術備矣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草木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蔥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土飯

明萬歷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瓢劒過之指一

隙地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穀氣饑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窖廣數畝深可二丈隔歲麥將熟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窖忽滿再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聞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閱黔志數年前歲大饑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遇旱往往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乃覓視焉白賦若米糝嘗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沉滯入腹則飽

閎多食有室遊而至死者大都饑莩之下不暇揀擇略可充腹即同甘美要爲旦夕計而已矣其不死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憊甚矣衞家者流尙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庾而視民饑死者砦可勝衞哉

竹米

竹花爲草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年便枯

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裂衰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離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棲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閒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年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遇乾封之歲鑠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盡槁而竹乃

效靈如散籽出粟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起其瘠敢諉其責於篔簹之谷乎

附宋江湖長翁竹米行

竹君亢宗擅楚墟一一脩聳山澤臞風流秀整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籬之且籩篠笲筥箱篚瓠籃筱溝瓦甌俎羹其雛隨索斯獲掇諸塗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夫著花結實千林俱密砌玉粒綴旒珠株株纈取雖錙銖彌頃亙畝無閒株磑磨蒸炊勝雕胡鄰里乞索水火如坐令饑饜興歌呼埜叟好事能

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就枯摩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隅袖手無策蘇婷孤投七二歎吾慚渠

芝妖

芝名菌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皆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屋柱者漢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二年七月延英殿梁上生玉芝之一莖三花

製玉靈芝之詩四二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嘉應所居柱上生芝之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之未聞以爲妖也而杜陽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爲善白赤諸色馬牛龜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爲善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鎭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之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二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祥桑雊雉之類惟德可以勝之良有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屬彼割據將帥類皆横
暴武人簷芝之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宜哉

螞蟥

元馮士啓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
日已暮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岸麻色須暫停以避之
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
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
目搖手不啻馮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
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

霧尚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抵前驛吏驚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蟥精也馮後官禮部尚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獖羊皆氣之雜揉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蟥殆類是歟黔鬼方也曰瘦山焦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樹亦稀猓猺犵狫之倫侏㑌獰獰之態斯何必山魈木客揶揄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兩面之士海濱獲長臂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檮杌爲黃熊彭生即大豕九

尾之狐術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世之貝錦作讒人含沙如鬼蜮者襍揉乖戾之氣政不獨黔之螞蟥然矣然既曰螞蟥復稱螞蚌又生於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煙波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老郁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蟥者不過困蠢水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爲

妖馮君不察遇之輒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鷸之大者兩相持而啄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螾亦幸免矣哉雖然干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擅博物之名志怪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燃犀於牛渚爲鬼所嫉退之毆鱷於潮州其文可誦余述螞螾一事亦欲學陶淵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以代郭璞之註僧繇之繪而已矣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載或數百載則虫豸花木之屬皆足以爲祟大約以歲時旣久蓄毒已深故一發

洩焉而觸之者遂罹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怪有水土之怪至觀齊諧之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往能勝之昌黎之驅鱷衞輔之擊蛇凜凜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區區者何足爲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螞蟥也者亦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氣鍾之偉人傑士而顧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若是豈欲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耳目以鼓舞天下之爲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

下馬一視雖不若韓孔之赫赫而彼即旋避意其人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鬬入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牽馬堂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禿皮皺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尚可戰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雖三歲之駒八尺之騋莫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御之弗顧矣以

之登山如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語之而輒應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焉箠策所勿用焉不惟此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蹄之創甚也於是延馬醫而療之陳薦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鳴嗚作痛聲療左蹄則予左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是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又曰昔者天壩之戰也履層崖逐虎狼瘴癘毒而芻糧絕眾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矍鑠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充國之於金城

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愛少
而惡老嗟嗟馮唐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
稱其德魯頌駉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
才與德並可比擬於賢士君子之林而況於通人語乎
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證
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
禮貉隸掌與獸言王喬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
云長髯奚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欲取以贈賢
云

丁煒曰獸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俞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藥餌以永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因以賢爲伯樂哉昔朱忠亮爲四鎮節度不汰耄卒而曰吾於老馬尚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鬭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蹻唐蒙拓疆通徼以來治黔不乏名賢曾未聞有與之

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山連川交牂牁犍爲邛崍巴渝諸郡縣迢迢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都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劒門灩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萇宏之血鳥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之儔摛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英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艮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磽土瘠蠻荒天末其地不靈卽偶有奇瑰倜儻之才生

乎其間而耆舊不逮益州載籍誰留四庫況兵燹之餘家貧智短志墮學疎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爲黔不當若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語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緼藉深沈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以濯磨而騰踔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羣也難矣雖然黔士亦嘗聞之乎通今服古夘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宜無慚於衾影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宣揚

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望也願黔士無以曹鄶邾莒小邦自囿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郎稱雄長可矣

附記 黃山谷跋秦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𡰣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

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爲根淵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卷于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備後五年遇黔人詢及諸書云提學某以瘴亡書盡散失學宮無復存者

丁煒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

廢然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爲師張叔盛覽𡰥豈無人乎

黔書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自敘

武威張　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簪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予寓者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烟瘴雨黔之地則烏道蠶叢其人則紅猫紫薑其俗則鳴張鼠伏宦斯土者逿逿鄙夷之願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今子何眎之易而樂往焉予曰子誠不知人之何以裹足於黔而予之眎黔則猶齊州也昔者莊蹻盜兵唐蒙略地而道通漏臥臣屬斯榆迫夜郎爵王牂柯置守馬忠典郡東謝請朝

雖屬羈縻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部李唐乃有貴州之稱八番十八衞明世而有專藩之設臬入

聖朝易椎髻而冠裳之刊柟艿而郡縣之剷功龍而守囿之百餘年來蓋浸浸乎濟美華風矣且其鐻鍝兜僑可圖王會也蘆笙箭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鼇磯龍洞幽勝可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牙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襟而散煩胸也豈僅滕懷遷謫之李白客曰我之所慮者以其地苗獞叢聚婐劃左言不知文字悍

盭好殺攻劫畔亂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而子又年少吾是以云余笑曰子奇之爲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爲朝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犵狫狑狪之屬亦人耳昔也聞干羽而格今則恃爪牙爲難吾未之能諶也儻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可以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谿洞蠻獠雖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爲令猺獞皆應差徭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旤福亦嘗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戒亂非有守

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夷之寶鑑也予不敏翌翌孟胥之矣客噩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爲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耆黔書改曰續黔書亥其言爲敘以正鴻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目錄

卷一

卷三

釐字

生六男

化虎

呪尸爲魚

石棺

入疴

風鬼

鐘鬭

馬化石

卷七

豪巩

水馬

小羊

篙雞

人首魚

鱸魚

小蝌

圓蛇

啣啣

九香蟲

續黔書卷之一

戎威張　澍焉穀

星野

漢武帝設益州領越嶲犍爲牂柯三郡今越嶲犍爲屬蜀牂柯所隸二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入參五度而班固謂東井輿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嶲二州皆宜屬焉常璩華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以上其爲參井無疑沅思克獨以鎭遠銅仁思州黎平爲柳星之餘夫全楚之分沅湘長沙武陵桂

陽零陵以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爲翼軫之餘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屬楚衛田止軍屯自　國朝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爲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屛於楚之芷江或屛於銅仁或屛於淸谿或屛於思州毋亦非分疆畫井之道乎然予稽察輿圖不獨玉

屛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邨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有此州之地倂入他縣他縣之地倂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衞所之屯與民地相連浸久而迷其版籍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貨檠人有司者捕之輒𢖍忽往來莫可蹤跡適足以藪奸誨逋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水訟牒不已至於爭鬭殺傷事變胡可勝言

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域無有華離之地誠使留心國計之大吏繪圖入告為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以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矣昔子輿氏告戰國之君猶以為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不平然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附舟抵玉屏境詩

書嚴環芷水風景最雙清樹杪交帆影山中畣櫓聲蘇

塗石寺小井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眄使旌

捍水議

玉屏雖蕞爾邑爲黔門戸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
城濱大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
年屢被潰決入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泉乾
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並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
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之三月陰霖日久灖
江暴漲驚濤濆薄水不入闉者僅尺許心甚憂之葢江
流自清浪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所泄

其怒北有鎮平玉屛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青巖蓮峯隔江夾峙碕岸既狹疏瀉未易勢亦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毆山以行而與城爲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旻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坰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壯江身俾廓而有容用工

不過百人為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沉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議以俟後之克舉者

附鎮平山詩

蘭若背江開題襟避暑來羣峯青鞨韎一水綠莓苔慈竹縈鬟帶簷花落酒杯坐深雲罨靄長念兒龍才

苗警

楚南鎮筸與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蠢苗蠭聚性獷悍甚攻鬭刼殺無日無之每扇煽銅苗輒與之犄角壬

戊年穀不登越貨於路塗之人咸裹足焉屆歲莫鳩合
醜類刑牲壯穆廟號其魁爲大王期以正月十六日犯
銅仁玉屏與銅密邇汛兵五十前撥三十駐正大營存
者僅二十耳城垣傾頹無嚴壘足守邑之人讋於竹山
之役（嘉慶二年事）咸覥覥焉驚余謂屛邑雖小苗不足憂也
龍塘當卭水之衝界牌扼鬼爐之要地險既得防守斯
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苟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
仁施谿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
坪苟選鄉兵數百碁布澗谷則南路草谿天塘之苗西

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勢必燎原誰其捧海當事有李化龍郭子章諸公庶可以釋冰弭變卧鼓安邊以紓九重宵旰之廑哉

驛站

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則層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以至清谿五十餘里中有橋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中有蕉谿坡梅谿坡白羊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中

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授命北有平江鴻波瀰溢不可以厲檄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能飛渡耶余既以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部署糗糧執梃以爲姎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擒之餘各鳥獸散矣聞逆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既而狆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振壙屠朧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䰟魄虺毒未斂吾亦固吾圉耳藉使木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觀釁猋起而淸江台拱之九股

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至清平九十餘里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蹬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中有臘梅坡三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餘里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卯陽坡黃絲坡猓玀坡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城驛以至安南驛一百餘里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中有馬跑泉坡烏鳴坡腊茄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

至普安驛八十餘里中有望城坡羅漢坡爛橋坡鸚哥坡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或石豎狼牙或峯成劍鍔或立壁如削或抽筍如墮又或盤旋屈曲鳥道羊腸又或嶔寄巉嶪魚凫蠶叢太行孟門匹茲厓險峭闗隴坻對此則夷見者駭魄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坂而佗峻嶺不計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腰站以紓下游馬力於毛口楊松列當各設腰站以紓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坡二驛裁去以闗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路之坡貢郎岱

列當鑵子窖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移平越驛於西陽塘而亦非坦途馬之報勞傷斃死者殆無虛日矣蓋每驛額馬僅五十匹夫僅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僅五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飽秣則無以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以應役又況古人驛馬三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斃後人持節費之說歷次裁併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怪乎

夫馬

玉屏爲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驛雜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畺域畸零田疇似離彈丸黑子不得與於邾莒之末而差務星繁兼滇黔兩省郵站夫馬俱有司應付並無幫貼攤派且民人脊貧畜牧甚尠一遇大差有馬之家逬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僱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資馬僮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一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兼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附

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命應募雖官爲給價亦僅依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逞反守候則皆失時廢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卹稠不過苦自賠累而無艮之徒且借此以獵民旣朘其脂膏復疲其筋骨艮可吁也

附輿夫謠

山劒鍔石狠牙冬暉短郵路賒兩髁腫向前爬口無食身無衣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藿也無茱面孃鳩形婦三歲兒嗷嗷口一思之心擣臼雪載塗風吼地嶺逾高

防顛墜寒皸瘃那敢淚肩苦穿足苦輭大山坡岌巇巇多虎跡慝不免晚回歸得百錢買米煮溼薪煙腹未果倦伏眠縣差來勢破壁夢模糊驚怯魄出符票拴至驛

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立虧日抉雲怪石堪當嚗鼇寢虎散無統紀如仇相避又山枯水瘠剛柔數觭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禦人儻亦形勢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迺至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抨弓注矢探丸飛墮散則牧犢飲羊摩蜃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

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餱腰纏委之而去僅以身免歷險衝危踉蹌呼籲於有司弁役疾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始於剢商漸則官被刼敘始於攫貨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猵狙池魚勞國有疊圉齊民消如之何其聽之也遵義幅幀遼闊統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勢險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酋之餘習而里甲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虓客摽掠錢貨以爲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不敢動然予之

治盜以虛不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支體飲以鹽滷矐其目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賊以爲法盡於是吏亦以爲法盡於是役亦以爲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而不肯捕盜因是益熾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號義者斥之選立愿慤嚴諭之以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留匪類者舉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舉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報者舉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郵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保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保則密捕則

眞盜或走匿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塞之俚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刦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慮俚役之紿我也復擇役之誠謹者覘之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胥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俚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値趁墟之期微服邏察之伏壯士於側近有肆敚者卽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

把地王等以次就禽無良之徒乃恫駴爣怳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衛君天民問曰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曰予甘爲逋逃藪乎衛未有以應也

毒蠱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辯地物鄭康成曰地慝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是古昔隆時卽有假此以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敎

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懍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卽蘘荷也神農經亦云白蘘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蓴一名蘘荷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闞駰云傅且蘘荷與叔師注同傅且漢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羣方鈔不知蘘荷爲何物楊用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蘘荷卽今甘露盏誤以芭蕉爲蘘荷也司馬賦既有諸蔗傅且又有茈薑蘘荷傅且非蘘荷章矣古今注蘘荷似藷苴而白藷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

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蘘荷依陰是也夫蠱之於人毒矣中之者嚼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嘔吐救稍遲則僵而金蠶爲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案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中蠱（一作蔣士有備客得疾云云）其家密以蘘荷置席上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蠱者乃張小二也）自是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蔛藥交廣

猺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俣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俣因此濟人遂以爲名此草想即蘘荷特因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螯蝉之鯑魚帝臺之五色石游戲之三足鼈皆能已蠱然其物如龍肝鳳髓渺不可得今則磨鉛汁飲之即立愈無俟問藝法於柳州矣物類相感志黔南桂州出錫蛇粗如大指甲有金銀星解蠱毒西溪叢話云煎石榴根皮汁飲之即吐出愈又云以白礬牙茶擣末冷水飲之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咸眞銀也其假者有水銀銀草會青石綠雄黃雌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鐵白錫諸名皆以藥製成者黔市通用銀名垂絲甚潮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僞者非惟紿鄉愚且用以欺官長所謂爲盜不操矛戟者也有得者以視余瑩白精好翦之則鉛實僅面皮爲銀然薄如蟬翼眞鬼工也以較慕容超之鐵胎奚翅過之案漢孝景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宗太和

三年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假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典庶可以革奸而返樸也

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民類然做夏磨嵯䰠談鬼筴者老引經投石結草偶然魚罝便祀鮑君無意李栽競傳愈目其起於鵻義嬌虔之有苗而至今習跛擊乎或者曰小民有情而

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視聽所接賞罰爲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以輔王政之窮也昔蘇公罹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何況於里巷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禍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棐常彝倫攸敘範其衷志敬之遠之莫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

其鬼亦遂不神是卽所謂神道設敎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僿由其采掇陳言罔知習學也乃倣古人讚學勖學勸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淸澂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晝曰人不

學則才智腐於心胸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
夫蒸栗之温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
剸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棄欲凌溟漲以
泳游必泛艑艪之盤是以蠒之不繅則素絲蠹矣目之
不茶則吳簳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斲則
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仞之陗
遂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重之深也而顧集詬無
志呰巌無情羈神於世務蠹午於敚細不勤焠掌之勞
甘受盲心之誚未省牛毛之功頻召蟬雪之喻何異狄

山之視內虒涔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詁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蟻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鼇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以有朓朒山川何以有脉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以祇通於緜蕝非可槩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𠷎以畫卦燧人因鷃啄以鑽火有熊聞鳳鳴而調律倭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芒氏效鼃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喬字鬼璅之是急諼髁傷㥄

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瀀爲橋櫞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刓回冗華誣脅衆分徒疑聖讆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𢍰谷之譚畫瓶餕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廬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功是瓊甑瑤釜無爨炊之用鏐弓鈒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閒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滔勛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毳黂之縣蕢也夫文公多藝也而朝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鏑三折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憂勞晦誦竟旦董謁方外掌摹籥寫儀秦游說股畫

裳題兒寬帶經以耝耨路生截蒲以緝編黃霸下廷尉以受業邠卿處複壁以砌功朱穆隧岸不知馬之幾足攸黨人叢先試斧之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微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況五十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贍世將厭厭之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

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於貴游故曰覩姑𧄍之枝足以知其本之修巨也覽汪濊之波足以覺其源之淵邃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蓮日作目者非之知晏也猥狗之知雨也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螣蛇無翼而翔空蛣蜣無鼻而聞香蜸蠶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鰕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渤海決銅山崩而洛鐘應嶢山阤而薄落竭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罕漫者矣其何能詳

威斗而釋藻兼注紫囊而會稽酒哉昔敬仲觸俞兒新公知滑狸曼倩喻畢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負劉杳審仲師元遜曉傒囊壯武嘆海鳧方古洞章武之劒陸澄明服匿之器崔曠析羊腸之坂敬宗核顓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滑題之邦張善測金鳧之飛僧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科斗於周宣斯徵解錞于於千寶柬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實婦跪於渤海鄭欽悟山銘於卅里實儀對乾德於四年董養歎蒼鷺于狄泉隱侯定竃孟于東夷以及辨鮻鯉之獸形聆角觹之八語

數白馬之祠祭驗黃蛇之阿麼鑒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之鳥篆解苗次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瀆元緒之筋古木烹賈誷之味菖蒲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鮓玕臙飾蚘蟲之毒燒石投獏鴞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前聞情疑浮誕然精驗潛效有同響合亦由沈研鳥册鑽習龍經故能濬情源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搏心揖志磨礱就業則精神曉洽鈍闇條達猥俗不足以擬蘇浮名

不足以營慧咸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爲以鐘鼓風雲之變可通以律管而謂聖心賢凡著在往錄抱風合効詎難黨朗乎故曰咎繇雖喑而與辯者同功子野雖瞽而與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卽位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以祀文

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
祀並
頒祝告之詞用妥神靈凡以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郊垌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烟慨然興歎思有以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蹷力弗能覩適邑紳士咸欲捐貲重建且謀卜地城內以便歲時用享原任綏陽鄭

廣文洪孝廉並文學諸君造余以碑記請且謂余之不鄙夷其地而樂與敷衽講藝也竇序子弟莫不爭先淬礪思執衿道德之囿案轡文雅之場倘更得昌言以啟其牖不獨親炙之不安咫聞蘄有以規於遠大即後來者聞風興起順就甄陶不至偭規改錯亦所以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君而諗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釆風流遠逕函夏然漢時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與司馬相如爲友作合組歌列錦賦知賦家之心毋斂尹

珍字道眞自以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愼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敎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荆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栗研鑽理蹖克紹關洛之傳而淸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文經世爲時所宗夫以獉狉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簡而敳言懿旨復有以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

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以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衆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續黔書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二

武威張　澍鷇

三閭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爲辟易故祀之案涉江篇有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儃佪漵浦淹水容與采芷沅江卽大夫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删芟砌草進謁遺像乃爲文以弔之其詞曰

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蓀又不詧夫忠謇兮放江潭而疏逷羌不能偭矩逐時兮衆女謠諑以貢色鯀殛死于羽山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清安肯涅淄兮豈靈氛筳篿之能占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旣莫我知兮又誰能與黨人爲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翮兮讓鵞鴐之追隨躓驊騮於艱阻兮驢鸁騰驤以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亡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而梗塞兮不得攀若衡而飧秋菊嚴霜忽霣季夏兮芳苓喪華而彫夭扶桑鬱

其危嵂兮誰總轡以逍搖睇高丘而無女兮求虙妃之所在陽侯乘以素波兮彭咸媵以飛鮫竟不能遠游延齡兮乑傅說而騎箕尾嗟正則竟溘亡兮留溢豔之嘉藻何儒梟虧我高明兮謂揚才以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於當道睠顧舊鄉以欷歔兮不忍三戸之煙空並世既遭夫椒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緊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小海之曲兮仌夷舞于波際瘏堯舜之超軼兮以耿介爲天姿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騷而摛詞斥鴳罔測雲鵬兮鳩搶榆而笑之我

膺椒糈兮哀日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高駝而遐寄

附謁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堅不瘏蟬翼筴何從壯志彭咸託讒言鄭褎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晝壁天驚雨幽篁鬼嘯風懷沙遂捐飾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欙米倘失圖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回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為黃塵棘刺誤矣遺恨滿青楓沅芷遠遊地雲

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逢三戶蕪城沒千年

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鏁琳宮

附水月葬詩

香阜何年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龕

碣苔文繡璇題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綴雞腔梵唄

林中磬潮音水外矼青霞鬱寶墖碧穗漾金釭坐久烹

團鳳心清聞吠尨天風吹我幘延佇望蘭艭葬外郎平江檣帆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夷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薑著論以爲與盤瓠蠶叢杜魄荆尸悉爲謬悠蒙竊以爲不然夫祕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朵于華胥束遏吞玉筐之燕姜嫄履巨人之跡載在逡籍雖云誣矣卽徐偃破卵於鵠倉（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者有前聞皆可證驗至若齊頃無野之誕貍乳羊嫗㚆離東明之生豕嗅馬嘘烏孫王昆莫之擲飛烏銜肉以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鬭璺以

出之凡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竹於楚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曰劒擊石石卽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予曰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曰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昝夸父棄策蔚爲鄧林蚩尤委械叢爲楓樹羣子之經可案已彼貳師征敵嶺出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怛靈驅又況范文之鯉刀斫鄗廩君之土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之龍語元隆句作沙壹麗之鼈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疊

石摯呱空桑事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路史注竹姓出於墨台東莞竹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目存夷齊而遷於莒侍中竺曾其孫也夜郎竹初宜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案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立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楚巫黔中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愼靚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爲威王時事則蹻在滇已五

十餘年矣何以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立也在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蹻之奉使至滇値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蹻爲盜於境內吕爲在莊王時吕氏春秋介立篇莊蹻暴郢高誘注吕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皆非也史記作莊蹻前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粤陽國志作蹻云楚莊王苗裔通鑑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蹻是也亦作豪蓋

豪即蹻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爲蹻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屛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爲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案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謚等率谿洞諸蠻皆附於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軍節度使洪鄂四

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希範立襲殷官爵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然案谿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然非率錦今銅仁獎今鎮遠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案銅柱記無劉全明等擊之士然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暠案銅柱記作師呆率諸蠻會降於勍谿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案李宏皐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皐非蓋屏邑在五代時爲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召糾聚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弟也伏

波於瀘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漨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爲伏波將軍之後尊援爲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吕王呼之

黑神

神爲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吕其長冠戟須而貌黝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与關壯穆等而其威靈響捷也亦幾与壯穆埒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爲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

雲菩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昧捍圉之義甯敵愾之心坐擁彊兵無援捄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留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曰忠臣義士之爲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曰其子承嗣爲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曰其子曾立廟貎也因相沿而俎豆之然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秖炊桑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蛾賊

辟易城獲邑全剁夫霆滂愆陽火災癘疫有祈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漚鬱肸蠁犇走而恐後也固宜

坳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鵂鶹啼聱聱烏雅亂飛烏臼樹雲中甲馬翻靈旗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絳袍襲黝面長牙倒豎眉猙獰怖人鼻欲歛短碑斜卧霾煙草落蘚紛堆待洗掃獸頭贔屭已欹殘漫漶侶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前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奮神意紙錢清酒鷰白翅

砰訇銅鼓震遠村爽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襟趨稽首敬祝壽途無蠻眚彷彿似聳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合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蘄州衞指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剿壽領兵二千五百爲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蠭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日將昳苗忽驚駭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卬睞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上有北陰二字

闖聞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壽由五開天柱追至淸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軍門上其功奏召陛見奏聞神膺封爵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歸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茲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卽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啖泉虔賽古櫝災回畿所敬祝木瓜著在壽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沖大王禱雨輒驗卽乾封年亦必少資潤溉邑人士言遡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毋不雨余曰旱旣太甚苗將就枯余當謁之以蘇吾民也乃徧齋一日家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

蹊逕延緣於塍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跕蹥崎腹摩石角逼仄險奇不可目足余手擎瓣香趨行而上孫甘兩學博王縣尉尙後予五百弓許不能屆尼也至是刑牲嘗血奉爵酹醑盼靈來兮恆幹跪敷衽曰嗽、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署遂遣丙谿勘地歸塗次野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綴馬返豐隆大出曰將其雨䃸磹電影弄河俱傾涓入闤見闤闠之民憙者以喜病者以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霑足歲曰有秋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淖黔首用能吐

陰蟊澤不使無鳩也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遼田龜拆壆尺五嗟我桼禾㤝焦炷
農夫坐視淚如縷肥遺矯天旱母鑻未見望舒離金虎
捉來蜥蜴甕底苦咒他雲興濃霧吐小兒持枝羣擊鼓
願將肥豕祀田祖涔涔數點甘露乳驕陽猶自披雲覩
嗟我農人饑無餔何暇綢繆破牖戶安得力牧千鈞弩
射殺應龍飛霧雨

坿埜雜坪遇雨詩

攬巒高岡上郊邁夕色迷埃風吹轉蓋涷雨振沈泥遠樹冥飛鳳(山名)孤篷下野雞(河名)歸來父老迓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漢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府唐屬珍州在今歌羅寨李白曾貶竄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臥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暇游桃源洞洞壽贔屭屹然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流蟻酒醅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未至其地據贈

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昝去三湘遠今來萬里餘謂白泝三湘將上夜郎卽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曰拙妻莫邪劒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㚟詩所謂白帝晚猨斷黃

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酺不异迭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覯壽賢全集輒摭一二語爲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詑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坿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尚人閒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瞻飯顆山靈誰終期翔棘樹鈞天那復聆雲鬟我來未值春風暝倚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建也其曰懷者不知非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與吾意之所懷同但目千百世之下尚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潰念二聖之游豫嵩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芊非徒作豪語以自快盡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籌落旄頭弧墮天狼之壯志迨至爲負霜草蒼昊莫訴乃思棲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高飛不爲弋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

正是仍抱大國之悲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以其詩思之不羣抑末矣余是以為之論曰

昔青蓮以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襟期可蓋世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以至尊寵俔彼飛燕居然納牖陬諷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賞乃天庭用能嘉謨入告正色立朝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以孤主知且可令徽嫿之徒惴心忩志卽不然試於疊易授之戎麾其時薊門烽火鼙鼓震天白也夙嘗劍術訓練士卒亦足以捍圉敵愾

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已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而洛流嗚咽河潼染腥天下事等諸車犇航沈乎卽使霓裳舞破玉壘難囘而身膏埜草亦當𢍰杲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皁空名自悞縠身蠻荒其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已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卅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埜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餻江山供斗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嚴城郭人家十萬囂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謫死葬此案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邱曉所殺是此閒之冢顯係坿會也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楚人耿定力爲作誌銘納壙中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墓誌碑忽自河北移至渭祠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塋所而堋封如故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澍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黝浚姧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

甫詹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
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㠯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
殊不然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洞物情直示人㠯楧令
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
室軒裳可埒之㠯行不然是無軏輗之車也又㠯夸之
祟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
俗是直㠯天下無不可化之人㠯夸之昭質未虧因其
機而利導之則為功易而為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間醨
風潛煽醇源寖竭變叓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

固有以敎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歙射讀灋而敎之
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戢其椎魯囂悍睢盱之
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以典
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髻卉服鴂音獸息之
俶奇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
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幅利競爲貪黷且以奇之蚩
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奇之人以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
避之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並其
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耻而望天下

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廟貌道範斯在念先生尙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興義府）無人臣禮從臣并內侍等咸憤甚飲泣計并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鼂鼂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

鏞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頎朱議晨鄭允元趙賡禹蔡纘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案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無李頎楊忠二人又案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張鏞寧國人刑科給事中鄭允元歙縣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一作楊鍾湖廣人一作江西人大理寺丞趙賡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一作忠吏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唐人江西道御史朱議晨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一作端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旦四川人兵部郎中一作主事蔡纘一作緒九江人工部郎中一作員外易士佳盧陵人主事一作內閣中書任斗墟鄞縣人員外郎一作內閣中書林青陽新寧人兵科給事中一作主事其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爲國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爲臣者實首靡軀無有攜貳詎

不稱義烈哉又或潛孤偕亾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彘之難獲衞于召公而姬籙復昌漢宣巫蠱之阨蒙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憯當日諸臣之未竣晦也然天既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瘏瘁冬霜犯疾風而表勁挈寒松而太節雖杜鵑嗁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衞銜殘無補窮桑之壑而邙山同穴先軫頁返其元燐火紛甚萇宏徒凝其血魂偕碧葬冤顱蒼旻數百秊之閒豺虎已化攢墳剌

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眞是紬非素護距憒羌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摶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儁謂号是縣號必然叩氣則景升兒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肇錫證諸羣經狠貪傲狠被呂饕餮檮杌之稱則狗苟蹲踞比之韓盧宋鵲之族未爲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鶩之閒迣迣盾獨其像叩槽而祭是猶掀伍子胥之鬐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案魏畧岜都氏其種非一皆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案黔中五谿長沙閒爲盤瓠後其在峽中巴梁閒者爲廩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邑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壻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懍荆楚歲時記云望日之夕迎紫姑曰卜將來蠶桑並占衆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脊箕簪以花朵兩手托之問衆事盡猶是楚之遺風也案白澤圖云溷之精名卑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廁神名後帝搜神記云陶侃見之

續黔書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三

黔中

武威張　澍鬺穀

黔中之置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爲周赧王之三十五年取楚之巫黔中地而置也（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高帝四年改黔中地爲武陵郡（移理武陵郎今辰州敘浦縣是）始元二年分天下爲十三部武陵郡屬荊州部後漢時武陵郡屬蜀昭烈沒後屬吳晉平吳州郡雖屢有更易而武陵常屬荊州劉宋時武陵領於郢州刺史隋開皇初廢

天傷心人望古遙集能不爲之銷神瓌末追魄天潯乎

盤瓠

猍猈狑狪獞猺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卽盤瓠後余謂此本依坿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攷其原也伯益山海經云卞明（史記正義引作幷明漢書注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六女（搜神記謂賜美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自相夫婦是爲南蠻抑妄矣夫公子蟣蝨詎誦阿房大夫蚳鼁何畏蟈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虎㹠矜

涪陵爲郡州大業初復置唐武德四年置黔中唐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太宗三年又改爲黔安郡因周隨州郡之名遂并秦漢黔中地犬牙難辯矣見元和志貞觀元年復以黔州之都上縣開南𡰥置𡰥州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十一年罷黔州都督府置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州都督府復置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設黔中道置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厤五年改巫州曰敘州改業州曰奬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州思𡰥費播溱錦敘奬八州皆隸黔中

採訪使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卽漢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寶靖諸府㕘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平思南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鎭遠遵義思南銅仁之地也若宋之黔中㕘及四川重慶彭水諸縣也胡渭生以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谿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已杜佑說爲誤不考之過也

坿黔中曲十三首

南來步戰楚莊豪水下牂柯起怒濤一自滇池有王屋夜郎印綬委蓬蒿

衣皮散髮是烏蠻鬼主家家禱祀還四譯難通七部落阿羊卜媥另夔山

嬋娟者子好樓居鬒髮如雲鬐翠裙十二珠璫墜耳後竹筒何似礙斛梳苗婦高髻常橫比余

絖布裊衫跪地墜盈盈卯女聽梅遲門㚟尨吠如寒豹莫是蕭郎叩竹籬苗俗處女私奔不禁

合賽聲喧說砍牛阿爹抱得負薪憂文康集有艮方在

鐫石會留筆竹鄉有疾不服藥惟殺牛禱鬼

老雅關上老雅嘑澀勒林端日已酉問道行人晨飰未

犻坡犖确路高低關在安南縣南里許入滇舊路兩崖之間最爲阨要

梔子坪邊足春光雜花生樹鬪鸎簧短裙窄袖龍家女

踏月吹蘆空斷腸龍家有四一曰狗耳

斗大山城景物熙雨風風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鳴銅鼓

醑酒滿斟倒接䍦竹王祠在清平楊老

雞翁山上碧雲圍穉燕河邊白鷺飛莫道羅施風土惡

芊毛稻尾鱖魚肥

椎埋不復趁斜曛白晝摸金各飽分寄語彊弓休貫矢

冉途拾得聖婆㚒狆苗多伐人冢墓　土人嘗拾得聖婆㚒揭以爲幟与苗戰輒敗去

山雲如墨水如湯竹筦橫空鳥路長閒向焦谿看浣布

蠻娥兩足白于霜陽洞羅漢苗不纏足

誰家花樹最葳蕤鐙火元宵處處嬉幾隊笙歌小男女

靚粧不是鬧娥兒小種花苗春月立木竿于野名花樹男女環跳吹笙晚各就私焉

淫霖圍圍少晴天吠雪蒼黃事偶然見說紅花浮瘴氣

滿斟卯酒疾能蠲虞䇿避瘴詩曰莫飲卯時酒今黔人呂早飲火酒爲能消瘴云

夜郎

南𡰥君長㠯十數獨夜郎爲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豪伐之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步戰滅之豪遂留王滇旋夜郎仍自大爲侯漢武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𡰥侯迎降錫㠯王爵後仍殺之置牂柯郡後置謚州㠯牂柯屬焉荀悅云夜郎犍爲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阯漢爲縣屬牂柯正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武德四年析𡰥州之宲𡰥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

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渭谿縣長安四年㠯龍標所析之夜郎渭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爲㞕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鎭遠爲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爲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邛筰東接交阯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爲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埘阜莢坪詩

將軍旗鼓此屯營夔洞風煙蕩掃清我抱蒼茫懷古恨揮鞭一問夜郎城康熙十九年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軍穆占綏遠將軍蔡

虢紫建義將軍杜興珠等自湖廣克辰龍關屯營此地取貴州云

龍標

黎平秦爲黔中郡地漢爲武陵郡地至梁於漢巫縣置龍標縣隋屬沅陵郡唐武德七年置龍標縣貞觀八年置巫州析龍標置夜郎朗溪思微三縣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渭溪縣長安四年分沅州之夜郎渭溪置舞州舞州即今鎮遠是沅州即巫州巫州即龍標縣在沅州之上鎮遠之下境壤相錯即龍標縣地也又案開元十三年復改沅州爲巫州大歷五年改巫州

為敘州敘州卽今黎平亦卽龍標縣地也玉屏舊屬沅州其為龍標縣地無疑案王昌齡貶所為今黎平之龍標非沅州之龍標也

廢牂柯郡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武陵屬荆州部牂柯屬益州部後漢益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大平夜郎二郡劉宋時牂柯平夷夜郎屬寧州隋開皇初置牂柯郡廢武陵為朗州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年以隨之牂柯

十里有蒙渡橋爲黔蜀要路父老傳其卽蒙發卒治道處云常璩南中志云談指縣有不津江江有瘴氣案不津江卽今之丹江源發城南高坡又抱朴子謂牂牁有沈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羅甸

季漢諸葛亮南征蠻長濟濟火佐禽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此羅甸太國之始也唐元和六年羅羅鬼主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王阿佩內坿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甸國王世襲奮宋開寶中普貢納土襲封如故元至元十五年羅施鬼國主阿榨內坿詔授安撫

縣置朗州𠤎析置恭水高山貢山邪施柯盈釋燕六縣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卽故郡地也案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牁後漢作牂牁常璩華陽國志亦作牂牁隨志作牂柯郈忠恕作牂戕或韻書作牫柯或作椿柯亦作戕戕然漢書西南夷傳及宋晉志俱作牂柯亦當以牂柯爲是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巴牂牁之文是牂柯春秋時已有或係後人坿會

牂柯江

十三州志云牂牁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

山名異物志牂柯繫船杙也其山在瀚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佀山望之佀爲一株樹在水中也班史以牂柯爲楚莊豪伐夜郎椓船處灋初卽於是地置牂柯郡特㠯地居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以烏蒙七里關水當之或㠯烏撒之盤江當之或㠯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固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東川武定

諸府至四川之敘州㚷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兩山夾峙波濤湍盪蛟龍魚鱉之所不窟而謂可操舟耶若定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番禺且涓滴流也亦㚷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諭南越也蓋嘗蹤跡之曰爲夜郎臨牂柯江矣武帝遂拜爲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曰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從僰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僰道又㚷播近則牂柯江卽烏江無疑余弭節遵義至城北九

司十七年復叛左丞李德輝諭降其酋長阿察奏鬼國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安撫司至阿畫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爲順元等處宣慰使加羅甸侯世居水西有靄翠靄翠卽其子也後爲安氏明洪武四年靄翠歸附授貴州宣慰使翠死都指揮馬某欲盡滅諸羅爲郡縣翠妻奢香奔訴太祖願效命遂率諸羅開偏橋東水道以通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堂諸境且大龍場九驛以通巴蜀而西南諡闢卽濟火之裔也入國朝安坤搆亂討平之以水西爲黔西府今改州比喇爲平遠府

州今改大方爲大定府烏撒爲威寧府州今改蓋自濟火至安坤歷千四百餘年而亡云

坿明楊慎羅甸曲四首

山圍羅甸國水繞滴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憐無蘭橈

蠻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寒鐙悶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恆思曉久雨恆思晴

林間山胡鳥聲聲喚我歸何侶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八番

八番者大龍番小龍番臥龍番洪番程番石番蠻谿合誌石番

作金石番盧番韋番也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谿洞至此留軍戍之遂各分據其地号八番宋初以來有龍番方番張番石番羅番号五姓番世奉職貢受爵命龍氏於諸番最大其貢奉尤頻數元符二年又有牟韋番入貢詔曰進奉人韋公悳公利等爲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又号西南七番元至元十六年設順元路宣慰司隸潭州行省遣兩淮招討使經歷劉繼昌招降八番俱授爲安撫司自宋迄元龍番分爲三而張番之裔無聞

明設程番府後移府於布政司治城萬厤十四年改州領長官司十七　國朝康熙五十年革盧山司五十七年革大華司雍正七年革洪番司今設者程番司韋番司盧番司臥龍番司大龍番司小龍番司金石番司上馬橋司小程番司麻嚮司方番司木瓜正司木瓜副司凡十四也

銅仁

郡之西南隅有銅巖巉然高峻與雲氣相連接下有銅仁江白沙如米青石侶魚洄嘉境也省志言昔有漁人

沒江底得三銅人挽而出之郡邑此得名又載播州銅佛寺有七銅佛一夜皆失思南漁者得其四建金仙寺奉之銅仁得其三想即邑江中之所得者爲播州之所失也然銅之得在元時播之失則明嘉靖十四年歲月不符且江之得者三播之失者亦三仁者二人也何錫名又不實乎蓋郡舊爲錦州元始置銅人大小江等處其曰銅仁者則明洪武初改之之誤也或乃邑播州之失者牽合之何其謬异

苟扁洞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敞幽僻人跡罕到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案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苟漏令至韶州爲鄧嶽所留不得進乃止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爲有藥竈之遺夫臨賀之石雷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是重雩播琴于歷畔傾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一統志句漏山在梧州府北流石峯千百從平川出特起其巖穴皆句曲穿漏故名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案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爲是貴州羅斛雖界粵西接而不界北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坿會之言

末質之本傳也

豚水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案鬱水卽豚水也漢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郞豚水東至廣鬱又云鐔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郞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郞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員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卽夜郞豚水也又案豚水亦卽牂柯江水華陽國志云牂柯江水出南

徼之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卽豚水豚水卽牂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卽鬱林江卽駱越水亦名溫水也豚字班氏西南夷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歸匭易遯卦之遯作遂山海經豚作逐郭注逐古豚字案逐當作遂易之彖爲豨神豨卽大豕也可知逐之宜爲遂矣

續黔書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四

武威張　澍　譔

萬卷書巖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縣巖多石室室中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時有神人迭還武陵記云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云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一千餘卷異苑云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置書二卷荆州記云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留之

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也余載念芳言冉思御飆輪而上尋瑯嬛福地搭守門之犬讀玉京紫微金眞七映（一作瑛）丹書紫字諸祕籍而遇嗇緣慳未之或覯又念乏壯武之方聞懈安世之善記卽有玉版奇文瑤壇怪牒亦嘗視芭胥矣夫羽陵蠧簡牧德靈符羣玉爲庸成之策府宛委有高密之元經是名山者固儲書之石室貯典之蓬觀也玉屛邑東一里高峯陗壁疊石千層儼若牙籤萬軸橫亙江左則萬卷書巖也余旣不得讀中祕書而來此何敢薄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吏此事

遂廢崖嘗敲撲犯慮牒訴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爲之一洗是亦嬰宦之至樂也

坿詩

祖龍劫火不到處長恩潛在深山語怪牒靈文媲皇墳不計渾沌何年貯天旵層石作盒題𢑥雷不掣勞黠鼠獰獠詎識靈寶方徒隆鑾荒誰仚佇壬戌之夏我淸暑一笑此中字堪煮擬將闖斧倩巨靈鑿破幽崖之岨峿龍威儇走赤雀飛露出尊盧古時楮水煎青鐵磨隃麋

寫遍雲膜字如黍語奇文與驚鬼神僧人可博東脩羜孰意撐犁妒我心鋸斤未試風霆阻謨觴洞兮竟鑰封濤聲日夜護江潴

游紫氣山記

昔柳柳州之記遊也曰奥曰曠竊謂此兩言者不獨鍥山之景兼得山之理焉黔固山國也而玉屏之西境險黎平界粤爲隣連峯複嶺彌望不絕然或則魁父無丈之材或則單椒無曲之巒求所謂奥如曠如者不可多得今夏伏日埃鬱衙齋嶰潔赫曦逼人王尉露謂城西

隅紫氣山雅宜游暑遂觸熱徂來半里見陂陀回互岡巒起伏雜花叢於層石古柏蔭於疊崖涼飈徐來煩襟頓滌實仙靈之館也爾其清谿環鳴琵雜叶韻荇藻漾潔游甲浮空樹入脈舟橫籐礙路山來鏡裏鳴鳥依人予亦不自知其何巳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也嗟夫予圃銅柱君山玉臺姑射尋仙空桐訪道誠棲霞之逸志或齒屐之寓言孰若此山境鄰城市不染鬧氛楹不待叢日自陰薙田鋤芝而鳥耨泉挂鶴而煙霏哉假合子厚來此必悔其巳嘉名錫彼穢區也

紺紫氣山詩

淙淙流水隔橋聞靜坐蒼苔鬱翠雯陽雀夜啼千嶂月簆勞閒鑠一溪雲曾傳白雪飛初地有寺名瑞雪禪林詎有青牛大夕曛幽境獨憐臨驛路馳煙誰勒草堂文

紺衙齋苦熱詩

晧旰風光侶壽麻無能淸暑效浮瓜盒九我欲彈鵰烏好植瓊南孔雀花

游東山記

出玉屛東門循山麓而行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

搏視此郁夷方里許延緣於田畔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汎秧苗抽鍼平緣如罽縠犬亂吠殊足喜人再進則一徑雲深層松攢柏列若夾道松柯隱景交蔭脩篁清籟鳴條山壑禽響雅可游目憑礆悟衷散賞山之右爲寺正殿倚巖結構雖未宏麗而貞容巨丱亦稱雄剎兩廂有樓可眺遠下則游人憩息之所旁穿小徑蒔藝雜花有洋繡毬二株爛如雲錦薄午鬱蒸予倦甚沈睡多時起呼醴則積陽已栖岫矣出山門振褭延風神志爲豁牛下遠郵炊煙在樹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俯瞰大江回

縈如帶視往來征帆不啻鳧雁也

重游東山記

今夏三月杪余曾策杖來游茲以巡稼之隙復問塗焉時金風初扇而餘暑猶勺藥乃於林際趺坐散髮跣足松濤竹籟清若竽笙舉頭一笑宛睹都消俄王尉聞予游亦來相與踞盤陀翫靃靡聽鳴禽之上下俛視遠水空明皓同積雪印瞻白雲翹然天外容裔如如而蓮峯北聳疊椒重𡶦刻露清秀恍覺舊游無幾而風景頓殊猶然塵鞅儼山靈騰笑我也乃朗唫曰青林倦鳥語緜

巒侶說白雲返故山日月幾何風景換鏡中疑我尚朱顏蓋予是時有退志矣遂循𢖊逕至寺後見碩木森井圍繞沈池瀲渟鏡澈浮荇含綠微飆乍拂漪漣生文蓄金魚二三百尾曦景斜注則相聚响風擇爲戲又或銜藻徑去游閒遠放若避世士然低徊者久之乃𢍁王尉聯騎歸回視嵾嵾如攢圖之托霄上矣

飛鳳山

㕠向長欲男女婚嫁畢裹糧游五岳是其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余晹㕠亦心栖白雲邈想霞蹤今遠宦來黔

始大界所遇巖巒殊無慰爵望者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嶷峇入諂詞也泉抵任眡事稍暇凡境內山川亦毋觸岫延賞傾淵懷煙而入士多嘖嘖飛鳳山之奇其言曰山之高森峯限日峭壁爭霞俛瞰城郭猶匹帛之繞叢花險迴懸度累梯乃升下則埜雞河清流見底游鱗可數沙如霜雪石佀摶蒱架木爲略彴通之蘭茝被徑送馥懷芬榜曰衆香國高僧某卓錫時之所顏也玉皇閣倚雲結構渺如仙居梵響凌虛遠山相畣轉側十餘武丹崖翠嶂點黛飛瓊石罅中瀑布激素灑清如委

幅練數折入河聲猶雷轉循崖東而左仄徑難登蝯亦須翼攀蘿蕁葛乃躋絶巔其上眞花不落古樹恆春岫挂松釵岑交竹影流風吚阿宛若彈絲自下望之澹冶如笑蒼翠如滴明淨如粧慘淡如睡四時之景豁目頤懷又風胎雨鷇戲弄羽毛飛搭棲貍乘煙歌唫信可目韶軼笙簧跨躡管籥予耳之神思飛越覺觚麻玉笥恍遇目前急欲躍游日盪吾胸會差至不果輒形寤寐後勘地丙谿逆次埜雞坪去山里許見層巒疊嶂中一峯高聳旁有兩山夾拱如鳳舒翼幖此山之得名不誣也

爾時船雲彭鼻陵雨濆流路渟而滀又不得從游目採勝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然予有濟勝具俟秋高滕涼餘歘稍退終當淩最高峯造幽峻看博芙蓉之石調鶴柜格之松聆風泉之虛韻衖巖桂之淸香不使子平獨精物隱也聊記此言目爲券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疊嶂如渴驥奔泉至此而止白雲盤峯頂陰晴皆見爲建文帝荒遯之所上有羅永葊葊旁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摩至梢

無坿枝又有跪井舊無水龍神爲之涌波恆雨不溢恆陽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閒取水者必跪汲乃可得云余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往游欲向寒煙蔓草問阜錫之遺蹤至則鹿苑積蘚濫泉息脈林雅空噪巖磬無聲惟嶺上白雲尙依依侶舊也道旁臥一石碣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屛所刻其中牟落西南一詩作於滇南後二詩作於羅永者彙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既剔蘚讀之遂策馬歸歸途少轉有蒼嶺橫亙挾雲欲飛懸崖青石如婦人回首顧盼髻鬟宛肖相傳

有神嫗每夜至帝所服役後被人覩欻化爲石又有沈潭瀜渟濎瀠涵碧無波相傳帝浴經此忽一靈犀躍出跧伏道左若聽驅策者噫烏翼庚辰虎乳鬭斑金狄洒淚泥馬騰波蛇衛顓頊之墓燕塡臨江之壙神獻管滲之劒龍春寄奴之藥推詳遺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符圖籙雖詞趣涉誕而音旨非誣矣旣作此記復繫之曰詩

何年脂帝構曾駐玉皇蹤鐵匣歸天數金川避賊鋒驚心黃屋杳滿目白雲封草木埏旌節袈裟換袞龍虬供

石洞米鹿聆闍黎鐘受詔犀分水服勞嫗化峰經途無

白鳥一宿河至今無蚊帝曾宿此直幹有青松江海團瓢寄關山程

濟從鶻唬篁竹裂鶴唳瘴烟濃我至尋遺跡悲塡萬古

胸

坿建文帝君臣論

余嘗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主鐵言高皇帝有遺誡既得鐵函鏁柙度牒剃刀竊嘆檿弧箕箙妖讖亡姬蒿棘女珊天心割灋佀有定數不可以人力爭亦由聖祖不建青宮輔弼俾作皇覺裔餘也又念少康逃竇終秉元

主宣王潛閩仍杖黃鉞五年而天節反一旅而中興奏
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之俊杰撥亂之鴻
才方其成皇死沙場昭帝居瘵瘖俺答鳴鏑戈鋋鈍於
邊關高煦磨牙蜂蠆伏於肘腋國勢孤注人情狐疑必
不能長駕遠馭臬牢萬里之外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彊
假令効勃蘇頓庭威公汰血自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
聲於濟陽濮軍出荊門卽襄鄧可搖戈船下瀘南卽長
江可據奮青邱之神劒返紫宮於彝庚仁壽之鏡重明
雲臺之仗復設握符闡珍當不其難或者謂夏桀浮舟

是爲失佽夷吾返國終辱先君故文叔受符不悳成帝復生元聖西歸菩讓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櫟殺子積而返都襄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佽伯者克定其難春秋不㠯爲非況未虐誘人翻同流毓未警蛾賊竟爾蒙塵反謂三靈改卜九廟弛縣豈熏丹穴㠯求故君忠乃不足閉沙邱而餓主父事固有名异無如斷鼇難期荒野永遯唬痕浸淫於枕席黃屋寄寓於團瓢不知晉鄭之依疇爲共和之計黃圖赤縣置之罔論毋亦諒精衛不能塞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瘴雨蠻烟罔筵夫

貞風熾火哭連鸜鴿寓公誰迎謡應豆田出帝不返雖亡國大夫不足异言事而千秋直史何未書均房乎晉者乎躡降泜水而容异杜宇禮開明而遠放要皆榮遺松棟罔念萬國衣冠塵視玉軀何計三泉梟雁乃誦楞嚴而白髮蕭蕭敲梵磬而天門蕩蕩聖人寶失虛想旱蹣之雅法王輪空尚戀茶毗之骨毋亦備嘗險阻精力銷亡魂將斷於祖龍乃思山鬼銜璧運已去於佛貍又恐帝羓實𡫸思歸葬茲山故明廷自列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亡之二十二士沐雨櫛風胼手胝足四十

餘年忘其勞勩吟不動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雖無仁傑之偉烈返衾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奉馬鞍於埜井所謂朱炎鑠石不靡蕭郎之木凝冰慘凜不凋款冬之花義悲六合仁感萬禩曰視當日之韜面授衣開門延敵昧衞難之洪義拜殿下而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梵淨山

黔之郡凡十三而山接蠶叢江通雲夢扼百蠻之要害者曰銅仁爲最銅仁之山凡數十而巖谷幽異峯巒陗

別壯三江乜江亩羅江銅仁江之形勢者曰梵淨山爲尤玉屏异銅密邇余恨局於墨綬不得遂一問辟支佛之遺蹤然數數輒聞其奇默想其景髣髴其境界不啻目擊之也聞絕巔有寺風厲不可瓦冶曰鐵疑蜚廉爲之歛炭屏翳爲之鼓爐也寺側有崇臺三曰拜佛曰說法曰煉丹疑鴻衣羽裳練精餌食之夫所宅也有井曰定心水寒沁肌骨清鑒毛髮疑飲之者可洗躁進之懷也山後有池曰九龍池皎焉沖照淨無斥草疑有翠鳥銜其淪蘀也登之者先由金刀峽而上峽之高千仞中如斧劃隔

五六尺許有飛橋相接疑巨靈之所開鑿也左右皆大梵宇廣闊可容數十人陟者攀組上下若蹈空而行疑上落雁峰千尺之巔也至其椒千里風煙可一覽而盡疑登岱宗日觀可小天下也然周圍僅四丈突兀陡絕疑猿徒叟其捷巧鼯族謝其輕工也又有香爐峯綿絮巖藏經巖羅列競秀下有九十九谿紆折環繞匡廬武夷之勝天台雁蕩之奇亡以逾也余於黔之錦巖珠璧祕洞靈淵亦幾遍踏矣疑此山不獨銅仁之壯觀且爲全黔之勝槩也何必泛螺舟而渡澥橐毛車以翔風登

嶭搖頳瓶于大荒深揄次錢來于泰遠然後詫語殊靈琹標怪秀旨爲異乎

游飛雲巖記

天官家言周雲如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齊（一作鄭）雲如絳衣宋雲如車趙雲如牛楚雲如日韓雲如布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蜀雲如車而不聞黔之雲爲何狀余來黔見毒箐灌莽嵐溼之所蒸鬱爲蠻雲類符陽之怪氣無所謂花葩糺縵錦繡縹緲縣雩曜灝慶矞絪縕者乃至黃平游月潭寺顧瞻巖石則爽然失愕然

驚且憲憲然目不周覽也則見奇埶闟詭不可名狀或贔屭而彭薄或輪囷而屈鬈或遻巢而蓊鬱或逝豎而倒縣或龍蟺而虎辰或鵬奮而鳳軒或蛟騰而鵠逝或獅厲而象狂或矗引而旗導或纓綴而帶翩或乳垂而煙結或浪擁而濤漩而且高者凝日下者回嵐巨者匀谷空者隱潭皺者膚襞漏者竅合瘦者骨削薄者彀彡墜者星落簇者毛毿大者如脥欱者如嬉蹲者如怒斷者如虧竊嘆曰此巖之石何其譎也何其佀雲之欲飛去也雖然造化之工之奇能巨黔之荒僻而闢此靈巖

復能使磊磊之石變態而不可究詰卒不能使雲之東西絡繹南北油裔者如此巖石殆此巖已罄造化之巧彼蒼無復餘情已付豐隆故此巖遂得獨擅飛雲之奇也夫

坿飛雲洞詩

幾年仗劍尋龍子孰意飛來石洞潛噓氣成雲作霖雨竄身僻陋亦何嫌相傳洞內有神龍大雨時則出登不雁蕩醫巫閭侶苾靈巖總不如齒冷客兒誇木屐那知天外步雲車

游黔靈山記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上也余引疾閒居日偕游雪厓洞因爲余譚黔靈山之勝約共逿游旋孝廉返鄉去不果時屆初秋炎都褰埃旻寓滌氛遂乘興步出陸廣門石逕紆曲形佀書字寒谿沙衍靜無漚瀠遠樹空碧哀蟬激響恍助予之鄉思約行三里眾山回抱中露出羊腸一綫盤旋直上若鳥狃霄天風振袂足履波濤仰睇蔚藍天蒼蓊如石壁洎造巔則阿平開朗四徹中繩若未始有山者修篁萬个薈翳成林曦暉側注金影璅碎延

佇凝睇青甯蝡動緣痕上衣裾苾芻出邀入淨室茶飲少憩由正殿側右至一院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則游人匡坐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章契予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攢木千章圍繞如幄長卿緣坡而舒翠蕳子坩枝而凝紅蒲鐙振羽於草根媚蚪引嘯於林杪扶老之禽异梵唄相答石竇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其秋色之上眉也裴裒者久之日已入蒼林埜烟漠漠微辨來時路望見明月宛宛如故人偕游者予弟淑也

坿追和鄂文端公詩

烏紗新脫却擲杖問仙靈䄂攬領雲白眼爭山骨青錫鐘林表度馴鹿苑壽經寺僧養鹿子二默念銅文頌商飆入廣庭

一泓鳴玉筑萬綠聳金莖侶此山如買當爲智者營聽松濤蓋偃顧影月波傾俛印九霄闊軒渠鶴籠生

坿元詩

弓衣馳小隊紓逕入黔靈隔岸竹林紫舉頭天骨青翎尼馴上座梵貝理殘經問訊峨眉老猶獠認祖庭主僧西川

人主曹溪派

刹那車三秃莊嚴草一莖衆人殊狗苟吾道亦蠅營活殺從渠會泥沙迴自傾底緣返初服安養證無生

游牟珠洞記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有羅漢大士石像皆天生自然妙麗莊嚴石筍一株竦削鮮潤青如瑤篸余壬戌至黔徃來且蘭數過其處乃呼道士爇炬深入則見石乳結撰嵌空瓏瓏閜閜廖豁天開別境雲譎波詭莫可名狀有若象者蹠足而蹲踞有若龍者攫爪而蝹

蠖有若虎者磨牙而趫趯有若豹者啖舌而撊㩊跪者若羊眠者若牛逸者若馬藉草而伏者若禺猱負扆而犇者若麋鹿又有十丈蓮花亭亭扶延翠色欲滴如仙掌之金莖也藕船類屋橫亙天漢波濤奔淼如博望之星查也石梁聳峙如彩虹跨臥上有僊官鶴氅羽衣童子持幢旆導也又有樓觀宮闕結構窈窱如入建章之宮而千門萬戶也如造閶闔之巔而銅柱瑤楝也如游蓬萊方壺圓嶠三山而羽人出沒其間也有石鐘焉蒲牢生動蠡文齧缺叩之如木勝周景王之無射也有石

鼓焉擊之則軒乎囂乎如奏鈞天廣樂其聲動心無需蜀郡之桐魚也道士撥火指地上曰此梅花也瞭之瓣蘂鮮妍皎瑩如玉疑天女之所散釋迦之所拈也忽有聲自中來浛浛然佀琴戛戛然佀筑琮琮然佀敲玉嫋嫋然佀彈絲復沓沓然佀湘靈之鼓瑟贏女之歛簫也頃之砰肰如震霆轟山劃肰如巨靁劈岳潔肰如康回觸不周其澎湃振盪如天風海濤肰其淩厲呼号軒天踸地如昆陽之戰猛獸助怒屋瓦皆飛肰余方愕眙驚詫莫知其所目肰道士則曳余裾出洞指淵閉曰向之

聲不一聲者水哉水哉余曰然乃記之

坿年珠洞詩

洞內盛仙佛瑤幢瓔珞歷羣鬚洞外森樹木頻伽婆羅翔紫竹落花滿地證般若流水空山悟眞如來游兮鐘鐘鼓鼓仙佛額手紛告予毉我方外之人兮宜巖居何事入閒盒碧精吾廬

鮎魚洞

洞在玉屛大江右石壁百丈中凹一洞碧水珠迸大如篙篨產鮎魚焉或曰洞中一石歷爲鮎形故名也案說

粵雅堂叢書

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旁各具五指則鮎妖也玉屛城西二十五里又有鰣魚洞產鰣肥美

諸葛洞

偏橋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一名寶蓮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冢逹時曾出爲祟地埶緊湊夾岸飛巖望佀染黛上下距縣五六丈巨石臨危若墜復倚濤涌波襄瘦蛟跳舞渾浩嬰怒響振磧坻溶流洸起迄於下口雖雞翅洪之險亡旨阾也舟至此遂止冬月水埶稍緩多人撁曳可至偏橋其上雜樹交蔭

罕見曦景太泉飛流千丈倡布湍激之音奇爲壯猛曉禽莫獸哀鳴相和亦饒楚花丹葩綴谷若紅雲秀天蘢熒飾巖若銀燭眩目觀者思難周賞情之圖狀矣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禺中至施秉汜舟經此因涔瀆水漲白波如山爾日又値大雨鴻流尾輸環濤轂轉桀石横亙江中碚礬倡屋一葉輕舟時時觸之霆砉飆盪日驚星覆恍天吳爲之吅欻奇相爲之颭躧也然延矚飛湍魄未之駭後爲友人言之輒咋舌去

響琴峽

平氹西陽驛之東十里攢峯刺漢古樹蟠虯斷壁中分
陗如斧削而碧流飛注激電轟雷其聲泠泠肰清越巨
長非箏谷之金絲異篴浦之楊柳也吉林德觀察隆榜
石曰響琴峽蓋得其佀矣余系之曰詩
雪浪琮琤響玉琴空山寂莫誰求音倏來風雨羣靈會
為出成連海上心

相見坡

吾鄉隴東之六盤山森壁轶雲竦巖造瀊寥寵虛岫嵳
峩積岨路若絕而復通石將穨而更綴所謂窅窈而曲

峛崺其高者歲甲寅經此下車山麓挽衣荷笠而上後人見歬人屐底歬人見後人之頂如畫累重人矣延緣拗折朏明至馬中乃躋絶巔俯視人馬如蟻行者憩者遠近逶迤陣演崒然矣復盤折而下石磴苔滑樹杪雲橫深壑小語高峯如膺風息畏佳峻逾郲邛肰篠交筆秀㵎響泉飛瀏覽忘勌今至相見坡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巑岏嶕嶙上虧日月極天之阻實在於斯是曰行者望風謝路而異嶺共雲別峯同雨恍如盤山之在我歬田山蘲云陟首坡則尾坡見陟尾坡回矚則首坡見太

文鮎鯷也介疋釋魚注鮎別名鯷江東呼爲鮧昔陳蔡之厄作崇㠯異季路搏者卽此物也夫鮎之爲言黏滑也鯑魚佀之鯑兩目上陳方頭腹重墜若囊身微紫色無鱗一名人魚其脂肰之不消耗秦始皇常㠯其膏爲燭又佀鯢鯢偃額大首長尾四足一名孩兒魚生谿澗能上樹含水上葉覆身鳥來飲水輒取之王會篇穢人前兒卽鯢也介疋鯢大者謂之鰕也知鯑鯢之肰鮎形如繪毛傳說文㠯鮀爲鮎㠯鰋爲鮎殊閡於訓稽矣周益公記宜興洞有四足鮎宋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

中坡面望則首尾俱見起伏匽印石壁烟接方沈淵心突淩峯頂行者此㠯手招彼㠯口呼送𩑶㒰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遥也形容可謂逼肖矣余也有客兒之褭情江山助興無㭬州之嘉藻林淵貽羞聊綴長歌㠯當游記

上坡面在山下坡山在面相見令人愁不如不相見㕁誦吳江施㦸詩令我眴顛心滋疑今年奉檄羅施國陟坡正值芳春時春雨霏霏泥滑滑輿夫邪許肩爲疲一步一顧上高嶺遥遥樹杪人團影須臾不見循幽坑呼

聲宛如在深井斜飛瀑布巖巠簾亂綴雜花埜照䁔批
頰側翼桂之樹清蜓舒嘯河之麋黃犢哀鳴鷓鴣叫下
輿四望風颸颸葛蘇鉤衣足欲蹶拍手嬉笑來蠻兒椎
頭鐻耳語謦謦佀說𢀖面箐林高我曾攀組上仙掌渺
此九牛之一毛褭橋白雲空眼界碧雞金馬嗤王褒下
視行人相勞苦肩瘡蹏血多商賈青簪圓裹虁州鹽黑
苗斜插谿子弩颯颯楓林吼虓虎山王祠𢀖煙一縷

坿七律一首

九折千盤相見坡獵家茅屋結山阿誰其云者飛黃鵠

若有人兮帶女蘿郫酒柔情玉練語蠻童拍手烏鹽歌

商訛牛也 苗言放 塔笠愁犂角鳥路斜陽自古多

聖泉

寰宇源泉何啻億選而効靈廣堪者殆難更僕數已予稽職方所載奇詭尤著者如滄州之澄綠泉泛金石不沈也允街之泉水交旋如盤龍攪之亦成龍狀也廣陽之妒女泉婦人炫服靚粧必興雨雹也霍山廟之泉鼓動則流聲絕則竭也江乘之湯泉半冷半溫共出一壑也多喜山之雄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右竭左盈也

安豐之咄泉大吽則大涌小吽則小涌咄之則涌益甚也是皆別具橐籥壯坤輿之觀不僅飲石上寒蝬蝯雲邊埜客已也而要曰黔之聖泉可驗瀠汐爲尤足異夫漳浦蠟瀠候官瀠泉鐘山應瀠連州瀠泉固亦消息有時矣然彼則地瀕海隅緣海爲瀠汐而於泉無異又若嫣亭石穴池陽湖泉章貢三瀠安宗海眼連州斟溪樂平鳳游荆門蒙泉郴州瀠泉青城瀠泉龍場驛瀠井去海敻絕侶异幾泉爲伍第彼之瀠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盈百竭不爽晝夜如此泉者王韶之始興記云貴

州有漏汋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殆指此也余曾再履其地見一泓自石罅迸出噴若玉竇泄爲瑤池滓若醍醐瑩成琉璃試以錢置石上卽瀰涌而昇錢齊不湮不淺則信乎此泉之得擅聖名也宜其横竹引之調符取之以調痼滌塵珍於玉酒瓊漿可也奈人之飲狂掬貪或且漱盥而去此若涴者亦獨何哉

埘楊慎聖泉詩

龍圖天生水義畫山出泉睠茲靍沸流肇自混沌年盈涸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塵剎變瀰汐億垓無貿遷帝臺

益漿下神瀵壺嶺巔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鬟雲騰
潏潏泓月涵涓涓鰕須穿皎鏡蟹眼瞭淪漣岷觴衍游
聖坳舟喻思予遂蹤鬼方霧蘊貢羅甸烟詛逢陸羽品
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折簡開薈蔚飛
觥延霱天玉珂鳴重巘金艾明華田碧瀲灑柔翰翠微
鑒洞絃臨淵稱混混倚谷望谾谾麗闉暍鼓動回谿贊
燭朕荒塗欣長會鯦言遂成篇

續黔書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五

武威張　澍　鬻毅

多雨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自小而大之也楊用脩云黔人謂雨爲渧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卯之嘉平月入黔境卽霪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故有漏天之號山海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注龍水物㠯類相感余竊謂牂柯分野上當天井是多

雨潦非必如隤歎之所云也

坩愁霖賦

蘇利回駗焦明舞翅蜡爾雲壓孖流霧織苦雨連旬陽烏引避入不堪慂天何徑醉中庭桴渡炊竈烟霾昝耶上壁胜遇翔階百壓泥滑千井畫排門無蒸馬尸絕吟鞋茹愁獨臥散漫傷懷若夫關山縣亙久理征鞭雞聲店裏人影橋邊寒飆震蕩怪鳥盤鶱衣沾骨冷鬢沐涕懸沈陰斷岸積水連天長途躑躅故國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郵亭短垣傾圮敗瓦飄零囊無長物案有餘

螢檢書汰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梧坐冥冥裹糧無友

飽德自饕於時石决花藞林於葉結澗浴青豨浪浮赤

鼈鳩婦不來桐魚宜戳后土難乾屛号尙泄假盖誰憐

墊巾可折三日佳晴諺云天無三日晴也云胡不悅爲之歎曰銅

鼓山前男甕蓬水漩澴八番秧苗爛六額蠟鬋黓牛肩

拭泥血龜鼻解銅環宋翡從此去爲我洗愁顏僧得穆

王笛吹徹此荒蠻

歧舌

呂氏春秋功名篇云反舌殊俗之國高誘注一說南方

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其語异中國語相反因謂之反舌淮南子墬形訓云東南有反舌民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海內南經有歧舌國蓺文類聚引作反舌國其人反舌御覽云軒渠之國其人四舌而三瞳通考謂之三重國拾遺記云因霄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金筑苗狆之巢穴余代庖之日苗有訴牒者令伸舌視之宛如王子年所說蓋舌主心苗火旺於巳巳為蛇故蛇歧舌南方歧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也

醫方刻石

宋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余壬戌至黔遇道旁殘碣必剔蘚尋之無有也大抵年代塵邈非風雨剝蝕卽沈霾蔓草否則爲牧童敲火牛礪角目致毀湮耳

石刻

修文縣二里龍岡山鐫陽明玩易窩五字洞口鐫陽明小洞四字王文成貶竄時講學之地也都勻城北有石

壁鐫仁智之情動靜之理棲此盤谷飲此泉水十六字張鶴樓遣戍是邦誅茅讀書題此目自慰也黔西州北六十里有方石厚闊各尺許長二尺默擡卽起語則多人不能動上鐫天合二字都指揮馬暻之遺跡也貴陽東山翠巘崔嵬琳宮縹緲鐫君山讀書處五字郡人楊大賓習業之所也安平之噴珠泉鼓掌喧嘩珠璣迸出鐫喜客泉三字參政焦希程之所題也永從之石芝洞鐫石芝洞天四字副使徐九臯之所題也又皮林洞有皮林山一名過化山參將鄧子龍題過化二字寨民相

傳歲以石灰塡之否則多病目也龍里縣南之留雲洞奇石怪壁巡撫郭子章題之曰雕雲也餘慶有古洞白雲封洞口則雨大至邑令韓任甫題之曰慈雲也龍泉北三里岩上刻天河洗甲四字劉綎平播凱旋經此勒岩也麻哈江之橋葛鏡建屢爲水決三建乃成縻金巨萬總督張鶴鳴礱碑題葛鏡橋三字也安南縣文廟旁有石方廣數丈總兵鄧子龍鐫欲飛二大字於上畫寬尺許也又縣南雅關下有飲馬泉傳漢將軍關索至此人馬渴甚泉忽湧出成池參政林喬勒碑池左曰甘泉

聖跡也國朝總督蔡毓榮泐且呂飲八四字桐梓之葫蘆洞清幽深遠石狀龍蟠邑令萬侯建額曰天外賞大學士王應熊有北顧岩三字俱鐫於洞口也永寧之觀音洞有白石如廻鐫神龜玉液四字也天柱之千佛鐘鼓洞微霧濛濛清流濺濺邑令朱梓題石曰天下第一奇洞也婺川之蟠龍洞壁鐫蟠龍化雨四字也銅仁之東山突兀奇峭俯瞰大江絶壁鐫雲彩江聲四大字也都勻之夢遇山有碑鐫仙八張三丰觀瀾處八字也平越城西五里崑上有張三丰遺影郭子章於高處鐫神留宇宙四字也遵

義城北三十里石壁上鐫十二字云山齒齒水瀰瀰白飛霞曾到此也凡此石未駁落字畫可辨皆明人之遺跡也至遵義之白縣堡鐫石曰如能順從則世享福壽宋忠烈公楊燦曰十訓刻石示子者也龍泉縣東五十里有山高數十丈上刻仙羊巖三字相傳唐人之書也又夜郎崖刻夜郎古甸四字相傳李白經此所題也若鎮遠之香爐巖畔刻泝流光三字相傳爲濂忠武侯所題疑未能信也又永寧之留餘洞石乳凝結上有字如蝌蚪不能識也永從之碑模崖高數十丈上有仙書紅

字又仙嵒數處皆有大篆嘉靖時酉陽司來侵地募人鏟去也畢節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碑相傳武侯所立文漫漶不可讀也此皆余足跡所至耳目所覩記考之於地里參之見聞說信而有徵者也其他奇巖附壁幽崖邃洞或有祕響異蹤余恨無飆車未之到也然書不能擬岳碑文不能比嶧山猶筆之赫蹏不忍棄者志余黔中之所得僅此也

俗字

黔南各郡民苗訟牒中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迴

不類者詢之亦有解如奀讀爲卞言揹勸不异也孴讀爲攏言行止動搖也奭讀爲戀言婦女善淫也又叜讀爲紐言目蟲置火上狀紐動也集韻叜逵貝切音權蟲入火貌鳥讀爲刁言人形短矮也廣韻有𠅏字音爵异雀同說文鳥依人小鳥也𡈼讀爲絡言𠰷䀏之斜側者也集韻𡈼音撲塊也淮南子說林訓土勝水非一𡈼塞江又普木切音支義亦孖讀爲鴉言水之分流者也孖廣韻集韻類篇竝音滋玉篇云雙生子也黔同之古城南有孖江車滘兩水將合處形如八字有寨焉亦名曰八孖

川字

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爲春余莫知其解或又曰穿思之

知當為川始信土俗方言果符訓詁之指歸也案山海
北山經倫山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郭
注云川竅也而姚旅露書引山海經川作穿蓋穿可訓
川故釋名曰川穿也顏師古漢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
貫穿而流通也裴氏廣州記云南海龍川縣本博羅縣
之東海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号是川之
訓穿傳記多有之又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亦當是川
字畢中丞沅山海經校本疑川當為州蓋据尒疋之白
州驠不知郭氏彼注亦以為竅則州為後人譌寫無疑

也張揖廣雅亦云川臂也可証

⿱夅黽字

黔之人儕輩相呼其偶不徑赴則唉曰⿱夅黽質問之則⿱夅黽者不來也案古⿱夅黽字本有來音劉向引詩來年作⿱夅黽麰郭顯卿字指⿱夅黽字从⿱來黽徐仙民讀异來同鄭康成儀禮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徐廣云貍一名不來天子設貍侯所以射諸侯之不來者取此意也是黔人之言不來爲⿱夅黽猶貍名不來爲反切之音如并夾爲鑈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鞮爲披舉矩爲莒勃蘇爲胥壽夢爲乘古職

爲殖顓孫爲申蒺藜爲茨茅蒐爲韎扶胥爲輔於菟爲虎不聿爲筆軒轅爲韓俠累爲傀瓠盧爲壺鞠躬爲芎丁寧爲鉦僻倪爲陴和同爲降句瀆爲穀明旌爲銘大祭爲禘蘋蕪爲須于居爲邾窋籠爲聰蠨蝓爲鴝瘯蠡爲疾蔽膝爲韠側理爲紙扶淇爲灘狻猊爲獅不可爲叵奈何爲那何莫爲盍者舁爲諸之焉爲旃徒格爲斥如是爲爾之類皆吕雙聲合爲一字其學起於涿郡高誘其注吕氏春秋淮南子往往詳其音讀而韋宏嗣注國語亦有音切今人相承目爲始樂安孫叔然者誤也

生六男

癸亥二月余在會城一日晨集公廨同僚有言黔西某里王氏一胎震六男者子母皆無恙或曰爲駭余曰此固黔之已事也嘗陸終氏娶鬼方女嬇音蒯人表作女嬇故集韻音潰大戴作女隤一作女潰誤入孕不育啟左脇三人出焉啟右脇三人出焉譙周輩咸曰爲誕曰今況古知記注者不妄也而又何怪焉嘗聞苒鞆遵義天旺落六寨土女酥卽孿產牝牡而獸尾眾曰爲女异畜交故有此三度關守者白之總督憑岳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臥人獸相雜

卽此盤瓠馬人之故習也遂令壞所產而置女不問

化虎

括地志越獠之人老者化爲虎博物志江陵之貙一作猛人能化虎好著葛衣天中記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人老則化虎有羅藏山今黔之夷俗亦善變虎王漁洋記定番土司事非妄也土人言此事多有其子孫入山頗識之虎亦數逆其家巡視余竊怪焉夫齊姜化螇螬而吟帝嬪化䔄草而媚宓女塡海爲精衞嫦娥奔月爲蟾蜍是皆幽思煩冤鬱過莫發化爲異物償憤鳴情若伯

又聞㕷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作羊豕驢羸之屬齧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土官重其法禁不能止或捕得輒生瘞之名曰鬼方良㠯是夫

呪尸爲魚

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卜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爲猫犬遇病者攝其肉唾水中化爲魚鰕取而貨之今黔南諸苗能㠯術呪尸爲魚而食之亦此術也又有苗手持蛇啗之采樵歸捕蛇滿籠中蛇亦不能去儻卽西京賦所謂水人弄蛇者歟聞雲南迤西南牙人婦人恠者

熙之為黃能如意之為蒼狗黃母之為大黿杜宇之為巂周仲明之為王鮪殆又所謂彊魂敲圉淪化儌誕者矣乃盂食裳襲而忽斑其皮鋸其牙虓其聲是漆齒鐻耳之倫皆牛哀昪李耳也鬖首渠股之類咸左飛昪封雍（一作邵）也不必見蛇始目為杜預不必見蟹始目為彭越人之化也小大無優劣善惡無常體書佐鈴下且見之爻象矣儵淮南子所謂志昪心變神與形化者矣蓋猶是廩君務相之餘風也或曰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為虎受此法者目三尺布巾數升米糈一赤雄雞一斗酒

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至夜伺夫寐曰短木置夫懷中夫不能覺即化去攝魂魄至死食其肉有守者逐得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則殺之又猛犸人工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即牛馬亦然

石棺

玉屏縣志云玉屏城西北隆萬間欽天監奏其地當産草寇遣使七晝夜猝至掘之石棺蓋半啟其人一手握髮一足踏棺埶將躍出急目銅釘釘之乃斃聞初葬時係木棺也此异汪喬年發闖賊祖墓內有金蛇鐵鐙事

相類余考唐中和三年六月三日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曰本州直北牛山旁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大寇之帥黃巢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号金統慮王氣必在此山伏請奏聞蜀京發卒破掘則渠賊將敗堯封遂弁州官點諸縣丁男萬掘之月餘山後崖崩數丈有一石桶桶深三尺中有一黃腰獸旁置鹿盧劍長三尺黃腰見之呦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奏聞至秋黃巢果衰中原尅平此又弁宋永嘉末吳猛殺建昌巨蛇而蜀賊杜弢即滅事

相同也嗟乎古今來巨憝大猾皆山川之盭氣鍾之安得迅霆宣威巨靈鼓斧擢深山之虎豹殛大澤之龍蛇以免斯民於塗炭哉

人疴

龍里縣東門內短垣數堵篳門斜大一人年約四十餘衣甚須捷面赬而害有壁左目修翹右目內有肉釘挺出長幾三寸粗如小兒齒充滿眼眶有橫痕略侶麋目形而肉色殷紅余於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溟沐其人負牆猶張目而睨睩也噫異哉儻即所

謂人病者异

風鬼

十洲記風生獸佀豹青色狀如貍在南海大林中張網得之燒之不死斫之不入鐵鎚鍛其頭數千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仍活㠯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又謂風生獸喜食蜘蛛啖薰陸㠯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常持一杖指飛走則不能去人得之指物所欲如意諸咎說卽廣州記之平猴嶺南志之風母抱朴子之狤𤠣虞衡志之風貍也又禽經風翔則風注云風䲦鳥類越人

謂之風伯淮南子羿繳大風於青邱之野許慎注大風鷙鳥也異物志云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食之發風毒是風獸風鳥風蟲皆有之矣未聞有風鬼者陸次雲洞谿纖志云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曰旋風攝人爲害余至黔輒曰此間人咸云無有不知是次雲譌言抑昔有而今無也

鐘鬬

平越城南有高眞觀觀旁有洞幽邃莫測內有物若牛時出見之相傳明正德間忽一夜洞外雷吼僧驚恐起

鎔鐘失鐘所在有頃聞鐘一路負聲而來諠震林木詰朝眂之凡欒銑上下甬紐左右悉黏水草乃瘖喝咎之夜鐘异牛鬭也後釁之乃止大凡物歷年久遠能爲神怪水西之金雞唬月查城之石虎噬人石龍臉甲而豎吹聳（亦在晉安）桑木被斧而雷震至（在綏陽城西橋水中）悉有證驗非同俶誕矣

馬化石

貴定城南四十里有白馬山上有古池深不可測人迹罕至至則風雨晦冥相傳有白馬見於山下一黃冠呪

之馬上山化爲石云籌水經注䕶蛉縣有石豬子母數千頭傳言夷皆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後人遂不敢牧然未聞有異人之迹也茲黃冠者毋亦饒初平叱石爲羊之術歟大抵神仙好游戲嚼飯成蜂也飛履化鳧也擲杖爲龍也水噀紙驢肩牽芻狗也向井呼錢於盤唾獺也彈橘裏之棋渡江中之扇也是乃麻姑所謂狡獪變化也

雷擊六人

攷京房易傳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

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是則謝仙行火巨楔走精蒼旻之賞罰所以補翔戮之所不及也癸亥六月余謝病閒居貴筑有自玉屏來者言月之初七值趁虛日鄉城懋易者咸集南明樓下時天晴霽無雲忽迅霆大震雷火自樓隙穿下市人咸驚慴霎時烟散見六人仆地竅血而死樓柱失半其旁買茶傭誤殛旋蘇焉（稽神錄雷誤震死者蚯蚓擣爛覆臍即差）後廉實其四人常沃米曰水羼粃糠售之其二人則習用銅鐵白錫諸假銀曰誑人者嗟乎博陵血練無雲而殲叔卿剡胸其讐卒斃屐

夸隱慝死詎能寬哉乙䖈橫生未可追在其人方謂碧翁之瞶瞶而天卒殛之使不得售其術以有其身然則世之倘張爲幻倖王法之所不能及者雖復服稾砧而佩嘉榮食正過而挾半石亦難免於辟歷之礔其亦可以怵心矣

續黔書卷之五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六

武威張　澍鷽穀

官鑄

黔中錢局二設於貴陽大定局事卽㠯知府領之采辦滇銅鼓鑄搭放兵餉余初至黔見市錢猶因好完具厥後省局私鑄小錢不可用余上書署藩臺董觀橋犇輩言之其略曰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㠯防姦民也今不聞姦民之盜磨取鋊另起鑪竈而㦸㦸守收行固駔儈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㸑堆積者無輪郭無

会易一千之貫不滿五寸比於鵞眼綖環同其薄劣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萬錢指貨千錢小民日用難權子母藏之不可為泉行之不可為布甚非所以愛養閭閻通惠商旅也畬高恭有言私鑄薄濫有司糺繩絓網非一㠯為既示之㠯深利又隨之㠯重刑倘非政體矧殽雜為巧㠯期得贏而逞邪奸者卽官司也彼小民亦既聞之矣而憲臺曾莫之問㠯為不知乎則職居廉訪之謂何㠯為知之乎知而不克糾則人不疑錢之不通神不可得矣云云旋司局某告病坐擁巨萬將入都為

貲郎也

鹽

鹽曰鹹鹺伊眘官大司鹽縣設海鹽其爲利博而用亦宏矣自然印成者石鹽也凘淖未涑者盬鹽也其曰⿰鹵秦者南裔鹽也其呼⿰鹵扁者蜀鹽也其稱餘者越鹽也其謂鹺者河内鹽也其名⿰鹵盈⿰鹵襄者戎鹽也其目渠展者齊鹽也最下則幷州之末鹽刮鹽也其他爲白爲烏爲紫爲黃爲黑爲紅爲綠之異其色爲苦爲飴爲散爲形爲寒石之別其味爲踊爲印爲乳爲駮爲虎爲梟爲巨枕作桃

者誤爲水晶爲織子爲馬齒之殊其狀正復繁賾難紀羨而調之盉而鹹之自不患其䶨鹺是以鹽有澤于闐匯之鹽有池猗氏販之鹽有山夔峽掘之鹽有井九龍食之黔介滇蜀之中獨不產鹽惟仰給於蜀來遠而價昂洗奩之物弃奩爭價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駝桂平之牛者矣儻郎伯誼之經所紀無鹽之國昇常璩南中志沮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也案沮即且蘭三郡即建寧牂牁平夷夫鹽之生也不擇地或出於鹵或出於井或出於崖或出於石或出於木或出於泉或出於草黔水虢涔耳自不能熬波出

素而邃洞幽崖深林密箐固所饒也倘司事者精求牢
盆之術廣募亭戶濬掘天藏而異民同味將地不愛寶
靈慶志瑞䴏之鬻之肴將溫給則蚩尤之血可漬於蠻
鄉而蛤蜾之波可流於蜑洞彼夙沙瞿子豈得獨擅煮
海之功哉

茶

黔之龍里東苗坡及貴定翁栗沖五柯樹櫃耳諸處產
茶而出婺川者名高樹茶蠻夷司鸚鵡谿出者名晏茶
色味頗佳近俱不產大吏歲㠯為問有司咸買他茶代

餽之

論曰茶之名見於神農食經毛詩爾雅飲於漢魏盛於唐宋至今而錄而譜而經人人皆陸羽矣嗜之者曰爲釋滯消壅厭之者曰爲瘠氣耗精二者各執其說是猶邾莒小國不肯降心於齊魯大邦也雖然金蕾珠蘖玉濤素塵香含雪尺秀起雷車采之擷之收英斂雩爲酪蒼頭代酒從事固足曰滌煩淸暑而不知鬬設成俗虛縻泉刀而非徒斛瘕增熱侵肌爲害已也比見近歲上下競啜淸欲霜積雩甘思露液乳煎碧玉雪翻銀絲鼎铫

或煩於嬌女旗槍互誤夫老兵堌匑至翳桑之報神仙祈甌犧之餘侶檜雨松風醍醐遜味竊春秋覽河圖不如載茗一車也而鄉鄙摩蝨之夫尤致羨於寶文初蕊穆陀墜葉往往賤售新穀問西園之價希北苑之珍廣術曲閧茶肆櫛比飲者肩摩足戛昕夕不絕何異海上逐臭里中效顰乎而商旅懋遷經山川之險博錙銖之利每以絲絹相易不知湅水雕文之難目為蘇蘭薪桂之娛歲費百萬仙靈莫通苦口為師療饑無術是目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攷晝史泰和五年光元二年

倘責省臣茲奏禁之自七品官㠯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餽獻亦裕財足食之政也今之留心民事者倘可踵而行之乎

女酒

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釀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竭㠯泥密封罌瓶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候女于歸日因決陂取之㠯供賓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謂之女酒又有窨酒色紅碧可愛余初至黔飲之經日頭熱涔涔後畏之如雲白鉤吻問諸人言此酒用胡蔓草汁

溲也周禮序官女酒三千注女酒女奴曉酒者

革器

褩蒼頡七章有鞄𩏂一篇言治皮之事今其書篇已逸韋人職闕不復見古人察革之道矣乃滇邊鬼方竟擅絕技不知者疑以爲鬼工言不能及也有問於精手者則告之曰凡革鍛不摯則易蔵治不約則易齘不盈之水摩其皵膜則無以皷澤不炙之火舒其皺粟則無以𤿎張不襲以石則文理無由細跛不窨以土則鑽孔無由堅𪖇反是而攻焉而後削之䌛之繢畫之厥爲鴟夸

焉可㠯注蘭生厥爲蝸盃焉可㠯龢嘉味㠯之爲棋局雖無雞腔之清韻而滑膩足珍㠯之爲馬鞴雖無錦障之光彩而柔韌足翫㠯及爲盌爲壺爲卮舟爲鈿盒皆積緻可尚不必鐫懸黎而錫麟趾不必雕沈檀而燒宣窯列於市廛黑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粟又或縹綠葱青嫣紅油碧羊之肝鶩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粲然滿目雖邊鸞花鳥崔蚓蟲魚不是過矣作贋者膠縠楮爲之飾㠯漆敷㠯采光澤彩麗猶夫革也觸之浸之不月而潰退矣嘗者不察擲青蚨畀朱提是殆㠯皮相

也

洞錦

錦之目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蘘荷也櫻桃也柰萸也林檎也芝草也阜木也目鳥獸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翻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鴛鴦也飛燕也麒麟也金雕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團也象眼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目器物名者樓閣也擕藩也綬帶也銀鉤也盤球也簟紋也魚油也博山也連璧也雜珠也答暈也方勝也闍婆也皆所謂惣五色而極思藉

羅綂以發想者矣黎平之曹滴司出洞錦以五色絨爲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他郡湅之水不敗漬之油不盜是夜郎苗婦之手可與堯時海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州皆紅黃絲紗所織甚麤不可用

鐵笛布

永寧鎮寧二州出鐵笛布其纖美以蜀之黃潤其精緻以吳之白越其柔輭以波弋之香荃其縝密以金齒之縹疊余不知其何以織也或謂卽桐彎布績白桐爲之或又謂緝桑爲之如嶺南容州之用句芒木新會之用

鉤緣縧高昌之用婆羅樹條未問之猓獠又有紋布可為巾定番苗婦所織潔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彌年不漬垢膩又有斜文布名順水斑蓋模取銅鼓文以蠟刻板印布者出獨山州爛土司

金星硯

孔方平硯銘云縠理綺文金星玉質以言墨海尙潤也思州之架豀潭產石有金銀點者可琢為硯唐秀才源以一枚饋石色既未匹亟露匠工復未能割雲以之殺青草系易於損毫雖注以婺川香墨之水恐不能班采

散色漚潤毳翰也嗟乎石墨相著而黑紙筆圖臨爲章邪心讒言無得汚白旨哉是論惟磨不磷涅不錙屹然雅操之君子方露圭角非佔佔較評郎官樣鴝鵒眼者所知也

苗刀

苗人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試刀嘗於路傍伺水牛過一揮牛首落地其牛尚行十許步纔仆蓋犀利之極牛猝未覺也爲之贊曰劍能斬馬鏃工殪虎遯水蠻刀剸牛委土撝不留手猶然步武切玉昆吾騰布

析縷觭欸銛鋒無鈌容黍萬辟千灘試可既矣

神黃豆

神黃豆產黔之荔波形如槐角子際常豆稍巨服之可永除小兒痘毒服法曰每月初二十六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案二十四氣服之自二十四粒爲度先用箭瓦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白水下之

鮓䈁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橋之黃絲驛逆旅主人

馬受暑死腹孕肉囊剖眎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椎之甚堅非骨非石層疊周裹多至升許不知爲何僕人曰示余余案本草有鮓荅生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以鮓荅石浸水中咒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鮓答氣砟答在畜腎尤艮形如鷃或嘴者爲最重大可如拳或黃或白生剖得者爲靈物或言能治奇疾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又聞牛有黃在膽黃一名丑寶馬有墨在腎狗有寶在肺鹿有璚在首羊有瑚石在腹驢有媚在口

燕麥

尒疋籥雀麥郭注雀麥卽燕麥有毛粲卽穆天子傳之埜麥內經之迦師郭義恭廣志之析草孟康漢書注之斯禾張揖博物志之蒴草也楊升菴曰江淮所進之烏昧草當之繆矣羅鬼國禾米亦佳土人㠯燕麥爲正糧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糢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羣苗㠯此爲麪毋人製一羊皮袋盛數升塗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麪其地賴此甚多古語云兎絲燕麥徒有其名殊未然也博物志謂人食燕麥骨節斷解者亦妄

羊肚菌

尒疋中馗菌郭璞云江東名土菌曰馗廚孫炎云地蕈亦曰地雞又有獐頭猻眼雞㙒松蛾桑鵞楮雞榆冈等類皆楄香而可食黔之深箐邃洞人跡罕至徙徙爲苗猺所踞采食山毛古樹內多生羊肚大菌潔白如雪重或一二斤食之雖元都綺葱碧澥琅㮾千品甘露之饌百花珍藥之菓不是過也余代庖古城日苗人會獻之又有木蕈貫如胡椒味辛可佐食

降眞香

名香多出古木若鷓鴣斑生於木坎迦南生於黑木艾納生於栝松奇藍一作男亦作南生於榕樹安息生於辟邪樹膽八生於木犀篤耨生於眞臘之杉木盒顏打魔迷迭薰陸返生之皆爲樹脂又如蜜沈棧雞骨黃熟雞舌馬蹏青桂八香同出於一樹黔之貴陽府境出降眞香燒之可感引鶴降醮星辰宜焚之凡宅舍怪異疫癘刃傷燒之大驗小兒尤宜帶之蓋此香在深林密箐縣巖之古藤上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經歷歲月肉皮俱爛赤心如鐵故其香勁而遠也旨生於藤又名紫藤香云

續黔書卷之六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七

武威張澍鬻穀

梓栴

黔中脊饒梓栴播州更蕃吕桐梓名縣猶酸棗之姓溝豫章之氏郡也近者栞伐濯濯無能化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無巨抱者案梓亦有數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佀楸有角者名角梓黃色無子者名椰楸楸之小葉者爲榎榎卽說文所云檟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者爲椅尸子謂荆有長

松文椅是也又有鼠梓一名楰詩云北山有楰卽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植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云材檖書作萩樂彥云萩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萩字又作橚晏子春秋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卽萩也梓亦作杍尚書梓材古文作杍材也枏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葉侶桑子侶杏今作楠爾雅吕爲枏

柤

貴陽鄧玉峯澍甲寅科房師先生之居花卉頗饒有樹焉秋時

結實較木瓜微大摘味之侶梨而酢濇或謂郇楙余案蓋柤也夫柤榠樝也李時珍曰榠樝乃木瓜之大者樝子乃木瓜之小者榅桲則樝類之生於北方者三物异木瓜一類而實不同詩之木李通志略之蠻樝椑雅之木梨皆謂柤也

邛竹

㫺我家博望侯至大夏得安石榴蒟醬玆得筇竹賈人言市之身毒國也身毒索隱音乾篤或曰賢豆亦曰天毒瀣書佗天竺逸周書佗天竹杜篤傳作天筑或佗天

督通志略云天竺卽捐毒也田山薑㠯爲邛竹出蜀之臨邛謬矣夫黔之氏貴竹也㠯生筆竹也筆竹亦作桂竹零陵記所稱桂竹之埜產桂竹是也攷山海經雲山竹譜引作靈原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竹譜云棘竹一名芀竹扶疎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又交趾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㠯刺虎中之則死皆桂竹之屬亦生䈽竹劉逵注蜀都賦云䈽竹出興古盤江㠯南卽山海經之扶竹也余至黔中經歷數郡凡遇叢薄幽藹輒爲之拂升斤聽翕檄旁皇其下賞赤箬綠筍之修篁翫

育蟲雲母之嫩鑮朕未見梢雲百尋摩月千尺望之佀甕剖之爲甑漾之爲船者毋亦土薄水淺霧重烟荒不能畜此礧砢之奇節乎而其叢倩高原蔓遶重谷檀欒夾水橚矗圍塘青嵐運帚碧空掃煙浮筠之簳上葳蕤而防露嬋娟之篠下瀟瑟而來風子也吟句對青學仙服汁納千畝於胸中傲清貧之太守非得竹王之胎鬱爲茂林何㠯有此平安之報哉

東臺蓮

世閒花卉無踰扶蕖者蓋諸花皆藉暄風穌日獨蓮花

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葉亦自馥也周濂谿比之君子曾端伯稱爲淨友洵不誣矣余至黔眷滇池中產衣鉢蓮有赤白靑三種卽梵書所謂頭波摩芬陀利優鉢羅也而玉屛署旃後饒白蓮月白風淸雅足幽賞癸亥之夏印江梁秋濤明府書來言衙中菡萏盛拆皆千葉三出凡六層房中攢出之花叚明豔可人無慮數千朶雖太液之雩華銅池之望舒離吕方矣其友人周喩虎有池中蓮詩寄余

坿周砎池中蓮詩

山之盤兮中阿芙容池兮水瀲波待鞠曦兮花明龔高栭兮翠煙橫午風初兮雲爛含芳齊兮倘舒目斗望美人兮不來冉歔衷哀兮碧漪漣寂莫兮誰親饒郝夫兮弗可异鄰中惆悵兮難言白萍飄兮若無根有君子兮水之央遠不可接兮顧瞻而襄羊惠我兮光澤倘無違兮我思積思積兮情憐怕聽聲兮夕陽蟬蒼蒼兮莫色欲晏兮恐難息自今兮相期永追隨兮切莫我遺

蘭

楚詞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晦注蘭爲都

粱香异澤蘭佀澤蘭又名虎蘭譜云春蘭葉細夏蘭葉
細而長秋蘭葉大而澤冬蘭葉差大葉皆不冬凋春蘭
一榦一雩夏秋冬蘭皆一榦十數雩山蘭瘠而小建蘭
肥而大丫蘭最貴莖葉生歧枝也廣志云蕙草綠葉紫
花鄭樵曰卽零陵香葉可代香非今之蘭審矣後人不
識蘭草蘭花爲二種遂目一榦一花者爲蘭一榦數花
者爲蕙号曰蘭蕙瞀矣黔雖荒徼亦有燕尾魚魫披拂
於長坂曲谿樵者輒隨衆草刈之目爲薪余於馬鞍山
（在廣順州）采得六本蓺於庭㫺聞之甚稱鶻异朱子所謂葉

無氣質易萎弱者迴不同乃眞王者香也爲歌離騷一章

循隱谷兮襄羊聞幽蘭兮歎香言采采兮紉蘭芳菲菲兮彌章寨紫莖兮擘綠葉羌羅生兮山之疊睞翠羽兮回翔氾兊風兮膏露接忽反顧兮浩歎公子去兮雲端無同心兮當門忌秋風敗之兮余涕沈瀾尸服艾兮盈纍曾不知靡蕪之淸高豈其未見兮九畹實秉德之不昭蘞吾逕兮豁吾扃如游蘭澤兮登蘭亭願芳馨日自愛兮長無絕此靑靑

長壽草

廣順署後卽馬鞍山古樹叢林虬蟠雲結而縣崖陗陂尤饒奇草鬱鬱葱葱要皆神農磨鬲之所未嘗壯武博物之所未志也暇日摳衣而上柔茵綠鋪斂人肩宇安稍之賞玩見有葉舒如梅瓣者圓莖脩枝枝卽抽於葉心枝各一花花分五瓣色深碧中蘂須猩紅亭亭儁秀不异羣草伍問之小隸對曰長壽草也聳然異之夫員邱有不死之樹食之延壽郭景純游仙之所詠也洛陽光明殿前有長生樹二株晉華林園植長生樹一株皆

樹也惟周髀算經言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花淩歲時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死者將草覆面卽活又河圖玉版云防風之二臣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皆奧窟眞宅靈嶽名山乃產此嘉卉供仙夫之餐黔黎鄉也毒霧淫霖蒸生埜莽蔓延充塞道茀雖行毋思如薙氏法刈夸蘊崇之矣無論無勦虹之巠輪芳莒之戲鳳洞冥之燭夜望舒之隨時吉雲之飼纖離馬地日之招三足烏卽卻睉迎涼之葉護門懷夢之荄組綸布帛之英功德文章之秀概未之見顧

安得長壽名葩媲祖洲返魂之香驂瓊苑養神之芝哉或異域音訛稱偽未可知也然聞今廣西桺州亦有不死之草如茅食之多壽此草疑卽山海經之狼草云

朱草

黔南巖石之閒有草焉如小桑狀枝莖佀珊瑚長三四尺刺之如血异援神契之言朱草無異諒卽朱草也或据三禮義宗雖之謂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异紫脫朱英皆爲上瑞安得叢生於蠻域余案抱朴子曰今西山諶母所種之朱草頗異他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

出血是此草可種不必其嘉祥也矧古人嘗目之絳乎

海棠

舊聞海棠無香惟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之余至黔聞大定海棠極蕃其香最清烈質之土人良信

附詩

萬朶晴雲簇曉霞高燒銀燭仙姝家春睡方濃慵少力紅膚卷袖烘輕紗嘥臉恍如醉宿酒臙脂零粉抹纖手絳唇惟笑桃李麤靚粧但覺芙蓉醜何圖名花出瘴鄉

造物有意深且長逞逞佳人在空谷天然絕色生清香
從今可消淵材恨李舟定幸佳郡願香國築得香閣高
臨風底事嫌家遠

蠟樹

天下無無用之物蠶之蠒桑作絸蜂之采花爲蜜構木
作羹蒟葉作醬夫人而利賴之矣又如桄榔木有麪文
欀木有粉都句木有屑羊刺草有蜜椰子核頓遜樹加
蒙巖樹櫓木蝦蟆丹樹有酒女國產鹽草滇南生酸角
西蜀出糖樹均足適用又波斯有齊暾一作廬果西域出

摩廚子眞臘種咸平樹亦可調羹呂子所見之蠟樹爲
尤足貴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上蟲吸
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
九月閒采取煎熬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溪民亦閒畜
之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
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
貞樹函史謂之水蠟樹侶女貞而異但蟲必俟一季方
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溪民嬾於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
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豆上而赤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

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也
本草會編云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
枝人謂蟲蟲著樹而生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
則凝結成塊叒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聲芳
譜云蠟蟲微時白色大如蟣蝨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
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
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
甕螵蛸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
蟣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苒三日內從樹上連枝翦

下去餘枝獨畱寸許令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蒻之蒻訖用稻穀浸水半日許漉去水剝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勒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蒻去角作孔如荳大仍用草繫樹枝間其子多少眎枝大小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榦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間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即坿草不

復上又防蟻食蟲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
要數日復下至枝條齧皮入咂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
凝霜也

續黔書卷之七

譚瑩玉生覆校

續黔書卷之八

武威張 澍[illegible]穀

孝獸

思南有甑峯盤亙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大木頓山莫不茂者騰林拂雲幽煙冥緬穹崖造漢亢石無階杳無人居人蹤亦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焉形類獮猴而大尾長四五尺而歧端色蒼黃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爾雅所謂蜼也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觕出子孫搜巖得果即傳

遞而上薦老者食食已然後傳遞至下上者未食下者不敢嘗先王用以繪於尊彝取其孝也案寓屬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小於猴文采蔚然者果下豹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九眞人号歌然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一名蒙貴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猴而長臂者蝯也似蝯而狗首以蝯爲雌者猵狚也又名獦狚似蝯而金尾者狨也似蝯而大能食蝯者獨也食猴者㺄也卬鼻者狖也狖即蜼也南人名之曰仙猴也郭景純贊云禺

屬之才莫過於雛雨則自縣塞鼻目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余賡贊曰蟻穴蜂房君臣道章鶺行雁序兄弟燕處鷽遷雞呼朋友切須鳩摯鸞别夫婦綢結惟烏能哺惟羔能乳愛深養隆曰毋曰父云何蒼雛念厥頤復嘉果摘來奚薦羞壽嗟嗟世人誰無二親商賈逐末毋爵空陳士也遠宦鐘鼎自榮緊省子輿謚毋長歔亦有周磬感懷魴魚銜索幾蠶奉檄樂胥蒼蒼者天薄薄者地罔極鴻慈豈惟酒食此而不將嬻媍所戲

豪瓻

物之自爲雌雄者亶爰之類沛帶山之鵸鵌或云卽鵔離陽山之象蛇火眼之狻猊而豪氣亦然其爲狀如豚而白毛如笄而黑端夾脾有麤豪長數尺能㠯脊上豪射物郭景純謂之貆豬長楊賦注謂之豨貐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謂之豲貐吳楚又呼爲鸞豬也大定府有之俗名刺豬苗人拾其豪㠯爲簪猶海嶠之用蝦須也閩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爲豪豬夫巽爲魚坎爲豕巽變爲坎理或然矣穆天子傳有豪馬豪牛豪羊郭注豪髭也与并豪豬之豪不同

水馬

西域曰羊膌種土中漑曰水聞雷而生膌繫地內及長驚曰木聲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養龍阬兩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神馬明洪武四年僞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

餘乃得之於此也夫諸毗文麟渥洼蒲梢余吾龍友青海驄駒徃牒可稽已滇肅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閒於上黨得澤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唐明皇靈昌郡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一異也唐書南詔傳越睒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旨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馬出於草更

一異也庶物之生俶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鰩翔風獸為毛羣靈騂戲水而且貉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貫生圓嶠之蠶眠入火中又復鼠產韻外之事何能具言昧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長异之循會無而涉元謀之河哉魏略海西國之六畜皆出水其共用水羊毳為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小羊

吾涼出封羊其背肉如駝高者六尺許春夏之交青草豐茂毛澤而肥食其肉可以脞身飲其酪可以養性眞俊味也余來黔一載矣雖日飾廚傳給其驛使未嘗自求

口食以快端頤有部民饋一羊辭不獲受之不忍無故而殺養於驛內數月偶至牧所覗焉輒來依衣裾間不去稱之則十三斤如六七月之羜羍也案杜預奏事言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其形不異中土羊相侶廣志云驢羊侶驢今黔之驢竟無龎然大者而羊復幺麽抑又何耶

論曰余聞之卜式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其人雖不足取而言則不易今之牧民者曰神自畜旣不能禁魆謫之蝋飮復不能如魋甝之

觸邪而罔食者鄙反視瀆育之民而不恤是何異狠牧羊也

箐雞

逸周書王會解云蜀人以文鶾文鶾者若皋雞孔晁注云鳥有文采者皋雉侶鳧翼州謂之澤特臨海異物志云杉雞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埀綏今水西出箐雞高尺許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而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淡墨所畫是箐雞爲杉雞同亦文鶾之類也

人首魚

癸亥之五月鎭遠霪霖潕江暴漲上流來岸人居塒雞牢豕悉被沖汎鎭之漁咸飛櫂爭取忽洪波卓立盤渦雷轟見一巨魚人首長徑丈鬐鬣殷紅衝網駛去趙子澥涵自鎭遠來親見爲余言之嘗考竹書云禹治洪水觀於河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徐鍇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腰巳下皆魚述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澥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細一作紅鬣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乃人魚也嶺海異聞云人魚

長四尺許體髮牝牡人也惟胸有短鬣微紅注郎山經西海之陵（亦作鯪）魚也鄧元錫物性志云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夫蚨青類人首乎羅類人足國車類人男陰文嚙類女陰亦名東海夫人凡此瑰異恐產巨浸黔江何㠯有此如㠯元錫之言見則有風濤之異今夏冬夷晏浪雍觀潛蹤未嘗起颶颱而驚衍溢也殊不可解

鱸魚

金虀玉膾舊稱東南嘉味六書故謂其肉毳者尤美桑

亦有二種鮀鱸海中有之皮緊而肉厚爛鱸江海俱有比鮀鱸差小而味淡玉屏之平江產鱸巨口細鱗肉白如雪不終日色不變而有四鰓天生膾材也然不能如北固山下一出手便釣得四十九枚如謝系所云或謂天下之鱸皆兩鰓惟松江鱸四鰓非豈不知盧清臣殆亦侔於營廷之魚矣崑山有三鰓鱸

小蠏

夢谿筆譚云關中無蠏偶收得者怖其狀以為怪物有病瘧者縣諸戶則大瘥言鬼畏之也黔為鬼方郎無腸

公子郭索横行彼髽首鐻耳之倫且易而翫之矣余來斯邦暇則徵風采俗訪之無有也後乃知鎮遠之鐵谿産小蠏焉异箴魚沙鰕濟响沫於澗石而鎮寧之清泉中產異蠏或赤或紫色極鮮妍雖洛水文鰩珠海石蛄亡邑隃也夫波斯之蠏异神搏江南之蠏异虎鬬海陽之蠏專車女丑之蠏千里而北溟之蠏一螯加於山善苑國之蠏長九尺百足四螯尤爲足異若茲之纖纖其不足籌火邑尋也審矣儻使鸜鵒之嘴爬沙熊谿而虎豹之蟳擁劒胖江當霜天菊黃壺會竹之窨醪盤都雲

之香橘左持彭越右把長卿蹈吏部之疎狂藐監州之
鴨睨笑蔡謨之瞀識嗤喻穀之妄評則子也樂尊甫風
味忘口裏雖黃亦可以無異域之歎乃冠裳之狙竟畏
毒霧而不生或生之而大僅如指不能供老饕之一嚼
豈不偵哉

圓蛇

蛇之善者惟升卿其惡者曰博叔然𢒼蛇食𪊨蚺蛇噬
鹿巴蛇吞象活褥捕鼠要皆形狀宛若可爲趨避未有
蹤跡詭異厥毒奇酷如圓蛇者也圓蛇產古州八萬土

司中圓如𠕋有五采文或山水花鳥竹木歷歷如繪狀同六合石子人見之無不欣愛拾而撫摩之不忍遽舍去少頃得人氣於中心迸出一頭口目畢具舌如火輪齧人無幸免者人蹤處草木枯槁泥土焦烈人不敢由此行皆迂道以避三季始復然其土猶毒苗人以箭勞矢插其處七日夜射人卽殪酷於狸子燋銅之鏑又有脆蛇長尺有二寸見人輒躍起數尺跌爲十二段須臾復合爲一卽淮南子所謂神蛇也田山薑紀之特詳

啷啷

山石之閒有物焉形似蛙又似鮎色青味鮮美苗人得之進上客呼之爲㖿㖿案字書無㖿字其從土者土精也宋時徐廷評監廬州酒稅河次得一物如小兒掌無指爪而埋之或曰此白澤圖所謂㘃也食之多力又一名封异此形狀縣殊案交州記陶璜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數丈大十圍蝡蝡能動劃腹肉如豬脂曰爲臛香美遁甲開山圖雲師生霍山長五六寸有毛似兎雨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炙食或曰石蠶之類卽雨虎也本草云石蛤在石中藏蟄似蝦蟆而

大黃色能吞氣飲風露可食疑啣啣卽石蠶石蛤之類又白澤圖云千季木中有蟲名賈詘狀如豚食之味如狗尤奇也案賈詘卽彭侯

九香蟲

余髫年在外馬足車塵閒關萬里得勞疾恨無畢蘇之我遺也目見潢池弄兵梁渠舞羽黔首流冗得痡疾恨無蕈葯之我惠也改官於外無吏才牒訴倥傯敲樸喧囂耳遂巳聾恨無文莖之見贈也民陜輸而苗劉盭上下齟齬是非區霧憒放手者之類越貨也則忿之甚思

得帝休服之握符衡塗日惟供億稱娖之是急無瞬晷
展卷幼時所誦經書茫如夢寐是爲忘疾思得迷穀佩
之時復勘地巡稼登峻岑冒毒霧飮不時得痔疾誰
則投我以赤翁之櫟烏蛇尾之虎蛟者兼此六疾百里
何堪乃肴桂冠引退囊無阿堵甑無洗耙飢腸時作鐘
球鳴也暇輒覽列仙傳慕葛稚川之爲人優有意縱志
舒節呂馳大區异造化者俱又念夙無仙才未必有仙
骨私覬遲崔文負局食我以黃散餌我以紫丸庶蜩甲
濁穢拾階霄霓迅干靈於一覇方塵劫於俄頃茲聞畢

節之赤水出九香蟲服之身輕喜甚詢之土人言蟲生澗水中春夏出遊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澗石土人掀石得之售人服法用十四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佐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三次俱可用完十四枚而止儻余得是蟲也不羨苟屚之丹砂矣或曰服之尤宜子云

續黔書卷之八

譚瑩玉生覆校